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代名人書札

佚名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清代名人書札

## 目錄

陸世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邵齊熊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陳壽祺答朱詠齋侍郎書 與趙尙書書 答高雨農舍人書 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顧曾答秦侍郎書

林則徐覆姚春木 覆梁芷庭觀察 致閩撫鄭夢白中丞 覆吳子序編修書 致潘

芸閣河帥

劉恭冕致劉伯山書

吳定答任幼直先生書 與王濱麓書 答鮑生桂星書

張星象上朱石君夫子書 與龔海峰書

羅有高復彭允初書

劉儀復高雨農書

張海珊與顧海霞書 答顧海霞書 與張鱸江書

管同擬言風俗書

許宗彥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李兆洛答陶雲汀宮保書 誠子書 答穆鶴舫中堂書 與方植之書 與姚石甫書

秦瀛答王惕甫書

陳用光上翁學士書

惲敬上陳笠軌按察書 上曹儼笙侍郎書

張穆致劉孟瞻書

汪喜荀上張石洲先生書

王豫與吳尺鳧書

王元文上山東廉使朗甫陸公書

吳德旋復吳耶溪書 與沈閒亭書 與族弟筠墅書

姚瑩上韓中丞書 復薦青一兄書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謝應芝與錢澤甫書

呂瓚與吳仲倫先生書

梅曾亮覆上汪尙書書 上方尙書書 答朱丹木書 答吳子序書

周天爵答懷遠何冶亭書 答湯海秋書

曾國藩復賀耦庚中丞書 復彭麗生書 致劉孟容書 復吳南屏書 復陳右銘太

守書 復胡潤之書 與徐玉山太守

馮桂芬上曾協揆乞師公啟

龍啟瑞復唐子實書 答張芾卿書 致馮展雲侍讀書 上梅伯言先生書 致曾滌

笙侍郎書

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劉蓉與曾滌笙侍郎書

彭玉麟與郭意城書

江忠源與徐仲紳制軍書

胡林翼致委員韓南溪 致嚴渭春觀察書 致兩司函 致嚴渭春方伯 復應山縣



吳木齋書 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致程晴峯制軍啟 請通飭修築碉堡啟 致左季

高書 致左季高書

羅澤南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沈葆楨與郭意城書

左宗棠答朱茗生少司馬書 與吳子備太史書 上賀蔗農先生書 答胡潤芝書

與王子壽書 與胡潤之書 答毛寄雲中丞書 答楊石泉書

李鴻章致朝鮮國王 十月二十七日致總理衙門請釋回李是應 致朝鮮國王書

四月十六日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復何子峨星使書 復醇親王論鐵路 論日本圖

攻臺灣書

李元度與劉毅齋書

徐宗亮與方子白書

戴熙復曾滌笙論文書

魯一同與于司馬書 復戴孝廉書 與左逸民書 與左逸民第二書

程同文與戚慕書

孫研芝與胡杖仙書

萬壽祺答門師

孫鼎臣與郭筠仙書 與姚廉

郭嵩燾復王綸霞書 復嚴仙舫丈書 再與易笏山書 致彭宮保書 致沈幼丹制

軍書 致李傅相 致黎 齋 致陸存齋書

曾紀澤倫致丁雨生中丞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代李伯相

答彭孝廉書 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 答友人書

吳敏樹己未上曾侍郎 與朱伯韓書 答李香州書 與篠岑論文派書 與梅伯言

先生書

徐子苓上翁撫軍書

王錫振復陳冀子文書

鄧瑤與崇海秋大令書

薛福成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上閻尙書書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何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陳廷經與陸存齋書

張度與陸存齋書 致陸存齋書

毛鴻賓與陸存齋書

張曜致陸存齋書

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書 復袁爽秋同年書 復樓芸皋大令書 復龔菊田刺史書

張裕釗與黎蕤齋書 復查翼甫書 與張煦堂大令書 與鍾子勤書 答李佛笙太

守書

陶模寄楊利叔書 上顧訪溪先生書

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功課書 瑪賽復友書

許釐澄致朱亮生觀察書 致陳雪漁廣文書

壽富與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啟 致高嘯桐書 致高嘯桐書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與朱肯甫書

陳玉樹與劉楚薌邑侯書 上祭酒王益吾師書

# 清代名人書札

陸世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起處不同。儒治從教化上起。吏治則從刑政上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游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雜師而游。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廢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睹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誦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

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嘗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詞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邵齊熊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彭司馬名啟豐。乾隆中官兵部尙書。

伏讀司馬公事狀。詳而不繁。直而不盡。無虛美。亦無溢美。凡人子欲褒揚其先人者。當以此爲法。祭文筆力清勁。比擬不失其倫。雖曰詞章。亦超出乎流輩矣。及讀墓志。則惘然若有所失。夫以司馬公之立身行己。於世道人心。所關繫亦非細故矣。即遵常事不書之例。一切庸行置之可也。糾玩賑之州牧。則公之急民病可知也。劾貪諂之學臣。則公之傲官邪可知也。條餘杭之水利。則公於吏治。能規遠利可知也。陳漕政之闡茸。則公於國計。能抉奸蠹可知也。卽此數端。司馬公立朝風采。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今顧一概不錄。除爵里姓氏世系而外。僅作一二虛語。聊以塞責。不亦誣乎。其云治理所宜。事有不可。便昌言之。

乃凡爲言官者所同也。遠村窮野。婦人稚子。皆知有公。乃凡有時譽者所同也。昔湯文正公家居二十年。里中仕宦者皆不知其名。而吾邑一二貪穢之徒。其富貴赫奕。田夫野婦。莫不嘖嘖羨之。然則以婦豎皆知爲賢。非公所樂聞也。且自有文字以來。古聖賢之事業功德。得以流傳簡策。使後世學爲忠臣。學爲孝子者。非文章之力與。使古之時無詩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亦與草木同腐矣。而謂人不必以文傳。吾不信也。夫墓志未出。人人望公如景星卿雲。爭先覩之爲快。今墓志直止於此而已。必且舉平日所欽慕而稱道者。並起而疑之矣。是志不如無志也。安得以吾銘不華爲解乎。不華誠不華矣。所謂質者安在乎。夫古之人有事跡不傳而虛論其概。其人因而愈顯者。太史公伯夷屈原列傳是也。亦有不著議論。列敘諸賢推許之詞。反勝於實紀其事者。范蔚宗黃憲傳是也。志傳雖微。有不同立言之體。則一旣不能特舉一二事以表揚懿美。亦當別作一篇議文字。而乃寥寥數語。有同寒蟬。抑何苟簡之甚耶。今將志中爵里姓氏世系。芟去。問爲誰氏之銘。恐作者亦啞然笑也。解之者曰。旣有事狀。墓志可略。不知事狀。正以備志墓者采擇。倘無可采擇。事狀亦徒設也。且亦思志銘何爲而作乎。千載而下。陵谷變遷。後世或見墓石。知其人不可泯沒。肅然起敬。重爲封樹。人子無窮之戚。蓋有寄之頑然無知之物。而

不忍言者。苟無所稱述。人將棄而勿視矣。豈仁人孝子不死其親之至願哉。某辱司馬公知最久。不忍公之行事湮鬱而不彰。用敢獻疑於左右。惟君子察焉。

陳壽祺答朱詠齋侍郎書

陳公以翰林院編修乞假歸。主講省城鼇峯書院。故書有鼇峯諸生漸除舊習云云。秋冬兩奉手教。備荷注存。獎勗兼勤。曷勝銘感。伏維閣下起居綏豫。侍奉康怡。稽古之榮。以是爲大。所云部務。惟在遵循舊章。稍加辨詰。卽有喜事不更事名。又云聽鼓應官。日與舞文弄法者相支拒。言之慨然。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苟欲直道而行。未有不戾俗招謗者。小之如鄙人之於書院。大之如閣下之於部務。皆其明驗。以此推之。其孰不然。壽祺嘗論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訊其末。法勝則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漢以來。歷世數十。法日增。網日密。然開國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後。其治常難。何也。始未嘗不節目疎闊。而後乃細如牛毛也。夫法寬則吏無所施。其奸官得以行。其意法煩則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監司之吏。可以制守令。督撫之吏。可以制監司。六部之吏。可以制督撫。舉國家黜陟賞罰之權。食貨出入之計。多束手聽命於一吏之所爲。欲天下事之就理。其可得哉。故嘗以爲今日之勢。當如漢法。以士人爲吏。但使之掌文書。

勿使之動刀筆。督撫監司之任。當如唐之用幕職。不當如今之用幕賓。邪慝庸劣者。禁其濫充。賢能俊異者。予之拔擢。庶幾事得所左右。而人奮於功名。然後可與言治也。然而蠶官蠹士。其害與虎狼螟螣之吏等。是又不可不察。誠使在位者上下均砥節。致身於其國。則吏亦絀於其術之蔑以中。而無如模稜兩可之多也。近世之弊。最在粉飾。其次脂韋。其次牽掣。其次因循。其次翫愒。其次顧忌周旋。積重難返。蓋非一朝一夕矣。安在豪傑之伸其志而樹厥功哉。此麋鹿之性。所以畏羈繫而樂長林豐草。德非夏禹。才匪相如。謬膺薦達。何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謂腹下之蟲。背上之毛一把。奚足爲重輕乎。閣下諒之。鼇峰諸生。頓除舊習。繼此能守而勿失。士氣可以復振。第壽祺學識闊淺。無足爲多士式。益可忍也。年齒未宿。精力已衰。疾疢牽纏。輒多自廢。近刻精義二種。謹寄呈匡球。此皆在京舊藁。比罕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約積五六冊。多言經學時務。未敢問世。安得有道能文章如閣下者。就正其得失。俾無墜迷塗乎。惟鑒不宣。

陳壽祺與趙尙書書

遂樓尙書老前輩大人閣下。日蒙賜從左顧。咨訪桑梓。諄諄愷惻。有憂民之憂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托庥蔭。曷有旣極。竊惟敝



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怵於宄賊之劫奪。下游則困於豪強之械鬪。劫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陸路修擴汛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爲誅賞。得其巢穴。則劇盜亦可攻也。械鬪異於是。蓋劫奪之亂在外。械鬪之亂在內。亂在外者。其疾爲癰疽。爲痿痺。亂在內者。其疾爲癥瘕。爲瘕瘕。爲狂怵。爲鳩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禍尤烈。癥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十死四五焉。瘕瘕者十死六七焉。狂怵者十死八九焉。至於鳩蠱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石矣。泉漳之械鬪是也。頃承示禁止械鬪。當責生監族長。將奏行之。甚善甚善。顧法行在人。苟輕重權衡稍有畸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勝道。敢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以備萬一之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待數年遊清源。知泉事頗悉。夫械鬪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讎釁攻鬪。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其事乃遂。儒冠代徒隸之役。饗舍爲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公門。則拘繫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則校官與令長比。爲之羽翼。以齷齪其弟子。動則具詳學憲。先褫衣巾。幸而獄釋。寃白而生監之身。

已踣家已破矣。今若奏明以械鬪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奉行之過。無獄不藉端恫喝。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凌虐。草芥韋布。非閣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其族是已。然族長之富強有力。足以服其衆者半。懦而老貧。力不足以制其衆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惡者。勢常強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曲徇黨援。或裹脇而強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如何者。曩者有司捕治是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其田園。誘掠其貨財。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一免焉。彼其荼毒無可控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鬪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爲不肖者授之刃而刺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踣。家已破矣。亦非閣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取而究之。不必護也。其平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爲小人阿黨可矣。如連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鬪則多惡少年爲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衿。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絮愨者。立一人爲族正。復立一人爲族副。奏明於朝。假之以約束舉劾之權。嚴之以從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遇有議鬪集衆

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其尋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則定斷於官。勿令每案牽涉。使其僕僕然匍匐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鬪。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兇之難得哉。夫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如。君子之欲善俗興賢。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爲士。能充羞惡之心者寡矣。若不急崇其名節。養其廉恥。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迫脇於賂賂之場。以供饕餮之一飽。則驅之爲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爲儒。官既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易耳。豈必搏擊讀書之人爲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袤相及。縣鄙鄰鄰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法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鄰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於信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爲請先嚴喻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強暴。示以法之必行。切戒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拂。揅時之務。執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妄思萬一裨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勝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陳壽祺答高雨農舍人書

高雨農名樹然光澤人亦閩中之治古文者

壽祺頓首。雨農先生閣下。臘初郵寄一函。未審何時得達。廿一日奉到手札。不勝懽慰。承示大著論語私記。所訂先賢舊說。皆犁然當於人心。誠篤信好學。不爲苟同之道。異於剽襲墨守迂論。妄自以爲遵服儒書傳注者也。謹留再三。紬繹俟它日繳左右。拙文荷蒙教正。自首至尾。評騭盈帙。復一一校定句字。以求其當。循循善誘。使人忘其醜而增其智。快然若飢十日而享太牢。壽祺不自意閣下知愛之深。不以爲不屑教誨而降心以引而進之。古人若此也。閣下所論國朝諸公。魏冰叔汪蒼文方望溪劉海峰惲子居之各有其偏。侯壯悔姜湛園姚姬傳之治氣格。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經術疎而實用少。誠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顧不知往者黃梨洲全謝山先生。近者朱笥河學士。張澐文編修。陳白雲同知之文。閣下以爲何如耳。梨洲謝山長於史。其氣健。皋文長於經。其韻永。白雲長於子。其格高。笥河長於馬班。其神逸。皆可以爲大家。閣下或未盡見之邪。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本六經。固也。諸經之中。易道陰陽卦象爻象自爲一體。書絕質與詩專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

傳禮記於修詞宜耳。然人徒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敘事。其詞多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定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淳然而不能自己。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嘗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悖於古之立言之指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立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以傳遠於後世。壽祺少學詞章。間弄筆爲散體。既知其妄。輟不復業。其後研討經義。又縱觀古今作者之林。然後稍稍從事乎此。而才識駑鈍。用功不專。終末由有所成就。其有不獲已於言。則姑直抒胸臆。而繩墨不中於義法。雖未嘗依傍藩籬。而亦莫窺見堂廡。每念茲事之難。千載以來。代不數人。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爲唐明職志。猥承許與。顧焉敢以皮膚末學。欲廁於古之立言乎。行年早

衰。意氣消縮。自知其力之不足。幾將中道而廢。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遽棄。豈圖閣下扶樹導迪之厚。乃如習下駟而俾之馳。作懦夫而使之射也。辱獎借過情。選定拙文百餘篇。謂氣格高者。近習之子。固時摩韓壘。次不失爲劉原父。虞道園。方希直。考據之文。勝全紹衣。錢竹汀。又謂其上大吏諸書。圖度民隱。性真不可掩抑。何減歸熙甫。夫習之諸子。何可當抑許。駕部儕之道古堂。則亦鄙人所慙者也。壽祺嘗與友人言。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而閣下固冠時之儁也。閣下樂志味道。束脩無玷。經學明通。而文詞嗣響梅崖。不朽何疑。壽祺得附於諸君子之末。習聞講畫足矣。奈何謬推迂愚。謂能補梅崖所不逮。而自比於滕薛小侯哉。尋繹尊旨。辨體極精。壽祺嘗論四六之文。與律賦異格。與古文同源。必明乎謀篇命意之途。關鍵筋節之法。然後與古文出一機杼。四傑氣格尙雋。而不免繁豔。自宋以後。浮動輕率。遂墮宗風。國初陳迦陵雖有逸才。未除俗調。章豈績而下等之自鄙矣。自胡穉威始倡復古。乾隆嘉慶間。乃多追倣選體。然吾鄉猶近時趨。未能不變。而治古文者。恥言駢儷。排擯橫加。如此未達乎西京揚馬鄒枚之作。有唐河東贊皇之製耳。閣下論古文嚴。而亦不廢有真氣之駢體。非洞澈古今升降源流之故。而得其會通。其孰能辨於此。壽祺不揣固陋。因閣下之不加鄙夷。

敢復獻其舊撰閩中儒林文苑兩傳稿二冊。乞是正。外雜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應之餘。本已投棄。間有一二或似可收。又駢偶文一冊。凡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表。緝 兩朝東巡詩恭跋之類。當入內集。餘並希鑒定。其卑下者。宜直付焚燬。非欲如買菜之求益也。蓋緣閣下之惠好。私心悅服。謂不可當吾世而失師資。故不憚盡出肺腑相眎。不啻若病者之遇良醫。斲者之遇大匠。將披其腹心。竭其材質。以求工削也。惟閣下察之。

陳壽祺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汪尙書名志伊。道光間。爲閩浙總督。

伏惟尙書督府閣下。再蒞閩。習諳閩之地俗民情。所以求爲閩殖元氣。剗秕政。非一端矣。蓋閣下守程朱之學。而務見之行事。其所欲成就。不獨效近時張清恪陳文恭之在閩而已。雖然。閩之人皆閣下赤子也。赤子曰被父母之養。而猶有疾痛疴癢。不能自達。與達而弗及謀者。於此而苟有爲閣下所知之人。而耳目所及。不以聞於閣下。是則鄉士大夫之過。而亦閣下之所不取者也。鄙人敢忘其樞昧。稍獻愚管焉。竊惟今日事勢之大且急。而切於治閩者。數端。曰責吏職。曰嚴吏課。曰養民財。曰正澆俗。曰除莠慝。曰汰游食。曰鋤蠹胥。曰行勸罰。今 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嘉勞勗勤。遇變罪己。至於淚

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厲天下。誠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道也。凡百有位。疇弗媿厲激發。仰答朝廷之至意。然觀賢大吏。常靖共不懈。而政事未盡張舉者何也。其責在有司奉行不力故也。大吏懸一令。施一政。例必行司飭府委縣。展轉四五官。靡書期會。程限日月。文牒遷延。動經數時。而監司或意見參差。守令或情面請託。加以每日奔走投謁鮮暇。吏胥欺矇。習爲沈壓。經年累歲。壅滯不行。及草率議詳。顛預塞責。仍不過一紙空文已耳。州縣積獄不結。弊竇紛滋。上下駁覆。文牘如山。囹圄久繫。動多瘐死。其害又有倍蓰而無算者。夫守郡之長。朝夕振刷精神。孳孳釐盤錯。剔芽蘖。以冀臻救甯。猶患不足。奈何泄泄燕燕。效袁盎亡何之飲。慕汲黯臥治之功乎。縣令不日與百姓相親。以民事爲家事。而徒伺候公門。敝精神於無益之地。恐紀綱隳壞於冥昧。蠱蠹潛乘於罅隙。後雖噬臍。弗可及已。天下之治否。視縣令。縣令之進退。視考績。三歲大計。廉與能者必舉。昏與墨者必絀。則賞罰信而風旨明。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懼。昏墨不絀。而欲吏治清。官常正。不可得也。且昏墨之爲民害。夙退一日。則百姓如離湯火。苟容一日。則不啻若疢毒之益深。癰疽之益潰。人情豈有不忍於虺而忍於魚。雀不忍於木。俑而忍於孩提者耶。今清強之吏。或格於部議。不能破格薦用。若闔茸貪汙之類。部議未嘗禁其糾劾也。又或嫉



嬰而不決。每遇計期。外議藉藉。以爲某罷輒當去。某憚黷當斥。旣而上計。卒無一挂彈章者。豈百里之才盡賢。而道路之言失實與。抑政體寬大。不肯迫烈操切。犯束薪之譏與。是非不在其位者之所知也。夫閩頑梗之習。莫甚於泉漳。以泉言之。其土瘠。其人滿。其俗強。好凌弱。衆好暴寡。貧好噬富。頑惡好虐善良。其野人善爭鬪。其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挾。擊官長。晉江石獅等鄉。白晝當路鈔掠殺人。五堡厝上等鄉。窩匿奸宄。通濟海盜。巨商大賈。自廈門私販鴉片。獲利無算。因致素封。俗之敗惡。未有甚於此者。此教化久失之效也。近海氛已熄。結會已除。械鬪漸少。比年臺灣運米接艦而至。民得賤糶飽食。然爭訟殺掠。藏奸違禁之事。猶未絕也。往時猛吏治泉。聞其止鬪捕凶。善鈎致魁惡而用之。往往焚蕪村莊。株連族屬。始未嘗不撲救一時。然其害至不可勝道。夫越人相攻擊。自漢已然。而奸民之通盜。自前明倭奴之寇。與國初僞鄭之變。習貪利餌。非一日矣。然其魁惡能號召黨與。脅以燭之者。鄉不過數人耳。今旣能鈎致魁惡。何不如趙廣漢張敞之所爲。或明正其罪而創艾之。或使相爲擒捕以自贖。而願置爪牙。魚肉無辜。虛張恫喝。揣肥而食。所求不遂。則燒其室廬。破其積聚。使平民棄其財賄器用。蒼黃逃竄。無所投歸。不填溝壑。即驅之萑苻耳。是所謂林猿之禍。池魚之殃也。是吏之參豺狼。以搏鬻。聽民之脫狐狸。而罹羆。

虎也。故胥役之利。猛吏也。如豪奴之得猾主。而民之畏胥役也。甚於畏盜。蓋濱海饒實之家。固已十破五六矣。古者周官保息六。終曰安富。富民者。邦國之元氣。不可以傷。陷也。烏陵常山大黃巴豆之屬。攻疾雖速。然投之不慎。元氣一虧。身亦旋殞。數十年以來。泉之元氣摧剝殆盡矣。今之宰於泉者。尤復效尤不已。詎爲長策。不識摧殘之極。伊於胡底。此鄙人所爲杞憂者也。福州城中上戶。鮮十萬之產。而婚姻宴會。死生葬埋之事。競尙奢侈。一女之嫁。輒數千緡。一日之觴。或百緡。閨閣之珠璣。溢於簪屨。嬰襦之錦繡。以藉涕洟。財安得不匱。生安得不窮。統緒之子。乳臭已狎狹邪。庠序之生。嗜好乃甘鳩毒。庶人親喪。百日之內。乘凶納婦。宦家親喪。再葺之內。徇俗嫁娶。敗禮悖教。與於不孝之甚。士安得興學。俗安得長厚。頽波非一柱之障。狂泉非一勺之清。每對同志。輒興叢歎。願大君子身教之餘。更出條約以嚴諭之。庶幾戶知禮節。馴挽澆漓耳。近省城內外。草竊甚繁。花會甚熾。賭場鴉片館甚稠。去冬侯官令嘗於西郭外沙堤。捕獲劇賊。惜兵不部署。俾積惡窩醜。乘空脫網。踰年設法。乃復成擒。閩縣尙幹南洲。久爲盜藪。莫能誰何。若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緝。嚴定賞罰。則奸宄何難立得。花會匪類。常聚外鄉。及五虎山左右。恃其僻遠。又有阜閩輿臺受其賄而爲之耳目。故聲息一動。則聞風遠颺。此宜密調文武吏潛偵虛實。聲東

指西。使迅雷不及掩耳以取之者也。海內生  
爲僕從。即占名爲徒役。塗徑便捷。積成淵藪。  
者鮮衣美食。頤指氣使。劣者蠅營狗苟。嚙肌  
府有數十狐鼠。縣有千百虎狼也。雖廉明之  
廢而可省。守令親民之官。勿設司閹簽押之  
徑達內堂。簽押只歸司號件者一人。則僕從  
縣無過家丁十人。胥役三四十人。小縣半之。  
絕侈濫。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州縣催科  
抗糧者百不二三也。官收折色。已減於前矣。  
之吏。包攬把持。高下在手。進退在心。或已納  
不信官而信吏。不畏官而畏吏。展轉欺隱。無  
巨慙而大創之。豈足以破積痼耶。自外官設  
於下也。然養廉者。獨督撫大吏優渥。足自供  
二千兩。少者數百兩。每歲司庫扣抵雜款。猶

食之資。歲當數千緡。幕友館師之脩脯。歲又數千緡。本府本道之供應。歲又數千緡。長官同僚及親故賓客酬給。歲又不下千緡。提解囚徒繫鞠省獄。夫役宿留之費。歲又不下數百緡。一有緝捕。急者須購綾懸賞。又急則會營協緝。道府營將之廚傳。兵丁之餼廩賞犒。每舉又不下數百千緡。然則大縣一歲之間。所需無慮數萬金。將安所出。且即無是數者。之交迫。亦安得人人盡飲水而不飢乎。所賴以支應一切者。惟錢糧加耗耳。今正稅奏銷。實徵實解。無一毫溢耗。黔黎不勝大幸。然官無贏餘。何所資以奉公。夫腴脂膏以益上。非也。使爲民上者。日憂不給。而一事不可爲。亦非也。莊周云。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水搏而躍。欲其不從他徑漁利得乎。然則奉公之道。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仕者。莫不有采邑之田。無所謂養廉也。宰之上其長一而已。無所謂鎮撫監司也。庶人在官者。皆有祿。足以養其家。官所與治文書者。即其民。無所謂幕客也。軍旅追胥徒役。即其人。無所謂兵餉丁徭也。故其時邑宰事不煩而用足。三代而後。事勢大異。則不得不一槩仍資之於民。本朝稅法至輕。而國家之制。固不許州縣之浮取於民也。於是公事之在民者。不得不藉民力以自爲之矣。故州縣陋規。去其泰甚而已。不必盡從裁革。以佐不得已之需。而杜大風之墜。其民事需財者。可以勸民共爲之。誠擇閭里端謹之士。官爲倡率。各令從惠。

富豪量其力之強弱豐殺。以出資。則衆擎易舉。今北方之民。大兵大役。人夫車馬。餼糶。秣之費。莫非民間任之。南方之民。無是而有漕糧。本折交納之苦。若閩中二者俱免。而以此土此民之財。修此土此民之利。宜亦人情之所樂從矣。議者或以派累百姓爲患。不知朱子社倉之法。非勸民出粟數千石乎。蔡君謨建萬安橋。不令民施金錢七千萬緡有奇乎。其德覆當時。澤流後世。若彼何派累之患之有。故爲政者。但蕲心得其平。措置得其方而已。何憚而爲沾沾避名避怨之私。棄百年之功而不舉也。其次則罰典可行。夫使民之無事者。出所有以供官之用。不如使民之有過而可宥者。出所有以寬其誅。而即以濟民之事。此亦周官罰粟。呂刑罰鍰之遺也。國制刑罰并行。今治民有刑而無罰。似宜稍體法外之意。權民之情。罪輕而力有餘者。罰金示儆。申報監司。存貯府庫。以待不時之需。民不病而事可集。其亦仁政所不廢也。此八者。利害是非。皆閣下所洞悉。或俟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遽盡。鄉黨愚蒙。豈能復有計議裨補萬一。第芻蕘之微。冀有可採。大要法在不變。令在必行。樹德務滋。去疾務盡。教民宜寬。束吏宜猛。力而措之。則政治日興。民被無窮之福。因而弛之。則政治日絀。民含無窮之冤。夫智者貴察於幾微。義者貴絕於適莫。直者不鄰於偏頗。仁者不涉於谿刻。場師之藝木。剗枝葉而勿傷其本根。良醫之治疾。先腑

臧而後其疥癬。干將莫邪。不用以割犀兕。截蛟蛇。而用以割雞剖豕。漢丞相不問京兆民。鬪而問道旁牛喘。此皆未爲明於輕重大小緩急之數者。區區靈言。非下走不敢以陳於閣下之前。非閣下正直廉明。則亦不敢以進。惟閣下恕其狂愚而察之。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戀之私。未閒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勲業之彪炳。聲聞之薰燦。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爲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信其未然而奮其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遠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

宙間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尙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盡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海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之。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於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即限於八家也。夫專爲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衆家之長。尙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仿其辭。遂可以爲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詼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

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鏗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可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讜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爲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未矣。此專爲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於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既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爲明



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必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爲文。亦徒出入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作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學者。必實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訓誥。以莊其體。泳涵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大戴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揚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爲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智識。感發意趣。如是術藝既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瓌瑋。合萬物百家以汎濫厥辭。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衆美既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傳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多。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

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之爲文。則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爲之者也。而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爲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殫精竭思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夫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後。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醱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齎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醱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敝。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

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辭。以漢人之氣體。連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有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芻蕘之見。皆先生所知。不揣固陋。瀆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惟先生可聞斯言。惟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簡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

顧曾答秦侍郎書

曾再拜。得閣下所示。近日世道風俗。日趨於下。邑中無賴子弟。稍不如志。謗議沸騰。而告訐之風。日以滋長。非獨閣下憂之。雖以曾之愚陋無識。亦以爲非旦夕之事。蓋人心之所向。必因乎風俗之所趨而爲之。吾吳中素以侈靡相尙。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率多買田宅。遺子孫。爲不可動之計。其子弟習於聞見。而固守其意。中人以下之質。與之言廉恥之節。則慕其名而難爲。與之言苟得之事。則就其利而易動。而其尤甚者。漸至貪鄙詐戾。見利而不顧其害。有事則恃父兄之力。以持其令長。挾令長之勢。以暴其鄉黨。此近年之敝。而閣下之所未見也。閣下以清明謹直之風。聞於朝廷。而達於草野。其進退出處之間。求之古人。庶幾無愧。以之居鄉。可以善俗。誠世道一變之會。然嘗聞人言。閣下但以子然

獨立不能和處鄉里。用相駭惑。是以近者方欲舉廢墜。修文獻。復哲士賢人舊址。於莽榛荆棘之餘。所爲宜無不順乎人情。而皆欲合謀以撓其事。莫肯信而從之。惟前之以權勢自恣者。稍稍斂戢。而無以獲其利。夫君子之處世。有剛介之操。不肯詭隨。其易爲人所不悅。而嚴憚如是。若猛虎暫處於巖谷。而一時百獸爲之震恐。採樵者爲之匿跡。然其心之鬱鬱而不得以逞其志者。未能已也。夫使人外憚而心不服。則欲禁人而不得。止責之急。則反而求我之所爲。雖以平昔尊重之勢。臨之以一言。進人則衆以爲賢。以一言斥人則衆以爲不肖。而朝夕竊觀閣下之舉動。以求其釁者多也。指其一端之可議。以爲未盡出於公與明。使其言無足據。以爲輕重。而後得肆其所爲。而無忌於斯時。而欲閣下之道行。必閣下之道勝。豈可不審其情。不度其勢。而善持之。而遽以返數十年靡靡已壞之風俗哉。嘗觀古之君子。不務逆人之情。而優游漸漬。如雨暘寒暑。運行其中。而風俗人心爲之潛易。蓋錫邑於吾吳。諸俗爲易變。自宋儒楊中立在邑。十有八年。而喩樗尤袤之徒。皆親受其傳。迄後東林諸賢。實有以繼雒閩之絕學。爲四方之所慕仰。未及二百年。此以知餘澤之未盡熄。而人心之未盡泯也。加以我數朝培養深厚。必有洗淬濯磨。希風前哲者。而閣下學識深醇。文章尤絕出於當世。固邑中所願親近而薰炙者。宜擇中一二賢者。先正

其所趨。以爲之倡。凡後進末學。未甚汨沒。有嚮慕而爲者。當引而進之。而接之以和易。使入於其中。日聞其言。以激發其志氣。必信而易從。雖有貪鄙詐戾。如向之爲者。將疾之以爲異類。如是而閣下之道行。風俗變。而人材出。不惟可振積世弛廢之習。而漸可以冀復東林之舊觀。不勝幸甚。愚昧之見。惟所裁擇。曾再拜。

林則徐覆姚春木

姚名椿。華亭人。嘗輯國朝文爲文錄一書。林公爲助劖之役。因作此書。

檇寮先生執事。別來倏逾一紀。馳驅况瘁。衰疾連綿。雖生入玉門。已頽然成廢矣。丙冬在陝。丁秋在滇。兩拜惠書。及見贈之作。且感且愧。欲作和詩。與復緘奉寄。藉以詳述積懷。乃陝中得書之時。適弟因疾在告。艱於搦管。嗣是疾未大愈。即有滇南之移。值彼處漢回連歲滋事。席不暇煖。督師臨邊。如是者經年。而疾滋甚矣。來教久稽未報。自知罪甚。出入懷袖。耿耿於中。比在西江。與鍾泉觀察言之。觀察以去歲所得尊本。及新春手翰先後見示。均承念及庸鄙。且以久不得書爲疑。弟讀之。尤不禁汗之竟趾也。所竊喜者。近日手札神氣充周。新詩尤精采四溢。知書中所云近履勝前。爲不虛也。執事經世之學。雖未顯用。而康濟乃其本懷。比者三江兩湖。異災疊出。早知拯飢援溺之策。無時不厪仁人念中。前讀

致鍾泉及仲昫書。復堅之以川米行之巨篇。洵救時恤民一長策也。仲昫弟與共事。明練果敏。且側聞去冬以漕事之絀。有中旨密詢各疆吏。挹注轉移。蜀中連稔多年。自無可誘。猶憶道光三年。弟在吳門。招徠川湖米客。亦賴有楓橋王露庵。濟關望亭諸行戶。咸聽指揮。疊雇捷足。資信分赴川湖各總口。告以米價正高。速來必獲大利。遲恐價落。因是買船鬻集。彼此爭售。價不禁而自跌。今兩湖勢不自給。其近川者。賴有川販。巴東守口員弁。宜勿留難。若近陝之處。亦可由興安水道。浮漢以達江淮。此每歲丹陽新豐販售豕脯之熟路。可循而行者也。今歲六省南漕。惟江西最多。合碾運捐輸至八十六萬石。非鍾泉觀察之盡心果力。萬不能爾。其回空各艘。渡河如許之艱。而孟陬月底。悉已掃次。從容受兌。洵由一誠所感。省垣粥廠日期。一展再展。亦鍾泉捐廉倡之。活人無算。知閣下所極樂聞也。東南民困久矣。但冀天心速轉。暘雨無不時。河伯無不仁。瘡痍猶可漸復。以人事論。則漕政河防。皆不能無變易。讀執事甲申所著河漕議曰。行海運而一時之漕治。舉屯田而日後之漕益治。視河之所趨。不使與淮合以入於江。而一時與後世之漕且俱治。大哉言乎。體要具矣。弟亦常主此見。故於己亥年覆奏漕議有二條。曰補救外之補救。本原中之本原。正與先生同意。而因是不免見尤於人。諒吾兄早聞之矣。又弟向議河事。以謂神禹

雖未必可學。其治法自滎陽東至千乘入海。天下無河患者六百年。無他。順河之性也。今不亟使東注。而必導之南行。以激烈之性。繞迂緩之程。勢必不受。此皆惑於風水。而不計爲患之大耳。弟讀鍾泉道齊正軌。於循吏各傳。持論皆具特識。嘗語鍾泉云。君論王景治河。不外商度地勢。可謂一言破的。若以君主河事。誠有成竹在胸矣。作者所云河不與淮合以入江。何其先獲我心哉。今之洪澤湖。疊受河淤。濬則不勝其濬。不濬而運道幾斷。若使河不奪淮。則洪湖正可復泗洲虹縣之汨。以爲帝籍穀尤不可勝食。非獨不患淤。且惟恐其不淤矣。至千乘。即今之利津河。若由彼入海。須穿張秋運道。則漕艘以轉般爲便。如大作所引劉晏之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非前事之可師者乎。因讀執事讜議。故縱筆及之。要難爲尋行數墨者道也。弟自上年九月。由滇扶病言歸。沿路緩程而行。覓醫診治。又值風逆水涸。於嘉平望後。始抵豫章。賤疾固甚委頓。而大小兒之病猶劇。不得已暫寓江省就醫。不意一小住間。忽忽四十日。蒿目時事。愁懷益深。日內亦即由江返里矣。第敝鄉臥榻之側。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尙不可知。舍間本正湫隘。有瞻烏爰止之歎。頃聞鍾泉欲專人賫書詣尊處。弟亦力疾作書。奉答稽延之咎。幸鑒原焉。附去二詩奉和。昔時惠贈原韻。而所言皆目前事。祈爲教之。又見鍾泉錄詩奉寄。弟亦約錄出關。

入關及去官之作數首。畧明其志。並乞削正。遇便交鍾泉處。自可付還也。聞閣下所輯文錄已成。艱於覓寫。茲附上千金。聊佐寫資。要以無裨於事爲媿。學案不識編就否。鏡海奉常所刊曾否入覽。異同若何。便中願聞其略也。餘惟爲道自重。不宣。

林則徐覆梁芷庭觀察

林公以按察使丁內艱回籍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守制。

自去秋回里。至今奉到魚書。積有六緘。內四緘皆閣下手書。凡慰問之親切。關示之周詳。代謀之精審。此非恆泛者所能道。其片辭。心非木石。能勿感深以泣耶。所以遲遲未遑作答者。始以沾疾牽纏。旋止旋發。延至百餘日之久。迨病起而竿牘山積。急將尋常酬應之件。略爲拊搗。而於閣下則胸中所欲言者。愈積愈多。既非旁人所能代答。且非急切所能罄陳。將俟暇時。一吐胸臆。而卒不可得。蓋里中繁擾之狀。視作官時尤難言之。兼以爾足入山。購尋兆域。卽遇赴浦人便。亦往往錯過。不及附書。所恃惠子知我。或可諒其無他。而格外恕之耳。賤眷回時。捧到盛賜。賻儀并撰題挽對。知己之贈。惠及先靈。不敢不叩頭祇受。然閣下年來清況。侍所備知。加以此番署臬。旋值南河多事之際。節節賠累。又可想見。而麥舟高誼。出自空空妙手中。公奠已領盛情。厚賻更逾恆格。感則至矣。而躑躅難安之



際。曷可言宣。至承示蓮帥議增公奠一說。經執事代爲婉阻。此真愛人以德。爲侍留得做人地步。若彼時竟無達識一言。則侍此後有何面目見河上諸公哉。聞之至幸至感。謹當鏤諸心版也。吾人辭受取予。非同小節。己所不及知之地。得一二知心者爲之準的。方不貽以後悔。卽如侍前次在蘇聞訃。越日就匍匐奔歸。五中瞽亂之際。原不遑計及此節。竊擬所屬賻儀。一概不受。而蘇守三縣。知其積逋之多。並以向日毫無盡情。言至再四。一時不能過却。及至侍離蘇後。更無代爲斟酌之人。至今留憾於心者。不一而足。聞仙舟中丞去浙。概辭本屬之致奠者。賢者所爲。畢竟有定識定力。深悔前此之無所步趨也。蓮帥盛心。原甚可感。前此蹉跎未及致謝。今雖無及。終當謀所以答其意者。舊冬河上之事。渠固不能不任其咎。然平情想之。亦極多難言處。甚矣河臣之不可爲也。來示求退之言。眞皆出於肺腑。果能得請。誠無所用其遲疑者。但以事勢揣之。恐未必遽許抽身。則又無可如何耳。上冬三處推轂不謀而同。固見賞識之爲不爽。彼時東帥一席。卽竊謂非異人任矣。既能暫免。則升途自覺較寬。惟祝早晚有柏薇虛席。卽可拔脚金隄。莫之能禦。若急流勇退。竊恐平時較易。目下獨難。要亦有定數存焉。行止皆非人所自爲耳。侍以局外之人。又值居憂之際。此次奏派督催。眞如半天霹靂。不解其所以。然二月望日。遂樓制府示以

諭旨。次日平叔中丞發交南河來檄。當詣兩府委婉懇辭。二公以爲辭則本省必須出奏。而萬無可措之辭。如係放缺補官。則以禮制自持。原可確乎不拔。今以要工喫緊。令往督催。並非授以官職。且明言工竣回籍終制。是前後路俱已截斷。實難代陳等語。遂翁又云。君親一也。譬如丁母憂。而父命其應試出仕。自不能廢禮以曲從。若只使奔走服勞。而執拗不行。直是違命。其言之激切如是。侍原知此工不獨目前難辦。抑且後患無窮。如謂願廁其間。諒亦愚不至此。顧返覆思之。具呈懇免。非奏不行。而本省督撫一關。先打不過。至因懇辭而遭譴黜。固無所懟於衷。但恐事後之深文而苛論者。以爲事異奪情。心同規避。則並無所解於公議矣。日者在家稟命。老父之意。亦決然必令前往。且訓以大義。不許推諉。不得已向大府稟明。以到工後持素服。不用頂戴。庶可於心稍安。遂樓平叔兩先生。俱以爲然。諒愛軒小農兩先生。皆大君子。亦無不曲體下情。允其所請。萬一竟不得請。則侍於到浦後。極力求去。以爲有辭矣。來諭示及此事。並預揣鄙人之心。非素以道義相期。而信其異於流俗者。必不肯爲此語。下風感佩。聲淚與俱。特其中又有不得不來之故。緣承逾常關愛。故不禁覲縷奉陳。並錄稟稿先呈清覽。容抵浦後。尙可面爲細罄。不然。明知陷窞之中。豈局中人尙冀脫身。而門外漢轉甘託足乎。抑豈圖竣工之甄敘。而希異日之帥

垣乎。以利害論之。亦皎然衆著者矣。萬一此後讀有補官之命。所不呈請力辭者。有如河。愛我者以爲當否。瀕行匆忙之際。手此先陳感。並述歉忱。敬請台安。統惟茹鑒。餘容晤罄。不一。

林則徐致閩撫鄭夢白中丞

時文忠方遇赦入關。旋有署陝甘總督之命。後授陝西巡撫。復書當在陝撫任內也。夢白年三兄大公祖大人閣下。四十三年同譜。稀若晨星。况頻年萍梗飄零。風雲變幻。積思成阜。有難以子墨傳者。去秋在回部八城間。遠辱雙魚惠問。維時馳驅沙漠。未遑泐寄報箋。且知八鷗已開府滇南。亦恐鱗鴻莫達。重以委書碑版。不敢率以操觚。伏維閣下以不匱之思。伸罔極之慕。既得儀徵相公撰表。乃不屬書於名德鉅公。而馳函萬里外。使竄逐之同歲生。廁名貞珉之末。此意豈可負耶。無如旣廬跼伏。數年於茲。投毛錐而焚石泓。屢矣。舊腊幸蒙環召。生入玉關。亟思有以報命。而忽被假節之恩。勤番孔亟。周歷甘涼西滬諸郡。雖未躬冒矢石。而無日不風餐雪臥。刀漸劍炊。如是三閱月。遂爲寒瘴所侵。一病幾殆。奏蒙 溫旨。給假醫治。而於番務似不得脫離。正欲續請乞骸。而陝撫之命下矣。膺斯再造。卽捐糜頂踵。不足仰酬。陳力就列之言。又烏敢遽出諸口。秋間黑錯寺凱撤之

後弟始得履任青門。正值秋賦之期。首以監闈爲事。使星方去。而武露旋滋。勞頓之餘。疾又大作。墓表未能即書之故。非阻於疾。卽阻於勞。而作答之遲。則又以墓表未書。益恐有辜誣議。因是遷延錯迕。日復一日。中間讀奉蒞閩後兩函。并附到豚犬來稟。愈感關垂之厚。愈增惶歉之深。日來力疾濡毫。勉書墓表一通。覆視之自嫌其劣。則又重書一通。冀可上石。而諦視仍復如故。此則手生腕鈍。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耳。與其再俟重書。愈負諾責。祇將已寫之兩分。統寄台端。如兩分中可酌用一分。或移甲改乙。截鶴續鳧。但可以付安民。悉憑裁奪。若俱不可用。則惟祈別尋能手書之。緣樂石之文。期於傳後。幸勿俯徇拙書。是所至囑。再儀徵近以重赴鹿鳴。又蒙加秩。此碑旣在後立。其結銜或須增改。亦乞示知。以便換寫後尾。此次用油紙寫出。祇圖便於勾填。且可入郵封遞寄。如有添改。並不費事。統維裁之爲禱。至弟與閣下自丁亥年邗上一別。計歷二十寒暑矣。辛丑夏浙西舟次。已爲荷戈西戍之老兵。辱承遣使注存。不獲一詣雙林話舊。僅以數行誌別。至今思及。猶似目前。嗣是曹江之守。禾郡之防。執事以一戎衣。上下吳會間。弟亦略聞其概。維時年伯母太夫人已逾九袞。而適健如恆。閣下移養志之孝。爲敵愾之忠。正與古義脗合。迨後仍得侍湯藥。親含殮。誠儀徵所謂至是始兩全者。雖孝子之心無窮。然已毫髮無憾。其後墨

經從事。亦無不即於心之疑。惟弟遠在投荒。言間間隔。滋爲惶愧耳。聖明獎念勞臣。久爲前席之待。故於易吉後。恩施稠疊。秦藩滇撫。不次遷除。偉抱宏謨。亦可謂上孚下浹矣。至八閩之移。一爲擇賢。一爲就熟。在閣下不免獨爲其難。然自弭節以來。人心之所皈依。輿論之所翕服。執事亦已自知之。固非弟一人之私頌也。海濱瘠壤。民間已不聊生。況有物焉。軒睡於旁。人心何能定安。惟大君子憐之。隨時與以方便。卽敝鄉之福耳。五六年來。東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弟方思咎不遑。又曷敢過問。要之始末皆在識者胸臆間。不知來者猶可追否耳。前讀大疏所籌赤金事宜。甚費精思。擘畫不戾於古。有益於時。近聞已格不行。大抵凡事皆作如是觀矣。弟走遍龍沙。歸來頭白。枯桐半死。原在意中。三秦爲海內最舊之區。蒙恩得使濫竽。豈復別有所擇。無如窮人祜薄。到此偏遇災荒。自夏秋亢旱。至今小雨數番。皆不濟事。晚禾收成。大歉。冬麥播種。尤稀。不能感召和甘。致貽閭閻困苦。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誠非虛言。因此焦灼之餘。適在校場考武。連受風寒。遂致咳嗽失音。觸動向來痼疾。當小春初旬之際。亟圖乞假。欲付方伯代庖。誰料裕仲山亦困五日支牀。遽以不起。一時無可交付。不得已推枕強起。力疾從公。至今音尙未開。痼猶作痛。時時有下不去之勢。幸此間行省。已蒙簡放。楊至堂。現惟盼其早來。庶可卽紓蚊負耳。舟

兒於去年散館後。乞假出都。嗣與弟同羈隴石。迨弟履新關輔。本欲卽令還京。伊見賤疾頻仍。未敢遽去。宦途亦有分定。不才者退處爲宜。承慈惠垂詢。並以附及。三四小兒少小無知。雖近在帡幪。不敢常令趨敬。辱蒙誇示。滋切懷慙。昨閱浙闈題名錄。第六十七者。當是世兄。足爲慶怵。第考之墓表中所列。却未相符。是否場前別改一字。抑或所中係是令姪。尙祈示知。又都中在起居注衙門者。是第幾世兄。近來復榮升否。亦祈示悉爲荷。茲附來家信一件。敢求擲附小兒收入。感感。手此裁謝。乞恕稽遲。病中佈述積忱。尤媿拉雜無序。祇可付之一粲耳。冬寒漸深。伏惟 道體珍衛。不盡欲言。

林則徐復吳子序編修書

時文忠公以洋務獲譴。待罪河工。不久當遣戍伊犁。故書末云云。

子序先生館丈史席。曩聞潘四農張亨甫二君。咸稱執事品學之茂。心儀久之。泊舟兒鄉會科兩附譜末。喜其得以濡染丹青。薰炙醴粹。益幸有香火緣。而警歎。尠親。慰問間闊。則以職分中外。判若霄塵。不能無玉堂天上之感矣。去冬辱惠手教。存注勤拳。重以獎借。過情。讀之。但有汗下。河干鹿鹿。二豎頻侵。裁報有稽。尤滋慙歎。亮之爲幸。來書所論粵事。抉摘病根。誠洞徹隱微之論。又從令叔補之先生。見所上揚威將軍八事。籌機運智。胸有陰

符。以簪豪侍從之臣。而有攬轡澄清之志。且具此料敵攻瑕之識。量河聚米之才。彼行間將領聞之。能無顏甲耶。八事中奇正分用一條。尤得兵家規轉環生變化從心之妙。邇來用兵多未明此法。徒將各隊聚集一處。無所謂明誘暗襲諸法。猶之拙手作文。絕無開合頓折。則一覽而盡耳。兵氣既挫之後。若不求出奇制勝之方。恐難得手。尊議此條。軍中果善用之。其庶幾乎。至如清海一條。前人雖有用之者。而時勢互異。鄙意尙不能無疑。如所謂塞旁海小口。祇許漁戶出入大口。早去晚歸。果皆遵行。豈不甚善。奈沿海小口。以累萬計。塞之云者。將皆下椿沈石乎。抑僅空言禁止乎。空言則雖令不從。沈石則所費無算。且卽處處堵塞。並派員弁看守。不許過船。彼奸民獨不能以內外兩船盤連乎。又能保看守者之不通同賣放乎。至漁船朝出暮歸。亦祇恆言如是。實則安能畫一。其不與夷通者。不責自歸。其與夷通者。累月不歸。亦孰能押之使返。若使其歸而罪之。彼且以遭風漂淪爲解。其能問諸水濱耶。閩粵瀕海小民。向有耕三漁七之說。僕在粵曾欲編查漁蛋各船保甲。而勢格不行。不得已祇令於帆面船旁。大書籍貫姓名。期於一望而知。或販煙。或濟夷。或盜劫。指拿較便。使此輩生忌憚心耳。設口稽查云云。在無事時。大商或不敢玩法。此外商漁偷渡。終日間不知凡幾。海中無鐵門限。而浪大如山。又安能如內河諸關之攔船截

驗哉。往在戊戌年。以天津查出粵船賣煙。奉旨切責。粵東大吏遂奏定出海商船。逐汛查驗章程。竟無一船遵照者。甚至將赴船查問之弁。由粵洋帶至上海。以爲風利不得泊也。禁貨出洋。無異因噎廢食。凡業此者。安肯坐待。況夷氛方熾。若爲此禁。轉成魚爵之馭。鄙意似宜將此一條。再爲斟酌。則盡善矣。至逆船在海上來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屢變。若在在而爲之防。不惟勞費無所底止。且兵勇礮械。安能調募如許之多。應援如許之速。徒守於陸。不與水戰。此常不給之勢。在前日粵東藩維未破。原只須於要口嚴斷接濟。彼即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範圍斯止耳。今所向無不披靡。彼已目無中華。若海面更無船礮水軍。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則取。卽不可取。亦不過揚帆舍去。又顧之他。在彼無有得失。何所忌憚。而我則千瘡百孔。何處可以解嚴。所見征調頻仍。鄙意以爲非徒無益。蓋遠調則筋力已疲。久戍則情志愈惰。加以傳聞恐嚇。均已魂不附身。不過因在營食糧。難辭調遣。以出師爲搪塞差事。安有鬪心。恐人人皆已熟讀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卽再調數萬之客兵。亦不過以供臨敵之一閱。而朝廷例費之多。各營津貼之苦。沿途供應之疲。里下車馬之累。言之可勝太息乎。僕任兩粵時。曾籌計船礮水軍事宜。恐造船不及。則先僱船。恐鑄礮不及。且不如法。則先購買夷礮。最可痛者。虎門一破。多少好



墩。盡爲逆夷所有矣。憶前年獲咎之後。猶以船墩二事。冒昧上陳。倘彼時得以製辦。去秋浙中尙可資以爲用。今燎原之勢。嚮邇愈難。要之船墩水軍。斷非可已之務。即使逆夷逃歸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爲籌畫。以爲海疆久遠之謀。況目前驅鱣屏鯨。舍此曷濟。深知閣下耿耿丹忱。同仇敵愾。本擬於合龍後。稍可抽暇。將茲事逐一臚陳。以供酌採。頃者因踵荷戈之役。亟須束裝。謹率摠胸臆如右。附錄去冬覆牛雪樵制軍書。及前歲訓練水勇數條。乞斧削及之。惟僕此時宜亟守如瓶之戒。而於志趣相合者。忽又傾吐於不自禁。極自悔其愚妄。然轉思愛注之深。究不可以自匿。惟祈秘之。切勿爲外人道也。近日切中條議。僕所得見者。惟蘇君鰲石所論洞中癥結第詳船而尙略於墩耳。次則汪少海仲洋所論亦於情事頗切。餘未得盡見也。茲乘補之先生公旋之便。手泐奉覆。希恕拉雜不莊。林則徐致潘芸閣河帥

文忠公遣戍伊犁。南中士民有贖鏹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銀至鉅萬。公聞之。郵書婉謝。公子汝舟言尤切。至事遂不果行。載陳康祺燕下鄉脞錄。

憶自河間試院。剪燈一談。歲月不居。違離六寒暑矣。弟以瀛壖負疚。絕漠投荒。遂不敢輕修竿牘。然逃聞閣下重持河淮之節。未嘗不以手加額。爲朝廷慶得人。良以近年河事逾

難。求一殫洽見聞。而又勇於任事者。則閣下誠今日之潘烏程矣。乃自上游全黃入湖。年餘未能挽正。淮揚屹屹。水衡不舉。則烏程當時尙不至如是掣肘。而閣下今日更爲其難。此遠人所不能釋然於懷。而又不致盡宣諸口者也。昨接關內書。知江左內僚有欲爲弟贖緩之議。閣下慨然以名世爲倡。左驂解脫。義重齊嬰。特媿弟未能爲越石父。聞有斯舉。不禁銘心胸而汗項背矣。弟受恩深重。獲咎異常。即竄逐終身。亦罪所應得。贖之一字。不敢言。亦不忍言。且馬角烏頭。皆關定數。唐太宗詩云。待予心肯日。是汝運通時。況聖心卽是天心。放臣依戀之忱。固未嘗一日釋。亦惟靜冀天心之轉。敢遽求生入玉門關耶。此事定須中止。不可瀆呈。弟已分致諸同人。憑忱辭謝。聞閣下與江翊雲書。囑其妥爲斟酌。倍仰識周見到。先得我心。翊雲深悉鄙懷。亦不肯輕舉。至同人所集之費。弟尙未能一一知之。已託其代爲詢明。分別歸趙。閣下十五年前分賠之款。尙未就清。正弟所代爲贖額。乃猶於涸轍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亦惟諄囑翊雲。寄繳台端。感同拜受。友朋通財之義。亦視其時。俟閣下得有從容。解推未晚。弟非敢於至愛前稍有客氣也。三十年同譜。殆若晨星。白首懷人。祇增感喟。此時宣力於朝者。內惟齋畦。外則閣下。及晴峯。伏惟閔樹遠猷。以時珍攝爲望。蘭友急流勇退。可謂諸人知幾。此時會否還都。抑尙留浦上。乞

於晤次及通書時。代達鄙念。

劉恭冕致劉伯山書

伯山宗兄足下。久未通函。思念無已。冕少小失學。自從家大人至文安任所。始銳志讀書。竊思段懋堂先生擬以史記漢書說文諸書與五經並列學宮。惜當時之讀書者。咸囿於所習。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嘗推其意而論之。以爲今之列學宮者。當有二十一經。不當僅列十三經。大戴禮中多記孔子曾子之語。其精言粹義。多與表記大學相出入。故漢志隋志成以大戴記與小戴記並列。今人祇知習小戴記。而讀大戴記者。千不得一。此當補列爲經者一也。荀子亦傳孔門之學。徧治羣經。西漢之學。皆荀子一脈之傳。其功不在孟子下。後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並棄其書。不使與孟子並列。此當補列爲經者二也。太史公作史記。備列古今興廢之迹。以論其得失。而八書尤足與禮經相輔。蓋史公本治易書之學。儼然西漢之經生。班氏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斥之。非通論也。此當補列爲經者三也。孟堅漢書。乃斷代作史者之祖。後世史家咸慕其法。故後世皆以馬班並稱。此當補列爲經者四也。溫公通鑑。備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論治之書也。其所論斷。悉取法於春秋。足以善善惡惡。儆戒百世。此當補列爲經者五也。楚詞爲詞章之祖。然諷一勸百。怨而不怒。史

公稱離騷一篇。兼有小雅國風之旨。可謂知言。此當補列爲經者六也。說文解字。集小學之大成。古今以來。欲通經學。悉以小學入手。而此書實經學之津梁。故近代治經之儒。咸先從事於此書。此當補列爲經者七也。九章算法。亦爲西周舊籍。乃商高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書數二端。列於六藝。而此書實爲算法之祖。此當補列爲經者八也。以此八書。與十三經相合。共成二十一經。倘能家絃戶誦。則人人皆可爲通儒矣。家大人近治論語。已編至雍也。冕治毛詩。亦擬小有撰述。附呈龍山碑一紙。係家大人令元氏時所獲者。乞加考證。不勝盼禱。

吳定答任幼直先生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屈。吁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庸。驚而惠恤之。執書感唏。敢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疊嘗骨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爲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邀巨公盼睐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傍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雋才知名。

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歷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如是哉。大抵衆人之知命也。亨屯既定。衆知之。甚且衆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於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衆。羣生以洽。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鬻。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願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於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紓鸞龍之翼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於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污行也。所以吝於獻者。

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且暮之名爲。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借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吳定與王濱麓書

別足下七年矣。攜手之歡。勤拳攻錯之雅。無日不厪於心。每誦足下書辭。及同游自左右來者。知足下貧益甚。薪燎不足以備風雨。無兼日之食。爲之喟然三復太息。頃者都御史竇公主試天下貢士。天下之人。喁喁企望。度足下必能首出其儕。而又不幸棄同瓦礫。以竇公之賢明。而足下所遇如此。僕安能不爲足下鬱鬱哉。抑僕之齒長足下九年。名未出庠序。自度駑下不足潤色於時。比年不與鄉大比之列者再矣。杜門紬繹聖人之經。思有所導引以扶來哲。而後生新學。喜圓畏方。以故從遊之士亦寡。膝下長者。舊抱羸疾。餘尙穉少。家衆十餘人。日嗷嗷待僕舉火。性又拙。不欲苟取豪髮於人。坐是益窮。境大約與足下類。且定聞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憂貧賤甚於疾癘。死喪求富貴不避蛟鼉虎兇。得之則揚眉以喜。不得則出涕以嗟。故曰。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

海。若斯之輩。古今相同。比戶相望。且夫迍邐之士。之莫克伸其長者。輒自委曰。吾有志無命也。然聖人繫困之大象。獨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志不由命。屈伸。君子所爲。泰然游泳於貧賤患難之中。而命且自此立也。夫不曰聽命。而曰致命。艱貞盡道。祇事上天。困之所以有取於習坎也。不曰明志。而曰遂志。內省不疚。非以干名。困之所以有取於兌說也。窮源而後知天下無枯澤。素位而後知天下無窮途。疾風相加。樵夫以是笑野草之靡也。霜雪既降。堅冰滿河。山谷之民。以是羨竹箭松柏之茂也。故文王拘羑里。以演易。仲尼阨陳蔡。而絃歌。僕方寬其心。與足下共謀處困之方。豈真悼賢者有志無命。而爲足下鬱鬱哉。夫窮阨之來。而不敢苟且應之者。道之所在也。良友睽隔遙遙。同值其艱。而同勵以守者。亦道之所在也。僕聞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吾知足下之不長困也。若僕者。將離棄塵事。上涉天都之峯。俯覽萬象。出沒煙雲。亦足壯也。足下他日進退百官。施澤貧氓。其肯辭官闕之盛麗。翩然曳敝履。從我游乎。

吳定答鮑生桂星書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溫。增僕遠望。僕自足下北游。沈默閒處。歎左右益少。通

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志。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游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閱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覲聖人之德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偕楊游黃蔡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既聞其訓戒。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衆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怪以爲狂癡而笑之。退而告之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既壯。涉歷東越吳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工。有慕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尙。私心喜且慕。謂此雖非吾學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助。莫盛於此時矣。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羣。舊嘗假館於歛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冀得一二秀髦後進。與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舊習。而不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者。況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卽壯歲師友相從之歡。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積雲成露。積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駑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弱駑馬矣。何者。力雖強



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人之賢明。以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智。微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遠衆有志於道。譬如深居閨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以致千里。吾知有畫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德薄才庸。奮然以繼魯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艾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志盡才。責功暮齒。而獨學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穉之志自悲也。足下少而才。在門牆中。最爲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張星象上朱石君夫子書

朱文正公珪字石君。初爲福建督糧道。後以布政使改侍講學士。督福建學政。

四月某日。附名門下張星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言。伏自鹿轡一出。由翰林爲糧道。攝守福州。歷藩臬。再入翰林。知鄉舉。今復典學政。爲士流所歸仰。蓋是時天下之耳目。皆因之以警動。而吾閩其尤厚。被風教之先者也。唐自韓愈掌國子。而六朝之淫靡除。宋自歐陽典翰林。而五代之萎靡振。日月出而曖昧覩。雨露降而品物遂。移風易俗。自閣下之推而行之也。士則孰敢自後。顧其流失既久。源絕以遠。矯性違情。出之無本。又安在今所爲。

之非復故所安者耶。董生云。譬如琴瑟之變。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政教之失。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論甚美。今時亦何以易之。文章自古有一定之道。其末好惡利欲變之而遂壞也。漢孝桓龍門之選品是已。金馬石渠之風。殆不若是。此豈非好爲之靡而利以淫之耶。相如大人賦。本以諫武帝好仙之失。而帝反因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子虛爲遊觀之侈而作也。乃諷之增修乎宮室輿馬。何則。爲之而不知其道。趣之而畔而莫之以救也。是以韓子有豪傑不出制科之論。而蔡邕七事。極條詞賦。不足以取人。安石萬言。亦云章句不堪。以造士。三子者皆明於時。達於事。而有見於其本之云也。伏惟閣下負砥柱之望。任迴瀾之功。鑪錘造化。聲聞斗山。教之所被。草偃波馳。響之應聲。所不待言。然而名同實異。辨者蓋寡。周人謂玉爲璞。鄭人以鼠爲璞。持璞之價。以市於天下。周人取玉。鄭人取鼠。此聲之未一者也。荆璧和氏之寶也。礪石石之似玉者也。持玉之價。以市於天下。荆璧待售。礪石要買。此色之未一者也。夫璞重玉貴。聲色之示。聞者惑焉。故仲舒之論。則教之本也。宋熙甯某年。歐陽公知貢舉。力闢當時詭僻之習。使天下文章。一以清真雅正爲歸。而劉子好奇。由是絀矣。其後劉遽自易故。而是年公復典前事。乃擢第一。蓋公之於劉無私。而天下之靡然從公者。以此。蓋能者策之使返。而其他不遺餘力矣。覽更

化之善者也。閣下學貫天人。志冒古今。文起百代。道隆一時。誠至物動。其效大彰。草菅小生。豈敢復有疑議。區區猶欲持而致之。明以示之。使聽無所惑。聽無所蔽。欣然勃然。鼓舞不怠者。蓋燕君市駿骨。死馬不能効千里。而冀北絕險。無留良焉。何則。好爲之召也。某嘗學古人之學矣。顧有志而恐無成。而飢寒勞苦之事。日騷其心。然固不敢不力矣。而親戚鄰里之怪迂之者。顧益窮其行。嘗謂悲古人不可見。今既有之。如閣下者。又不可以私有求望。而大賢不出世。千百歲之間。倘有焉。士不幸而始所託者非。則其志遂違。故如閣下者。又不可再有所失。此所爲拳拳不能已也。閣下身爲風會之所歸。其無不可忍於一夫者。公也。某急風會之所由歸。而自以一夫爲必不可忍者。亦公也。既非要幸。進不以其道。星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張星象與龔海峯書

星象頓首先生閣下。承服風問。仰高希驥。而幽蹇冥昧。末由自達。乃者正月日。邑子甘氏來。謹因導介而質所爲文左右。且陳其略。竊以學者地之所爲。道者生之所達。自高言不止於衆心也。而愚學俗遠源絕。無從見聞。閭巷修行立名附青雲之士。惡能深造不怠哉。蓋童子不遊聖門。不過互鄉之僻。陳良不從北學。不過楚產之畸。且夫極其所終。則有無

似焉已耳。莊子云。以二缶鐘惑予。雖有祈禱  
覩。魯有君子而子賤成名。春秋有仲尼而顏  
人心誦下而達上。則子思之所處然也。夫白  
藉而興焉。司馬遷生世家。而從燕趙間豪傑  
引董生。董生漢之大儒也。則學問有自矣。班  
善。賈誼諸公讓美其豪縱。得自物色少年。而  
韓愈。宋之文章自歐陽修。理解則本伊川。曰  
多儒士。自朱子也。蓋古來文學相傳。大體如  
生非所循也。勞心孤詣。迄無成業。里人少目  
則雖有所立。不足自固。況出之無其本乎。夫  
自成。蓋亦已難矣。馬融博學多才。至讀漢書  
通。而況詩書易禮樂春秋。若百氏之書。遠矣  
目不覩金匱。耳不聞法言。欲以一家之智。窮  
能會通無礙。條貫冰釋也。揚子雲曰。師哉師

觀聽。則又其志氣之所資以廣者也。先生有韓愈之望。而無其難。馳馬融之聲。而廣其授。今方賓館諸公。生徒雲集。大匠之門。息黥補劓。而鄉閭新學危苦。裹踵自託。執鞭有願。立雪無資。含恨飲涕。我勞伊何。伏惟辱取而教誨之。幸甚幸甚。

羅有高復彭允初書

前日得讀手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於豪楮。欣竦並集。如何可言。有高自束髮受書。頗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拜別老親。忍淚惘惘。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善量局隘。過崙將日叢。別緒槍結。則援茲義以自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賞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於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來諭云。學者貴求其在我。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確然至當。昌國衆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於事業。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揉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

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粲著陳修能之舉。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敢歧於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悒而失歸。先不足概於文。緣道爲文者。其於道卽遠。居之不安。以道爲蘊。廬其我與道。面背馳。不僮僮於離。其施之於文也。駁淺礪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馮城。如鼠穴社。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老病異脈。同候皆逐末昧本。滑其天良。貌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旣粗。而文亦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於事者。依其事以攷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攷諸其文。將閤汶而靡崑。醇疵白黑。迷瞽冥莫。臬未樹而暑景亂。聖人憂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賢不述文。遂以文於道有軒輊。都非實事。顏淵冉伯牛先孔子卒。孟子記三年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羣陰拱伏。大致安恭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事迹作。衷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大譁好辯之名。益自任。空

言閑距。並厥烈於禹思。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崛起。黜禮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之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旨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警。是時黃老之學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熟習。聖緒微茫。粗萌於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於自敘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旨。非躬清瀆之真。而於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程子。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分仁智之見。來論以謂漢唐諸君子。概無於與斯道之傳。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以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於其文。以其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辯。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況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已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旨。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躓。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熟。向背離合。

小小瑕毀。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真竺之志。博采慎思。實效於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闌。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矇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章往察來。綿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間。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楊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盼。所著書汗漫殺衍。率陳腐熟爛。實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朕兆於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於寥廓。而愚者聒世諱不休。泥藪澤之見。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懷。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幸甚幸甚。



劉儀復高雨農書

雨農先生足下。月望芸臯觀察遞到手教。並大箸傳文二篇。伏惟先生以碩德耆望。主持八閩風教。意欲盡人而偕之至道。故雖以儀之無似。亦且惓惓焉獎借之。勸誘之。引而進之。當世作者之林。又以儀之故。更求有以不朽其先祖。爲之立傳於通志名宦。又綜其始末。別爲大傳。存諸集中。先生之用心至矣。儀將何以任此。然旣辱愛如此。則私心之感且幸。宜何如也。儀來閩始識芸臯。因芸臯得知扶雅。以及先生。而石甫則已前去閩矣。竊見諸先生學識論議。各有自得之處。儀則自顧枵然。中無實際。方爲之媿且懼。今先生乃復云云。豈千慮固不能無一失邪。抑先生特矜其不足。而不覺成此過論邪。而儀碌碌奔走塵俗。其將何以實斯言於天下邪。儀嘗自恨交遊落落。識人苦少。不能盡見當世賢豪長者。以開耳目。擴心臆。其不足與論一代之人材明甚。然就今所見。如吾鄉李申耆師。博究羣籍。淹涵衆有。於文家經術。冰澈鑑瑩。王君瑤舟深通心性。於諸經且有成書。其詩若文。悉高簡有法。吳君仲倫理解精闢。尤工文章。其於古也。取道於韓。衡貫旁驅。以放於司馬。優柔恬澹。幾於自然。如三君子之積學富文。殆上躋之古賢而無媿。儀幸皆得而師之友之。正恐所不得而師而友者尙多也。一郡猶爾。推之天下。正恐所不得而見之聞之者。更

不可勝數也。然惟此三君子者。其與石甫扶雅不必盡合。亦不必盡不合。設使與石甫扶雅與先生相對一室。各罄所得。當必有相視而笑。相見恨晚者。而惜乎或吳或越或閩。各以事繫。而不得一集聚也。因是思古君子。抱其所學。欲共白之。當世無人焉。以發之。必尙有抑塞而不盡其意之處。此後之讀其書者。悠然以思。喟然以歎。往往不能無留餘憾於不言之表也。自惟何人。於吾鄉得申者。諸先生。又得芸皋扶雅於越。比至閩。復得先生焉。卽其議論探其學識。而竊資之以自淑。心有所型。無虞迷眩。縱學山者。必不至於山。而其爲慶幸。已無言喻矣。是故儀固不足以承先生之言。而欲求所自力者。則必宜自此始也。詩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又曰。旣見君子。我心則休。其儀今日之謂矣。敢敬爲先生誦之。博文高古。無倫欽向何極。惟敘世次。有與儀家乘不合者。謹條具別紙。尙求更正。又扶雅見示古近作四首。亦妄爲加注。並望諒之。教之。石甫處未能致書。便中更希先導。歲暮事冗。言不盡意。卽日春事鼎新。惟萬萬順時爲道。自厚。不宣。

張海珊與顧海霞書

珊於諸史未能全覽。然頗略得其要領。胸臆宿積。得知己一傾倒。快甚。顧拙於語言。口格格不達。故敢以書畢其說。今夫君子之所以異夫人者。心術而已。至其運用之方。操縱之

術則聖賢豪傑之所爲。下視姦雄巨猾。其道常無以異。蓋天下之大。古今之變。莫不有勢。而當其勢之未成。又莫不有機。機動而無以應之。則遂積而爲勢。至勢成則雖極天下之大智大勇。將適爲勢用。而不能以用勢。故聖賢豪傑必爭於勢之未成。而力扼之。勢不變者也。機至變者也。顧聖賢豪傑之視機也。至變而實不變。而其視勢也。至不變而實可變。夫何勢之不變而可變。機之至變而不變也。曰自吾制之而已矣。制勢在機。制機在吾。是故吾可以變機。機可以變勢。然而機之來。如兔起。如鶴落。如鬼神之不可端倪。是故必應之以速。而持之以久。三代之世。不得而知之矣。以伯者論。晉文之入國也。晉之勢稍替矣。乃一年而納王。又二年而圍曹。伐衛。遂與楚戰於城濮。君臣之間。反覆計議。若深恐不得以一戰者。楚莊閒晉靈之不君。蓋無歲不用兵中夏。後遂入陳。入鄭。戰於郟。而楚遂以霸。秦穆之伯西戎也。比歲三伐晉。卒之取王官及郊地。封穀尸。還此三君者。皆不必有可乘之勢。而爲之敵者。又皆與我共天下之勢之人。是故必犯天下之險。不顧勞民黷武。以力圖其所難。而秦穆者。機旣失。勢旣去。顧猶持之以忍力。爭之以必得。則天下之勢。吾與人猶各得其半。且夫天下之事先乎其易。則無易非難。而先乎其難。則難者亦易。然欲圖乎其難。非神速不足以得其閒。非堅忍不足以持其變。此聖賢豪傑之不階尺土。而因以坐。

制天下者也。漢高祖之於項羽也。屢戰而屢敗。顧不以稍挫。既已之圖漢中矣。以韓信之計。卽決策東嚮。旣已割鴻溝分天下解兵而歸國矣。以留侯陳平計。卽還兵追羽。無他。勢不可止。而機不可失也。光武昆陽之戰。諸將皆惶怖。卒以數千人破百萬之衆。唐太宗之克宋金剛。一日夜行二百餘里。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其圍王世充於洛陽也。將士皆疲。敵思歸。竇建德將三十萬衆救之。而太宗顧喜。以爲旬日間二主可就縛。是故先主不取荊州。而漢室遂以偏安。諸葛不用魏延之策。而祁山卒以無功。夫二人者。皆躬豪傑之才。然而機偶一不審。勢偶一失。卽終其世無成效。然則運用之方。操縱之術。姦雄巨猾之所必爭。卽聖賢豪傑。亦詎能有以易之哉。是故齊桓之作內政。寄軍令。隱忍不卽發者。以時不能遽有伯。而機未可乘也。趙充國之持重。以殊方遐域。勢在人不在己也。韓范之於西夏。不卽戰者。以大臨小。所謂勝之不武。弗勝爲笑也。是皆不可以概論。然而謂聖賢豪傑之所爲。與姦雄巨猾無以異。則又不然。弟固曰。君子之所以異夫人者。心術也。至誠以結天下之心。先聲以聳天下之耳。固而存之。以示其不可搖。神而明之。響然而下。截然而止。以明其不可測。此無他。我之所以乘乎天下者。機與勢。而我之所以舉天下者。氣也。氣與心術相爲用。苟非氣。則我亦曷能致是心於天下哉。弟默觀往籍。深察事理。竊見聖賢豪

傑用世之方。姦雄巨猾竊用之。而爲儒者之所不敢道。是以出此。未知是否。幸我兄有以折正之。餘不宣。

張海珊答顧海霞書

接讀手書。愀然者久之。深悔根柢不純。客氣未除。而出言太易也。然既得兄之痛辨而折衷之。則僕之言正如大黃附子。經雷公之炮製。其毒既除。則其爲功於痺痿緩散之疾。頗亦不少。安得與兄將天下事一一論之。如腹中應聲蟲。看是何方何藥所制也乎。夫聖賢豪傑姦雄巨猾之所爲。如冰炭之不可同語。如鳳凰鷹鷂之必不能同類。此何待於辭費。而先儒之說聖人也。於夏商革命之際。每有過於迴護之語。如所云天命一日未去。則猶一日是君臣。僕蓋嘗思聖人之心。而熟察當日情事。未嘗不深致疑。而歎其難言也。夏自后相徙居商邱。而湯之所起南亳。亦在今河南歸德商邱縣東南四十里之境。復都西亳。則在今河南偃師縣境。初征自葛。則卽今歸德甯陵縣境。是湯卽用兵於王圻內也。文王自受命專征伐。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成。二年伐邶。三年伐密。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而史於虞芮質成之後。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邶。又明年伐崇。至戡黎之役。史記卽指耆國。而金仁山斷以爲武王。黎卽今潞州黎城。去商都

朝歌三百餘里。是亦用兵於王圻內也。周卽受命爲牧伯。顧累年征伐。且觀兵於王疆。詎聖人不顧形跡。不避嫌疑爾邪。亭林謂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然則形勢之說。雖聖人有不能不講邪。僕誠不敢以此疑聖人心事。然其閒恐自有說。不必如世儒之事事迴護也。太公之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時難得而易失。夫聖賢之所謂時者。卽謂天人之合應。詎如漢魏以下。乘時觀變。坐制天下之事。然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郡國之黨紂惡者必多。觀後日三監流言。多方蠢動者。且半天下。則使武於此時。遲回不進。山東之師且有變動而起者。恐未得以天與人歸之空理應之也。然則乘時度勢之道。雖聖人亦有不能不講者耶。朱子之言曰。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又曰。聖人斷不肯半上落下。如夫子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僕秉性優柔。隨人潦倒。二十已後。始稍稍思自立。熟觀諸先儒之言。求聖賢之心。而得其用力之方。每一事至。立與剖決。卽立與酬應。每一念起。痛與辨晰。卽痛與掃除。第苦氣質齷齪。雖有所見。而不能自實其言。然以是知應之速。持之久。豪傑事功由此。聖賢學問亦由此。其關鍵似未嘗有二也。僕前書意亦本此。顧言之不愜。旣與聖賢豪傑比而同之。且以姦雄

巨猾亦比而同之。僕言誠過矣。茲之所以終申其見。而非敢以文前言之過。君子立言。不爲一時。幸我兄不憚嚴繩而切究之。餘不盡。

張海珊與張鱸江書

朋友間傳述。頗以先生此行幾得復失。羣用惋歎。竊謂不然。夫先生所師承者震川。震川七上公車不第。當時張文隱知公甚。兩主試事。卒不得公。及其得也。乃卒以郡倅終。然則震川之遇。猶不遇也。知震川之遇。不足爲震川重。則先生今日之不遇。亦無足爲先生惜。且文隱亦豈真知震川者哉。以宰相之尊。至不能薦一文士。徒循習於糊名易書之中。咨嗟歎惜。若以爲無可如何。今使董生賈生王仲淹韓退之之徒。生於其間。將終以糊名易書之故。抑置之乎。抑別有道以處之乎。苟以爲國家之法如是。則宰相者。立法者也。法足以蔽賢。則法敝。法敝而無以善其後。則將焉用彼相乎。而況薦舉之事。固嘗行之矣。苟有薦舉之力。而不薦舉。則爲文隱之負震川。苟其不足以當薦舉。則爲震川之負文隱。二者固必有一焉。夫如此。足輕重乎士。而非科舉得失之謂也。是故士必有所以自重之道。而國家之於士。亦必有所以重之之道。知所以自重。則士之道義貴。而始有以裨於國家。知所以相重。則國家之爵祿尊。而始有以勸乎士。然而國家之所以重之。苟未至。則士之

所以自重者。愈不可忽。古之仕者。曰行道也。救民也。外此則爲貧而仕者。亦有之。然不過抱關耳。擊柝耳。今所求者。非抱關擊柝者也。然而今之士。往往以爲貧而仕。望其上。而上之人。亦卽以爲貧而仕。臆其下。而於是天下之士。勢積輕。勢積輕。則天下之事。遂不能一聽士之爲。而行道救民之說。始無所行。於後世。今使先生一舉得第。入則部郎。出則州郡。能降心抑首爲之乎。抑直行己意而不顧乎。我知先生之窮。必有甚於今日者。而先生今日之不遇。眞不足爲先生惜也。然則先生之所自重者。誠有在矣。世衰道微。士盡沈溺。科舉利祿之中。仁義陵遲。而廉恥道缺。於斯時也。而思所以力持而默挽之。則其道每不在上。而在下。震川不云乎。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和者十人。將必有聲氣之同者。於此時也。非先生其孰爲之倡哉。先生得無意乎。抑海珊嘗有所議於震川。震川制舉藝說四子書。至明且粹。而其見於古文時。未滿於宋儒。而妄以爲自信不惑者。則震川猶未知自重之道。故其於科舉之得失。未能忘懷。此皆不足爲先生進也。辱承眷厚。輒自忘其狂僭。言雖無狀。而意則摯焉。非先生之前。則亦不敢以斯言聞也。

管同擬言風俗書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尙忠。其敝爲野。殷人尙敬。其敝爲鬼。周人尙文。其敝



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歷歷不爽者。我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從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我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懷。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闡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國家之於明。則鑑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尙。衆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

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惟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且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恥。買誼所者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贖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逮光武重敎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

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耳。近者。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皇上新卽大位。嘗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旣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贍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嚮慕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

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爲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其有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許宗彥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立春日。奉到手教。惠讀大箸五經異義疏證。何其閎深而博達也。其有功前儒。嘉惠來學。豈俟宗彥贅頌哉。頗怪祭酒司農。皆名重當時。而司農箋注之學。垂千載。如此書及鄭志。乃至湮滅不傳。待後人綴拾。抑又何耶。來教諄諄勸其驚鈍。自非相愛之至。安肯爲此言。區區鄙懷。敢不悉陳之左右。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彥以爲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脫。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經說。所得蓋小。私心誠不欲爲之。至文章關乎時代。一代有一代之體裁。漢魏不能爲周秦。唐宋不能爲漢魏。此天地自然之運。或乃好高務異。輕近而慕遠。及觀其所爲。筆力尙遠。不逮有明作者。宗彥又竊以爲非。夫人之爲學。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之所尙。非善學者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己之所見。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方今篤志篇籍。

埋首故紙者。海內不過數十人。其人好尚不同。各就其性之所近。不必一轍也。宗彥竊自惟生平思過於學。而學又屢變。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爲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久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爲說。況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其去夏殷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而已。歎文獻不足。無以徵其言。至軒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若夫道之精者。章於天地。明於日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以復仁義禮智之性而已。後儒稍稍得其緒餘。以淑身淑世者。不可勝數。宗彥竊有志於此。或少有所會。便不虛度此生。然習非日久。嗜好龐雜。終無所成就。君子於其所不能行者。弗之言。今乃覩然陳諸知己之前。不勝慚汗。望閣下揜護之。勿語他人。以增其狂謬之咎。幸甚幸甚。

李兆洛答陶雲汀宮保書

旌麾所臨。草樹知喜。況於萌庶。屬此嶢嶮。某忝以儒書。粗知趨向。竊見古來賢達。於當代大人君子。負荷斯道者。無不矯首企足。思一望見焉。何也。愛結於心。求諸史冊者。旣寤寐

而無由矣。當吾世而不得一見。則其於古也何慕。而所自待者何薄也。若幸而得蒙拂拭。賜盼睐。畢生之願。固已大慰。驅之策之。無所顧惜矣。某之於執事。猶是也。執事爲時舟楫。爲民霖雨。勳猷炳炳。所至康濟。至於心事宏偉。雖不足以仰測萬一。而以私所求於古人者證之。固已如符節之合焉。兆洛名不出里巷。才不逮中下。無半刺之謁。無一面之雅。皖江修志。忽垂過聽。遠齒微賤。再枉幣聘。其爲榮遇。於古亦罕。而逡巡於成命。不敢自前者。何也。固陋之質。自知尙明也。兆洛受賦。黜劣。都無寸長。從宦數年。業益荒落。分宜匿影蓬門。曠以炳燭。豈敢開堂授學。欺彼後來。曩年冒住暨陽。徒以鄰壤望衡。相距一舍。其間人士。非關親串。卽系友朋。故遂徇阿昵之私。竊茲講席。久而益習。幸不相非。遂亦安之。視如家舍。童孫賤息。提挈俱來。雜誦伊唔。忘其客授。又阿兄已老。愛弟彌篤。時月不見。輒以損歡。是以經月必歸。歸必累日。猶復一味之甘。必以分餉。挈榼攜壺之足。相望於途。兆洛犬馬之齒。雖未桑榆。衰先蒲柳。旣疎禮節。兼訥語言。攝懸鶉之衣。納決踵之屨。夏則就風。冬則負日。來相就者。類忘形骸。令長之庭。終歲不一至。必宜入謁。奴子通刺而已。猶恐豬肝有累安邑。屢欲辭此。歸而閉關。而生徒久處。戀戀相依。未能恣然。聊復留止。不圖日月紆照。有隕自天。仍宥前愆。重辱雲翰。移之會垣。爲多士率。兆洛苟有一才。足以自見。一藝足

以先人。有不聞聲雀躍。冀離蒿艾之間。一希末曜哉。揣分循涯。百無一可。卽欲覩味自進。而私曲筆之。此所以捧函再拜。慚懼交并。而不知所以自處者也。樗櫟駸然。匠石猥垂一盼。知其不任繩墨。度亦棄之無所恡矣。自恨不材之木。終外裁成。惟餘感激之私。長鑄肌骨。螻蟻微悃。干冒尊嚴。無任惶悚。

李兆洛誠子書

自吾曾祖始居於此。吾祖恢而大之。吾父整而飭之。吾兄全而保之。以縣延百年。貽我後之人。汝父何嘗有一絲一粟裨益於其間。以庇汝哉。而汝居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汝等之幸。不可不自知之也。吾與汝伯父少小相愛相依如性命。及各長大。時時東西南北。不能常聚。然心志未嘗不同。汝祖察其如此。故聽其白首同居。不復異財耳。然十餘年來。汝伯父之支撐門戶。整理家計者。心力交殫矣。年已就衰。豈能長爲汝輩作牛馬哉。故將祖產所貽。均勻剖析。可分者分之。不可分者仍公之。庶幾各有職業。各知艱難。此不得已之苦心。可以告無罪於先人者也。吾生平粗伉。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齷鹽瑣悉。尤所不耐。著衣喫飯。皆賴父兄庇廕耳。年才過五十。已覺衰病侵尋。又婚嫁已了。頗復思逍遙人間。不與世事。欲自勉強持家作計。誠不能也。故以吾兄分授與我者。

復析爲二。以授汝等。自今以往。吾但仰食汝等。不復有所關預也。汝等資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顯榮。能純純謹謹爲鄉里自好之人。便是克守家法。吾願足矣。苟能自守已足。終身飽煖。不能自守。雖銅山金穴。豈有濟哉。保家之道。制節謹度而已。保身之道。謹言信行而已。非分之想。莫萌無益之事。莫作此吾所常以語汝者也。勉之。

李兆洛答穆鶴舫中堂書

穆彰阿字鶴舫。其居相位。在道光中年時。中國太平日久。患氣漸積。故書中有規勸語。

仁賢當國。九譯聞風。況兆洛居在大江南。又忝叨同譜者乎。海涵地負之量。固非謫劣之所能頌也。頃荷賜書。雅頌高義。何以過此。游神竹素之園。提要簡編之藪。身荷鈞軸。心同下士。何以尙之。德優賢關。功勒鐘鼎。執事之素志也。兆洛所素知也。兆洛少旣無學。長負所聞。自效一官。內揣不能有所建覽。用是退居蓬藿。返所素業。課習生徒。以江陰人士延主書院。遂率兒孫輩來。啣唔循誦。久而安之。迄今十六年矣。幸生徒疊疊自好。有爲天文地理訓詁聲音詞章金石之學者。頗冀成立。可以表見。而深愧孤陋。不能裁之。執事乃謂有古人之風。滋其頽汗矣。執事翔步日月之表。密勿樞廷。自任以天下之重。方今海宇。



安治具畢。似通而仍。竭肫懇啟。之益。則讀。肅賤。不勝。李兆洛與。兆洛匿影。也。曩時讀。量哉。竊嘗。久。久則厭。範圍。漢學。無識者乃。稍有厭之。博學慎思。

皆瑣屑不足觀。慚愧慚愧。咫尺間而不獲逕前一奉顏色。然聞聲之思。已甚慰。並矣。守之來專此附復。敬承起居。惟爲道珍重。不宣。

李兆洛與姚石甫書

端恪公名文然。薑塢先生名範。石甫之父。

春中見伯恬。極道才猷幹濟。冠絕流輩。而盛德懋行。落落然追蹤於古人。企慕之不釋。徒以息陰蓬華。守野疇之分。不敢冒昧摳衣。乃荷賜書獎飾。并頒先集及十揣分。感悚交并。伏讀端恪公奏疏。蓋謨碩畫。與道權衡。康濟斯民。垂法後世。薑塢文筆記。輝光篤實。兼而有之。沾被無窮。俟聖不惑。明府君嗣有令緒。宜其明體達。咸宜矣。大著坐言起行。萬化在手。太和爲心。所謂物至而應。事起而辦。命世應期。福也。兆洛庸下。學無絕詣。用不適時。賴師友教督。不至爲小人之歸耳。馬齒漸衰。策校刻載籍。事等遺閒。附去數種。每種各二。一以餉植之先生。甚不足觀。徒塵清。周保緒包慎伯。以爲足應時需。不意盤盤之才。正在孔邇。植之先生。復相左右。工大庇羣倫。當吾世而幸遇之。其爲慶慰。豈一人之私也。敬問起居。無任系仰。

秦濂答王惕甫書

累拜書問。會僕有仲妹之喪。志氣淤傷。不能作答。是以遲遲。以至於今。足下書中言。監司在今日。宜有所敷陳。僕權司臬木。例得奏事。而顧默默不敢進一言者。蓋監司之責。非臺諫比。臺諫責專在言。而監司則地方之利害。上可達之大府。下可告之屬吏。不當以一言謝其責。至事之關乎天下之得失者。則又自有大臣與臺諫在。監司言之。恐蹈出位之戒。且夫國家數大端。綜其要亦曰用人行政而已。足下處幽居下。無可爲。僕爲監司久。中所欲爲亦百不能一施。然士君子之於世。但求澤之究乎民。而不必其出乎己。但求賢者之多用於時。而不必其己之用。今天下豈無其人耶。苟有其人。大臣必當薦之於天子。天子必常用之於朝廷。而澤之下究於民無惑也。足下寄到古文辭一冊。僕反復誦之。其雄直兀冑之槩。肖其人而出。而敏其中之所藏。固非枵然而無物者。文如足下。求之於當今。蓋寡。僕竊謂足下之文。病在喜於自尊。夫文言也。吾之道不能自見。而藉言以載之。其言而果足重歟。天下後世必有知而尊吾文者。若囂囂焉尊己而卑人。則其道反有不足於己者矣。僕今年以氣逆爲患。不能多閱文字。然必爲足下一一參酌之。僕文無足道。特於學術之邪正。文章之真贋。民生之利病。略能言之。而平生師友以逮骨肉之戚。皆見於余文。或不無可采焉。今已刻。尙未定卷數目錄。急欲就正足下。比者翁覃溪先生書來。言

魯習之歿於京師。嗚呼。絜非已矣。乃又喪習之。僕意方今少年中非無才俊之士。而華而鮮實。類由漸染時習。士大夫號稱前輩者。又不能進之以學問。轉從而導之。俾長其浮夸。故器識淺而福命亦薄。習之未知何如。而僕所見者多此類。此繫乎人材者不小也。草草附復不宣。

陳用光上翁學士書

覃溪學士名方綱。嘗督江西學政。陳公出其門下。

國家作人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儔之君子。而祓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於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鑿飫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材淺識。無所比數。而曩者當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厲。而不欲以常士自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儺。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絲蠻之首章曰。絲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

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於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譬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絲蠻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謁之資。會以事牽。不果於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贄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覩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儒傳經之家。不獨頌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摹大父之遺像。將奉祀於樓前。既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與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如閣下念曩者於用光亦嘗辱一日之知也。而賜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亦希有以裁之。

惲敬上陳笠軌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懷懷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

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旆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間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興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慎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之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平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

收歎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宄。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闕而夕得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卽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筭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卽如萬載之部案。以

大清之民居。大清之士爲。大清之士。木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  
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謫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  
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  
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卽如  
雩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婦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卽如樂  
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  
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  
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旣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卽已乎。搶竊  
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  
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  
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難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  
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

惲敬上曹儷筮侍郎書

前者敬在甯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



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啟皆束於體。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真。幾於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瞻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病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病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

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醜而有時而隘。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庫隘。文人於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猖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鑿其心所欲云者。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唐宋。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嚴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即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說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敵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敵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

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皆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張穆致劉孟瞻書

孟瞻先生執事。穆定於下月三日。偕茗香同舟北上。茲將拙著延昌地形志前八卷。呈誨。並求賜教。鄙著此書。因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讀水經注者。偶一援及。輒成歧誤。且於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勦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以貢諛東魏。張貢諛高齊之本。自來志家無此荒謬。故爲博采旁稽。稍還元魏舊觀。於司州恆朔十二鎮三事。蓋殫三年之力。然後得其梗概焉。竹汀詹事。謂地形志當斷自太和。穆乃斷自延昌者。案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後之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又通鑑梁天監十年下云。是時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寔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案梁天監十年。爲魏宣武永平四年。次年遂改元延昌。故訂志以斷自延昌爲允。今本收志。譌字不可勝校。穆以鄙注爲經。各地家言爲緯。訂其譌。已得十之七八。此書爲讀水經注者通其郵。故凡與鄙注相涉者。每不惜詞費。然不敢意存左

祖。如言太倉翟泉。則伽藍記是而水經注非。故卽奉羊以訂屬也。戴氏校水經注。妄改最多。如收志石沃縣有后父城。卽溧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爲左。此不可不訂正也。若西北陂塘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並考其興廢。及現今情形。冀後來者取法焉。又穆著此書。凡古書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故有總圖。有各州郡圖。以載於每卷之首。謹陳著書大旨如此。伏望裁其違謬。而賜之敘。幸甚感甚。穆再拜。

在喜荀上張石洲先生書

孟慈爲容甫先生子。一作名喜孫。嘉慶丁卯舉人。

石洲先生座右。旅食京華。獲聆快論。昨接手函。諄諄以古師儒相勉。若不才如喜荀。何足以語於斯哉。喜荀於前儒著作。十不窺一。惟平昔讀書。持有定旨。則以漢儒言學。不廢義理。宋儒論學。不廢考據是也。西漢儒者。喜言微言大義是矣。然許鄭二儒。皆生於東漢。鄭注孝經論語。雖不盡傳。然片言隻字。多見於義疏。及經典釋文。大抵爲紫陽集注所本者。十有五六。許君作說文解字。近儒若段氏桂氏。以及吾友王君棗友。苗君仙露。皆視爲聲音訓故之書。喜荀嘗平心察之。觀說文之解性字。標明性善之說。合於孟子。而其解情字

欲字亦與孟子相合。孔門大義。得此益明。彼以聲音訓故之學。概說文者。淺之乎。視許君矣。宋儒之言義理。亦多心得。惟行文失之於煩。漢儒一二言可盡者。宋儒必用數十言方能盡之。故爲讀者所厭觀。然平心察之。宋儒言制度典章。間有小失。西河改錯已駁之。毋需再論。第所解字義。則大抵一本漢儒。卽與漢註相違。亦必取爾雅說文玉篇之訓。互相解釋。無一語無來歷者。豈可以廢棄漢註斥之哉。喜荀嘗謂學者讀書。決不可先懷私見。近數十年以來。說經之家。學必尊漢。偶有一字涉及唐宋者。則掩耳而走。一若漢魏以下各書無一可讀。此亦學者之大弊。故喜荀不揣愚昧。務欲化說經門戶之見。以歸於聖人大道爲公之旨。惟此可與智者道。難與流俗人言也。敬敢質之先生。以候論迪。先生大著昔在都中。已略窺一二。知先生釋經素無門戶之習。如爻法之謂坤。謂爻爲效。久證序久註證之。釋爲註證義和之曆。皆確實不移。至先生釋地之書。固於蒙古游牧記爲最。然延昌地形志一書。爲讀水經注之入門。近人釋水經者。錯謬雜出。皆由不明魏代地理之故。今先生著成此書。足以釋千古之疑。豈僅爲元魏一代地理之椎輅哉。尙望先生速成此書。使後學之士。得所遵從。則幸甚矣。喜荀近治大戴禮記。以此爲七十子微言所在。故擬補盧注之略。正孔氏之疏。惟案牘殊勞。未能銳意於此。又說文一書。近亦略得門徑。他日

率而治之。當亦可稍有撰述也。謹以奉聞。後學汪喜荀頓首。  
王豫與吳尺鳧書

豫閒居翫古。思於摩研編削之暇。紀述先民德音。而蘄正是非。廣見聞。則莫宜奇偉人之  
在菰蘆中者。今年秋。乃得於武林客舍。交宣州沈丈榭厓。爲明徵君耕巖先生孫。往讀徐  
俟齋萬季野諸公所爲徵君傳。業得詳其磊落大節。獨念徵君操清行朗。當時律其器。後  
世嘉其良。卽叢細之事。無不可以垂訓。因與榭厓口論道之。榭厓行年七十。垂翼華髮。以  
工畫遊江湖間。旣徧交。今逢衣徒。今逢衣徒。無能知徵君者。榭厓閒誦其清芬。率茫然如  
墮雲霧。故以豫殷殷問。尤樂與豫言而不厭也。比復來吳興。豫見之殷殷問。如在武林時。  
榭厓與豫言不厭。亦如在武林時。蓋徵君嘗變姓竄隱金華山中。拾橡采葛以自賑給。旣  
好事者覺之。季滄葦令蘭谿。餉徵君金百供餐糲。辭不聽。適故人某子自江上來謀葬某。  
徵君曰。吾爲令流其澤於黃泉。遂以其半授某子俾歸葬。而以其半坎而埋之。蕪湖沈崑  
銅死於難。當徵君生還里門時。聞其骨尙暴露。雨花臺後山。嘗用悒憤。徵君疏宗故有家  
石埭者。石埭令姚六康欲介之見徵君。辭曰。能爲我瘞崑銅。勝於面也。令聞。亟召崑銅弟  
五鹽至。予五十金。五鹽故甘酒。以長酣爲事。緣手散其金立盡。徵君復遺書六康。卒殯藏

徵君雖宛轉塵中。猶能施及冥冥。若是亦足以載之。傳末增高助廣。而諸公所爲傳。胥闕如。非樽匡口論不能悉。然樽匡道至此。輒蹙蹙然負結於意。紫淚於眵。豫復異而尋厥根。口欲張而貌逾戚也。蓋徵君之歿。業歷載彌年。而柩殯無所。訖在淺土。因相顧抑喟。嗚呼。季滄葦姚六康。復不得吁而憐。如徵君之於崑銅暨故人某者。壹惠咳唾。而樽匡之貧。初不異徵君居金華山時。豫雖爲心謀意籌。而貧又略與樽匡等。足下豪俠好義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杜季良不足況也。坐是家已中落。然此事不可不令足下聞知也。趙君公干。乃足下儔。談餘語隙。偷亦及之。

王元文上山東廉使朗甫陸公書

元文讀老泉與歐陽內翰書。其於歐陽范富余蔡諸人。固未之識也。而言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閒。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及乎范公西。富公北。余蔡皆分散四出。則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又讀紫陽與王龜齡書。言國家所恃以爲重者。在乎人。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又言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哉。夫紫陽固聖人之徒。而老泉亦豪傑之士也。而其持論如此。

然則士之爲學。其所以相慕相取。以砥礪其志行。磨礱其事業。奮發其文章。必非如雲萍之泛泛相值。而曰我師我友云爾。度其人足以相印而相合。又足以相助而相益。其得之則有以自壯。其失之則無以自成。而後其求之也誠。其事之也篤。然而稱此者。一代或不過十數人。同時或不過三四人。而又或隔以千里萬里之遙。卽幸而不隔以千里萬里之遙。而出處殊途。名位迥異。無作之合者。則雖近而亦渺不相接。且有作之合矣。而取其人之所棄。稱道之不得其實。則合仍如無合。況幽潛之士。沈伏草野。守貞抱璞。有無由而窺其底蘊者。故往往在同世。而反不若異世之人。可以讀其書。見其心。而忻然如與之遇也。元文生長於黃家谿。後遷平望南之桑盤邨。今又遷梅堰西之廟頭。去閣下之居。不過數十里之間爾。而閣下久京邑。典機務。今持憲海岱。元文則浮沈鄉校。垂二十餘年。近始貢成均。而跡猶滯鄉里。家貧甚。一氈之外。它無所藉。亦嘗逐時好。役役舉場中。顧其閒輒欲心追古人而從之。而於當世之士大夫。側聽於下風。求其志行事業。文章可爲師法者。於閣下不覺躍然也。元文於十五年前。見閣下詩三卷。以爲清蒼有骨。迥異綺靡之習。後有人傳閣下毀其雕板。流傳它所者。輒索而焚之。遽之者以爲怪也。而元文於是歎閣下之所得深矣。又聞閣下篤志經學。賓客叢集。攷論不勑。又聞有國朝古文之刻。其所收皆



理學經濟之文。有裨實用者。元文尤亟欲索而讀之。而尙未之得。然於此已識閣下用心正大。實知所以爲學之要。其文辭之富。才幹之敏。聲績之著。皆其緒餘爾。夫士習之弊甚矣。其可爲悼歎者。今亦不欲盡言。就其中馴謹自好之流。不過俯首帖括。揣摩機調。而號爲古學者。掇拾館閣之唾餘。效漁洋他山之聲口。而彷彿其一二。已自有名於衆。其於天人性命之微。興亡理亂之原。制度典章之要。復以爲不切於時用。而迂之。而棄之。夫迂之棄之。誠是也。及乎居官泄政。而行事無本。不足恃以爲重。至其甚而可爲悼歎者。又有不欲盡言者矣。於此不有鉅人長德數人者。化導於上。將何挽其敝而端其習。此元文於閣下。所尤惓惓也。然竊有疑焉。未同而言。子路所譏。易卦六四應初九者多吉。初六應九四者多凶。豈非以上之求下。有虛衷之美。而下之求上。有干進之嫌哉。今元文於閣下。無相識之雅。而所言如此。不以爲諛。則以爲狂。然而輾轉思維。生既同時。居又同邑。其志尙可以印合而自壯。其學問可以助益而自成。而閣下無以知元文。元文亦無以自通於閣下。懷小嫌而棄其大益。非所以自待與待閣下者。此所以誦老泉與紫陽。輒敢進其說於左右也。癸巳冬。巽齋錢大兄以閣下命索元文詩。時錄古近體二卷。郵寄。想早呈閱。皆十年前作。雖可見志。而多規撫之迹。以未能已出爲憾。惟制義差堪自信。然此固不足道。甚欲

治經史。而質頗鈍。體又多病。不能廣覽。當心氣稍定時。若見其意有深契於中者。今茲欲附漕船至東省。冀承閣下之教益。擴所未聞。得逢事賢之願。何幸如之。尊處屬吏。惟計籌山爲舊好。故介渠以申達鄙意。昔曾南豐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元文非效鞏之自別。而所以欲親之意。則有類焉。干冒尊嚴。伏增惶恐。元文再拜。

吳德旋復吳耶溪書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謂耶溪不宜務博爲非。耶溪實兼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蹤蘇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撝謙。而轉以相屬。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於耶溪無毫髮補。況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懼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爲足敵千百輩之呶呶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逾二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爲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案頭讀之。旋卽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兔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性不能自賤。簡阿諛苟合取容當世。然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未嘗敢少有自矜負。

之色。而久處困約之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縷而出之。而引之平夷之路者。以是默默而居。踽踽而行。閒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游從。往還不厭者。皆窮蹇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強作任達。以自附於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飢死。卽爲天地間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切然惟以文章爲不朽之事業。亦非德旋之所望於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愼母曰。效德旋之所爲。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宣。

吳德旋與沈閒亭書

閒亭足下。德旋年三十許時。與吾郡張編修皋文同學爲文。編修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避。編修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修既歿之後。憚大令子居大肆力於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爲若可登文章之錄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此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移其聽視於人。以爲譽毀。於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此又世人之所深疑而怪駭者也。漢以後爲文者。莫高於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深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

然退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爲之。則奚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於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於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爲之者。豈曰效爲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爲文者之宜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遠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爲之而遂疑爲之者。爲僞得之者。爲妄。是詎可以執途人而喻之者哉。足下方少年。於爲文非由師授。而塗轍甚正。持是以往。如德旋者。越之倍蓰。奚難焉。偶有所見。伸紙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爲文也。暑熱幸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吳德旋與族弟筠墅書

筠墅弟足下。德旋前與吾弟及守靜耶溪書。狂言滿帙。諒諸君子必有以是正之。守靜寄到邱邦士文集。德旋四三紬繹。而心折焉。其修詞之潔。非同時諸家可比。又能斂鬱其氣於澁濶中。較之以風馳霆擊爲駭人之狀者。誠不可以同日語。德旋嚮者於國初諸家。文有取乎汪堯峯。堯峯文醇雅可誦。而叙事傷於過煩。蓋自宋南渡後諸文家通病。邦士

乃亦間不免此病耳。然邦士文之佳者。絕出堯峯遠甚。故自明歸震川後。我朝方望溪前。能文之士。斷以邦士爲最矣。惲子居云。邱邦士文奇淡。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然非正宗。德旋以爲正宗。亦非有定式。要在前後布置不失序。吐詞雅醕不蕪。則自唐虞以來。至於今日。其卒不可變者也。昔者韓退之之論文也。曰無難易。惟其是耳。如何而後謂之是。前後布置不失序。吐辭雅醕不蕪。即是也。非欲務以艱深爲尙也。而其近於躁率者必去之。非欲務以流便爲尙也。而其近於晦澁者必去之。是即所謂吐詞雅醕不蕪也。而昧於此者。雖日與之言爲文之法宜如是。彼且河漢吾言。謂若於文字之見有痼疾。吾又安能舍吾所聞於師友之訓。而徒而就之。謂吾向者之言實過乎。昔人謂太史公記酒肉簿。必有可觀。德旋以爲太史公記酒肉簿。亦如其爲史記者之爲矣。何也。質而不俚。修詞之能事畢矣。雖然。太史公之所以爲不可及者。在神明於法。而變化無方。如第曰質而不俚而已。豈惟太史公能之。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子瞻子由諸人具能之矣。其或文勝而質不足。或質足而不免於俚。則皆不足於斯事者也。自北宋而後。爲文者之能合於古人與否。吾先以是斷之。至於理之醕駁。則視乎根植之深淺。而於修詞之得失無與焉。德旋聞吾弟與潤安耶溪諸君。於大雲茗柯兩家文有抑

揚之論。德旋以爲兩家各有相勝處。未易定其優劣。謂茗柯有擬古之迹。此固其所不免。然即以大雲論。其文有全似晁家令言兵事書趙營平屯田奏者。而行文軌轍出於管荀諸子。不可掩也。茗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曷嘗句摹字放。如明七子之取憎耶。且茗柯亦不幸中道而逝耳。使假之以年。而至於五十六。安知不盡變古人之形貌。而泯其模寫之迹哉。且夫爲文之士。各有所得於天之分。不可以強而能。其可強而能者。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因其規而爲圓。而周旋也。中之因其矩而爲方。而折旋也。中之如是而已。雖其所得於天之分。其優者亦必徐以俟。其自化焉。雖然。士不求爲古之文。則已。士而求爲古之文。而曰吾惟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而已。神明變化之境。非吾之所敢幾也。夫誰則宜爲是言者。故或且於古人之法度。買買然未之知。而徒徵引故實。發爲頗僻之論。橫驚旁逸。不可控御。而曰吾聖於文。吾神於文。世之人固亦有見之而適適然驚津津然羨之者矣。而其稍知古人之法者。則已見之而猶然笑之。故夫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乃所以爲聖於文。神於文者之資。冀異日之忽不自知。其何以能遂忘古人之迹也。德旋之於爲文。所得於天之分。未優也。而於古人之法度。不可謂非心知其意者。故願與吾弟及潤安耶溪諸君共守之。而勉俟之。不宣。

姚瑩上韓中丞書

閣下以爲閩中官病民疲。苛縱交失。大哉仁人君子之言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於閣下見之。夫海內承平久矣。百姓仰戴。聖仁樂利。且二百年。富庶極則淫泆萌。奢侈盛則物力耗。不待水旱兵役。閩閩已自蹙其生。况閩當山海之窮。臺灣自入版圖。亂民數起。乾隆末歲。朱蔡二逆。騷擾瀕海郡縣者二十餘年。海寇甫平。臺灣漳泉二郡械鬪之風。又熾。用兵之大者。歲耗度支巨萬未已。而民間日事仇殺。守令歲時用兵。習爲常事。此誠官民交困之秋也。官愈困則民愈窮。民之窮可得而訟之。官之困莫得而言之。今日罷職。明日即以缺損官錢被責。爛額焦頭。紛紛乞請於上官者。無非調劑。此尙暇與言治法哉。伏見閩中最急者。莫若漳泉郡縣。俗敝事殷。處分繁重。祿入不足以養廉。稍知自好者。皆畏避之。有如陷阱。強而投之。則以爲上不愛我。而暴棄之心萌矣。夫嶺以南。古蠻夷地也。性與人殊。唐宋時。多以遷謫之人爲之。治法苟簡。由來已久。雖有賢者。莫能善其風俗。王道所先。莫如禮。而此獨尙爭天地大道。莫如生。而此不畏死。足之所趨。心之所嚮。惟利是圖。利在則子不有其父。妻不有其夫。此朱子陽明所無可如何者。然朱子陽明之世。此地皆得便宜行事。猶有可爲。今國家功令至嚴。天下畫一。政教未行。身已罹咎。姦民益得挾

持以欺長官。此智勇所以兩絀也。閣下忠亮之節。治久咸孚。其所張弛。固已披卻道窾。乃憂念之深。引爲己責。而深恤其下。瑩故曰仁人之言也。

姚瑩復鷹青一兄書 丙午四月

頃自祭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輔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徵敷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請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義在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乎。生平不爲詭激。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尙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有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蕭山湯公。嘗屬朱朶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自揆不可。冢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知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有干謁。是妄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



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三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惠。不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中。未仕。嘗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衆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己。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時時目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衆矣。其間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下諸公。儻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姚瑩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先生久仕臺灣。有治績。因舉以告於後之人。

閣下兩知晉江。賢能懋彰。近移臺灣。實海外黎元之幸也。乃搆詞下逮。盛執謙沖。諄然以此邑之張弛。施措之後。先垂問。慙慙之餘。轉增跼蹐。顧瑩於此邦。有舊令尹。必告之義。不

敢自外。謹竭所知。罄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又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深淺。量酌而用之。故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効一也。又聞爲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州而之臺灣。臺灣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爲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灣人之爲病。與其好惡。容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今夫逞強而健鬪。輕死而重財者。泉州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樗蒲女妓。頑童橫榔鴉片。日寢食而死生之。泉州之所以爲俗也。臺灣人固兼有之。然而臺灣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應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衆焉。合數郡番漢之民。而聚處之。則民難乎其爲民。一總兵。三副將。水陸十三營。爲督標。爲撫標。爲水提標。爲汀邵。爲延建。爲長福。烽火爲興化。爲詔安。雲霄。平和。爲金門。同安。合九郡五十八營之兵。而更戍之。則兵難乎其爲兵。民與民不相能也。兵與兵不相能也。民與兵不相能也。番與兵與民不相能也。其日錯處而生隙焉。勢不能免。則安撫而調輯之者。難在和睦。臺之門戶。南路爲鹿耳門。北路爲鹿港。爲八里坌。此官所設者。非官設者。鳳山有東港。打鼓港。嘉義有笨港。彰化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檳榔後。隴竹塹。大岸。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艘絡繹。至於沿海。

僻靜。港汊紛歧。多可徑渡。不獨商賈負販之徒。來往不時。居處靡定。其內地游手無賴。及重罪逋逃者。溷迹雜沓。並至。有業者十無二三。地方人工。不足以養。羣相聚而爲盜賊。爲奸惡。則所以稽察而緝捕之者。難在周密。內地之民。聚族而居。衆者萬丁已耳。彼此相仇。牽於私鬪。無敢倡爲亂者。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爲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衆輒數十萬。計匪類相聚至千百人。則足以爲亂。朱一貴黃教林爽文陳錫宗陳周全等。率諸逆。後先倡亂。相距或三十年。或十餘年。雖不旋踵而滅。然殺官陷城。生民塗炭。兵火之慘。談者寒心。糜國家數十百萬之金錢。勞將帥累月經年之戰討。而後蕺事。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其難在守常而知變。鳳山之民。狡而很。嘉義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渙。噶瑪蘭之民。貧。惟臺灣附郡。幅員短狹。艫舸通商。戶多殷實。其民稍爲純良。易治。然逸則思淫。一倡百和。官有一善。則羣相入頌。悅服。官一不善。則率詬誅而爲姦欺。故舉措設施。其難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藥之。則投劑必有其方矣。虛者補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導之。雖扁盧無以易此。夫子所謂與民同好惡者。非爲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旣浮動而好事。非嚴重不足以鎮靖。鋤強除暴。信賞必罰。之謂嚴。事有豫立。臨變不驚。之謂重。威以震之。

恩以結之。信以成之。大要盡於此矣。民惡盜賊。而我嚴緝捕。民惡匪徒。而我誅強橫。民惡獄訟。而我聽斷以勤。民惡枉累。而我株連不事。其同民之惡也如此。民好貿易。而我市塵不驚。民好樂業。而我閭閻不擾。民好矜尙。而我待之以禮。民好貨財。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寬以容姦。而有犯必懲。惠以養士。而非公不見。調和營伍。平心以臻浹洽。親接貧賤。廣問以達下情。防患於未萌。慎思以明決。文武同心。官民一體。則血脈自爾流通。百骸無所壅滯。尙何病之不治哉。

謝應芝與錢澤甫書

曩歲泉州惠書。縱論爲學流弊。而以朋友箴規之義。謙退求益。久未報命。幸勿以爲罪。以足下天資之明。凡古今治亂興衰得失。學術醇疵。無不洞見本末。可謂有爲學之質。皮置載籍。自經史百家先儒語錄。下及醫藥之書。無不備。可謂有爲學之具。北游燕齊。南歷閩粵。觀泰山之高。洪河滄海之大。可謂有爲學之助。兼斯三者。足下之爲學。宜其有異於人。此芝所爲足下深幸者也。然覽昔豪傑慷慨之士。鬱抑不得志。往往猖狂縱恣。如劉伯倫。阮嗣宗。之徒。方沈溺於麴蘖。不惜身與世。爲陸沈。則以此而推。苟凡可以酣嬉淋漓。而不厭者。必不惟酒之適。而無不可適其適也。嗟乎澤甫。審如是耶。吾爲澤甫悲矣。古人雖

博奕賤伎。爲之猶賢乎已。足下詎遂終身沉溺。而一無所爲耶。詎以之爲賢於博奕耶。芝與足下交最久。承朋友箴規之言。聊塞數千里馳書求益之盛意。顧念生平迂謬。叢過不知凡幾。雖有一得。如瞽者之能聽。聾者之能視。亦何足多乎。鏡能照人。而不能自照。幸足下有以教之。

呂璜與吳仲倫先生書

仲倫名德旋宜興人。著有初月樓詩文鈔。

往時從惜抱茗柯兩集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翹想先生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舍繩尺以耀其才。嗣見江南人詢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諷誦。不自意夙所嚮往於古人者。並世尙及見之。竊以自幸。而又自悲。璜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獨好之。自稍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去之日遠。及弋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浙中僚友。僅一李海帆。是嘗請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論無多。姚春木亦閒爲誦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闊也。先生今日之惜抱。儻得侍左右。親荷講授。庶幾既衰之年。猶可希張文昌皇甫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歟。雖然。知之而弗爲。與

不知同爲之而弗竟。與不爲同。溘于意之學醫。其師令盡去故方。然後以禁方予之。曰。爾方書非是也。彼薄技且然。況古今不多傳之文乎。璜自顧前時所爲舉子業。若吏牘。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溘于之舊方。顧安得盡忘之。勿使撓吾筆。而敬以奉教於先主。是用愀然。悲其老大。而自分終無與於此事也。前致朗岑大令書。約略言之。而意未昭晰。賢子過杭。既拜大集之貺。春木出示手書。又感先生不鄙璜。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璜於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嶺表。交遊中頗有志乎此。他日還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流傳。安必無知而爲。爲而竟焉者。持此以報先生。至無俚。儻亦先生之所許耶。尙遲瞻對。敢布區區。梅曾亮覆上汪尙書書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蜒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聞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

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大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之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劉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梅曾亮上方尙書書

嘉慶中、教匪李文成作亂、據滑縣、其黨林清伏莽近畿、賄內監、入犯宮廷、是夕雷雨

大作賊黨多震死。外兵亦至。悉就捕獲。清旋於楊村被執。文成兵敗自焚死。書中專論此事。方尙書名維甸。時起爲直隸總督。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懷懷。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網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工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蠶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梅曾亮答朱丹木書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並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不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梅曾亮答吳子序書

子序名嘉賓。南豐人。有求自得齋文集。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

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激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下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惰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講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周天爵答懷遠何冷亭書

接手書。知足下仍處遠館。僻在一隅。館穀不敷所入。良可浩歎。不知天之玉成斯人。全在

此等地步。於一切取與見得分明。甯稿餓黃誠。不爲非義事。外緣旣絕。然後對書。自有津  
津真味。愚三十年甘苦飢寒困頓。從不與富家往來。居常曠觀人。多怕餓死。其實傷食。死  
者甚多。卽同一死。何苦舍我之餓而貪彼之傷乎。此非排遣之法。苟有所養。自見得如此。  
文章不工。非有他故。總由心有紛拏。不下真功夫。若積蘊深厚。到得汨汨其來時候。亦自  
揮灑如意。況更有進於此者乎。要在味人之所不味。惟乖於人。乃與天通。亦非好爲岸兀。  
不過不同衆人之臭味耳。若只取媚一時。與草木之爭研鬪巧。花開花落。杳然無有何異  
也。足下須努力。愚賦命蹇拙。子弟多不才。只須任命而已。吾性情行事。現今無可與言。有  
可言者。吾亟就正焉。其如百折不回者少耳。有使人去。吾爲足下少助薪水。總望篤信好  
學爲第一事。其他萬無旁騖也。

周天爵答湯海秋書

昨寄兩函。旣蒙見答。不以弟言爲鄙。而相勗之意。若望以古大臣之所爲。此大君子自期  
之心。出於口不覺有言而卽肖。弟雖不材。然居心立行。不敢從第二流人物著想。竊歎今  
之士大夫。其慮國是甚淺。其畏禍機甚深。揣其見聽而後敢言。欲人說好而後敢做。此閣  
下所謂頹波。可爲長太息者也。來書云。教匪猖匪。會匪稱兵。蠢動手足。瘡痍雖尙無妨。然

足耗我血氣。以我斯時外輸西餉。而內耗河工。竟無人言及此者。何也。豈竟無長策耶。抑有其策而無任事之人耶。若楚苗弟雖未能深悉。第就苗性言之。當與古不甚相遠。大約。猛性輕剽。狙詐嗜利。易合。其地勢剽巖。又易走避。竊恐以輕兵忿兵乘之。則危矣。若反其所爲。萃我兵力以俟。其隙彼易合必易離也。易勇必易怯也。乘其離擊其怯。一敗之後。必生隙貳。我因而誘之。得彼心腹。悉其虛實。或設伏。或搗穴。彼益紛。我愈利。此誠閣下所云。貴精不貴多也。昔王文成公用數千之師。破滿頭橫水湧岡。皆勢如破竹。此兵不妄動。攻其一而次第圖之。遂奏成效之大驗也。不知當事者以爲然否。弟在淮北日久。情形較熟。竊見民生利病。關乎國家大計。無過乎淮水無去路。而河臣反利此。而務蓄之以與黃河敵。此與揚湯止沸。又何異哉。夫兩淮剽悍好作亂。自古記之矣。乃年年顛沛於波濤之中。不思保艾而務勝之。勝而常安。恐無是理。爲今之計。黃水北徙。一堤之地。而北堤爲其南障。北之老堤。作爲北岸。一轉移間。而河有就下之勢。何則。河身淤高。移之平地而反就下也。然濬淮之下流。莫若就南通州一路。直達於海。則下流維揚。上流鳳穎。治之皆可措手。然由南通州一路之議。有言於河官者。河官曰。如公言。則我輩舉餓死矣。可發一嘆。弟以大君子有憂國之心。不禁感歎。故妄言如此。

曾國藩復賀耦庚中丞書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賀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別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聘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佻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

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艮峰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曾國藩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勗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婪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

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鍤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企企。

曾國藩致劉孟容書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其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

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義。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賢。鬼。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嫺。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親。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



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齟齬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誥之聳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

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母乃漫於一槩。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曾國藩復吳南屏書

公始識南屏於京師。後又招之幕中。蓋相約爲古文者。觀此書。而平生論文之旨。大略可見。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之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讀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搗約論禘祭書。贈搗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復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

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肅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胸逾半年。轄境敉平。兩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勤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曾國藩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恨。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

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書。首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旣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礪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

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曾國藩復胡潤之書

咸豐二年公以丁母憂在籍守制會粵賊陷武昌東南大震奉旨辦團練於長沙所稱石翁湖南巡撫張亮基也

頃奉手示辱承厚賜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擊國藩以七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僑氣隱慝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開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勗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併紓桑梓兵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漫潰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開弱寬縱又令鼠子鋒

起。聞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倘肯授我方畧。時示成法。實有厚幸。

曾國藩與徐玉山太守

吾鄉瘡痍之後。惟芟除土匪。爲第一要務。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粵匪之橫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搶風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鷲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已將此意詳告各州縣牧令。又以書函致各處紳耆矣。更祈老公祖嚴飭所屬。申明鄙意。但求無案不破。無犯不禁。一切大小處分。皆可寬免。貴屬若有著名會匪教匪。驟難施手者。尙祈密函示我。設法勦辦。果其剷除醜類。萬家安眠。則造福於我桑梓之邦。實無涯矣。

馮桂芳上曾協揆乞師公啟

時大軍已克安慶。江蘇紳士錢鼎銘等。以輪船泝江赴安慶。乞援師。實齋此書以行。

曾文正公建之、特薦李文忠公專辦一路、李公率淮軍赴上海、其後江蘇州縣以次克復、卒成中興之功、

天禍吳民。陸沈一旦。焚燒夷戮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金阿朮之禍。爲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阿朮自南而北。五晝夜即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踞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先帝聖明。蹙然於江南天下之重。舉而畀之執事。是天未絕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猷碩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敢輒以浮詞輕瀆清聽。近諭鋒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肅清。前驅已達蕪湖。聞者無不額手稱慶。翹首跂足於旌旗之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衍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壺箠之惻怛。凡茲皮傅膚受之說。執事心知而飫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爲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拒賊。有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佩瑗黃土橋馬安瀾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首熊國荃締盟。而璧壘



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爲邪許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槍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齊。其始弋鳧鷖爲業。繼爲開賭演花鼓戲之淵藪。官不能捕。軍輿轉受雇防堵。吳江陷。其渠沙鍋阿四者死難。次渠費玉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覘賊。各船來往颺忽。屢爲賊患。賊畏而招之。許不蓄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顯持兩端。而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實委心於我。大軍一至。必可爲嚮導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爲用。而羈縻之。彼亦明知賊之不相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日。必且中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內間。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爲質。春間李大學來犯。先期而漏師。交綏而旋遁。當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爲倒戈之助。遲之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復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虛者也。請言其實者。其數亦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鎮軍子材。所統多張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輒大敗。今揚通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北路一面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兵單餉乏之杭湖兩郡。爲賊所注意。

之地。兩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歸然。百撼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西南一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比聞蕭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敵。文報不通。湖州更逼賊氛。四鄉瓦礫。幾無人煙。若無援師。終於潰散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日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爲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東路一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阨。蕞爾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勇雖多。或爲近地游民。憊懦而不能前驅。或爲大營潰勇。獷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吳復生。亦不能爲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儉安。日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卽鄉團盡散。槍船歸賊。內間無聞。不礙其爲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旣下。賊且徜徉南徙。自兩浙而皖南而江西。繞出上游。甚且蔓延江北。以躡大軍之後。而執事自西北控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纒風沐雨。正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尙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借箸籌之。及今三兩月之內。可乘者未盡潰散。僅完者未盡決裂。但請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問道而來。旬日之間。蘇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郭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圖後悔。必矣。

聞大軍以一軍圍蕪湖。以一軍趣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襲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挾疾雷迅霆從天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即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檄鎮江兵南攻丹陽。西次高資。檄揚州兵截江要擊。檄艇師沿江助戰。爲北路之軍。一面檄寶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爲東路之軍。一面檄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爲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游各賊。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瑱追之。景南趨嘉興。勢復熾。幸趙伯超力拒之。乃退奔松江而死。明祖平吳。廖永安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達常遇春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殲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牽制之。如出一轍。傳所謂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掎之。與晉掎之是也。故陳芻說。願執事采擇焉。至師行以糧食爲先。執事拔營有日。卽飛札吳方伯預爲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必不貽誤。昨已臚陳大略。籲之。聖主。其有奏牘所不能盡者。輒縷如右。特遣錢戶部鼎銘齎呈。屬以包胥秦庭之事。願聽執事無衣之賦。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龍啟瑞復唐子實書

團練之難以有爲此文與南屏黃特軒傳可用參證楚軍終成大功以出境剿賊仰食公家也湖南集費較易於廣西而先生名位又次於文正是以事勢懸絕若此

子實四兄足下圍城中屢接惠書極知尊人暨賢昆仲捍衛之勞中有不待書而始悉者則於平日固已信之也使吾鄉團練皆得如君輩者爲之足制逆賊有餘勢固難盡如意耳嗣有四鄉聯團之議曾泐數行奉達倉卒中詞不逮意復承足下惠書反復辨論深維其事之不易而究極乎所以集事及古者用兵之法高識遠見匡我未逮雖至愚不敏敢不敬佩然某竊維今日之團練與用兵者道不同兵者朝廷有糧餉以給之而專爲民衛者也團練皆鄉民自食其力一旦臨敵責之以必死而要之以不逃此非平日以恩信結之臨事以忠義激之雖頗牧爲將猶未可也豈鄉大夫德化所能及耶必如君家父子兄弟督一團之衆以身率先誰敢不從然使四鄉皆如此亦未可矣又各鄉所謂團練者雖名位卑甚實皆吾輩等夷或其齒有與吾父行者如此而罰之其任受耶雖公議無所逃不過使之避位而止而暗中主謀嗾使力足以壞吾之事吾又可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耶環顧目前孰有助吾聲勢者以孤立之身而犯鄉黨不韙之名雖至愚所不肯爲力亦

不能爲也。至團長團丁見賊逃者。遂將論以軍律。此於情理事勢。皆有所不能。又不在紳士之無權也。今之軍營賞罰何如者。果能賞功罰罪。則此賊何足辦。安恃區區之團練爲。否則獨不畏此刁滑詭譎。倖功避事之徒。有以議其後而撓吾法耶。足下每欲吾罰不公。正之團長一二人。請試思之。將何以爲罰。如罰之而不行。誰爲吾助。而使之終致吾罰也。嗟嗟子實。天下事固未易言。士生三代後。即使乘時得志。其能不委曲湮就。而欲徑行其意。以求事之有成者亦寡矣。況吾人欲有所爲於鄉黨之間耶。雖有不得志。不當以枉道論。此非好爲苟且之說。以自便也。至於凡事須求實濟。此更不待言。足下亦知某於平日非好爲虛飾者。乃今不能不以此相責望。顧此閒亦籌之熟矣。苟欲從實。則如尊諭籌經費。製軍器。自軍興以來。朝廷竭天下之餉。以供轉運。贍兵勇之不遑。又安所有餘。以贍吾鄉兵。且鄉兵誠無望。朝廷養畜之理。則仍不能不責於四鄉之捐助。瘠苦慳吝之區。所得幾何。竭其力僅足以製器械耳。有器械而不練。與徒手同。至於練。則費不可勝言矣。足下能以其鄉先之。而期其事之可必集耶。苟不能如此。則所謂明訓練。習坐作。備糗糧。築關隘者。今皆不敢遽言。某於古人兵書。非竟不寓目。卽宋元以下。言鄉兵者。不下數十家。閒亦瀏覽一再。非有所遺忘。而置之不議也。謂議之而不行。則空言不如其已也。足下

乃謂有章程與無章程同。前之章程誠爲未盡。然篇末已言之矣。今所定有加詳者。而於此仍未敢切實道及。事有甚難而行之有序。省中總攬全局。與一鄉一團之事不同。如使稍有隔閡。則令不行。人不信。且又蹈虛而無實之咎也。比歲以來。吾省之爲團練者。數十州縣。得力者未易一二數。其所爲章程。吾皆得而讀之。俱無新奇可喜高遠難行之論。今采錄分爲若干條。足下觀之。其以爲然耶否耶。盡耶猶有未盡耶。有見及者。無嫌增損一二。其不能通行四鄉者。則不妨存爲貴鄉科條。要使人易知易從。而仍不忘乎每事踏實之意而已。然則如今日之所爲。敢信其有效乎。曰烏乎敢。知其無效。何如不爲。知其難爲。何以不去。曰勢有不得已也。朝廷之事。可以去就爭。鄉黨之事。不可以去就爭。某自任事以來。人之所以相屬者。未嘗不汗發色變。與鄉人當道談者。吾皆俛首斂氣出之。無幾微自得之容。誠萬有不得已也。今日之事。將因一鄉而累及一邑。因一邑而累及一省。此非有人維持調護之。則外軍枕戈被甲之士。抑鬱不揚。某在局中。自信所補非無毫髮。而名聞所失。幾若邱山。此巧於自謀者不肯爲。而姑隱忍以就此者。家國之義。不容徑去。盡吾一日之心。以求一日之效而已。見今餘盜潛匿。土寇橫滋。壯勇之散遣無歸者。所在剽掠。即逆賊不來。而可慮者甚衆。及今整飭。足以消患未然。抑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足下

如以爲然。願勉之母。忽。

龍啟瑞答張芾卿書

夏間承賜手書。未及作答。比蒙再書存問。甚愧甚感。藉悉侍奉萬福。秋試又被屈抑。殊爲悶悶。然某爲吾子計。自有其遠者大者。又安見他人之得。而吾子之爲失乎。比來閒居。何以自適。斷能游心於道藝之林。是所企望。竊嘗論吾輩所以俛焉日有孜孜者。非惟誼當如是。亦借是以卻聲色貨利之緣。使此心不至於外馳。則所益固已大矣。足下以爲何如。某今歲未得外出。亦無所憾。但目前不能遂迎養之志。而長安薪米之費。復不能不累及老人。惟此爲歉然耳。於讀書之計。則甚得也。近閱經籍。稍有領悟。惜不得良友一印證之。大作詩律。乃更老於前。亟欲作和。以信急不得就。下次遞中再呈。前歲奉使粵東。頗有所作。爲門下士索付劄。今輒奉呈一部。如能指其疵病。甚感幸也。

龍啟瑞致馮展雲侍讀書

前奉手書。諸務彙集。尙稽裁答。然每念肫然見愛之誠。有殷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禁回於中而不能自己也。計維職業清閒。詠歌不廢。慰甚。竊嘗謂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閒。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終日倏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

能博考古今得失善敗之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惰遊者何異。然此何足爲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籍爲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爲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以教人。尙支絀不足於用。則異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祕其愚。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

龍啟瑞上梅伯言先生書

先生臨桂人。居鄉時。親見當時釀亂始末。故言之特爲詳悉。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閒。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卽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末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家黃墅。爲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牽於集鄉兵。



議團費終日卒卒。唇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填胸肺悶。因自戒執筆。恐發擻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置諸懷也。伏維遜迹休閒。興居安善。金陵異族偏處。聞數十里外村落。尙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爲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尙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

不肯  
不爲  
百人  
揭於  
之畏  
時給  
滔天  
不下  
上則  
以激  
所宜  
揚督  
者今  
之否

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爲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廟堂。初意極爲慎重。浸淫爲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良。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爲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儻容隱居奉母。輸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恃蒼生之福命爲之。滌笙到此。則更爲其難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哀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資

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常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龍啟瑞致曾滌笙侍郎書

道光末。粵匪亂作。先生方家居。奉

命治團練禦賊。而大吏意見不合。事多齟齬。故

書中言多憤激。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遠蒙關注。某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若世之所謂謹默畏慎者。難免不以為非。要亦不足聽鑿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為忠厚。以寬大為美名。如有持正不為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債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夫清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為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即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為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為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早為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為之求牧與芻。且驅而

致之虎狼。而莫之省憂。徒束手號於衆曰。吾無才。則當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欺之。顛倒是非有無。直以爲旁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廁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主人而與公事。烏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慙。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爲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遙鄰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摹得。朱服修髯。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嘗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主。明賞峻罰。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稍

想若是。既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俗所識。而琦竊妄爲。窺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爲閔忠賦。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細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細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謀謨於幃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指民日困。財日匱。遠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者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罹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訖不得施也。況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憂並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予我以名。而不我謗也。至於不予我名而又我謗。此至不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謗者一二。吾猶爲

之。謗者千萬。雖賁育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陵愚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謗而勇爲之者也。嗚呼。是真所謂愚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訾爾乎。江陵之過。在於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薦達賢相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責之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畫像謹裝成軸。並如來教。書閱忠賦於後。琦非知江陵者。聊感足下之意而附論之。

劉蓉與曾滌生侍郎書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畧。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箠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讜論。攻執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鑿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蟲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

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著。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尙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軌而躬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歎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



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數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哉。貪夫之徇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殞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材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刳。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閑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儕。而吝賞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亦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彭玉塵與郭意城書

郭意城名崑。蕪仙之兄。久佐湖南幕府。中興諸老多與深交。沒後。其家真往來書札爲一集。名曰八賢手札。彭公其一也。書中云云。時適喪子云。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遠睽塵論。倏又年餘。自去夏一函通候之後。奔波逐浪。不欲以塵雜撓高人清聽。候東故疎。知我者當不以此罪我也。而江天雲樹。梁月簾風。無在不神馳左。

右。遐想朱霞天半。逸致高超。撫序釐延。無容鄙人贊頌起居矣。弟於去秋九月歸里。只以清靜福薄。養疴未能。俗務紛投。愈多煩惱。入冬發血一次。豚兒扶疾出京。誤於醫藥。到家已成瘵。歲又云暮。百感交集。入春以來。賤恙心忡氣逆。舊創咯血。次第舉發。而兒病危矣。醫筌藥灶。是我生涯。悶獄愁城。從此鑽入。祇以命蹇德薄。遂使遭家不造。豚兒不孝。於二月廿七長辭膝下而去。弱媳幾以身殉。小孫尙在孩提。內無成童。外無次丁。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明知數定。何必喪明。伯道之悲。亦屬無濟。惟舍弟亦無嗣。年亦六十。拙性素不耐瑣碎。白米紅鹽。於寒士時卽未經理。今不獨男婚女嫁。累及老朽。而日用細故。亦須安頓。清釐。回首六十餘年。困苦艱難。一旦付之流水。人非太上。安得無情。茫茫心緒。如野蠶布絲。不能不惡劣也。其奈之何。以一乞退告病殘軀。奉命巡江。實以受恩深重。不敢辜負。勉盡臣職。圖報萬一。際此南蝗北旱。伏莽思逞。粵之全州。湘之平江。業經蠢動。時世維艱。長江防務。尤爲緊要。詎敢以私廢公。自深罪咎。只好將私家事。置之草草。料理亡兒喪葬。舉於前月二十八。束裝出巡東下。老病頹唐。精神疲憊。不堪言狀。湘中冬春連雨數月。陰暈不開。秧種盡爛。惟期五六月不逢魃災。歲熟爲幸。否則人心不古。其如多事何。想翁侍郎。想已視學出棚。藪老觀察。意趣想如舊。累欲修候兩公起居。無如鄙衷多茅塞。興味蕭

索。與其通問。搦管發牢騷。勞故人裁答慰勞。究不若望風懷想。寤寐思之。亦不失古人神交遺意爲佳耳。黼翁到浙。與會亦復不淺。我兄多一山水游友。翦燭西窗。錦囊佳句。想兩家皆壓折驢背。載滿烏篷矣。諸公皆天上人。謫作陸地仙。使我沈淪幻海者。梗斷蓬飄於驚濤駭浪中。搔首不能登公彼岸。憂心惕傷。我懷如何。茲以阻風荆江。公暇手此瑣瀆。耑請道安。秋末冬初。常抵虎林晤教。暢剖離悰。

江忠源與徐仲紳制軍書

時賊圍長沙。賽尙阿已得罪去。徐廣縉繼其任。遷延不至。公既解長沙之圍。因上此書。廣縉置不省。

忠源以愚昧効力戎行。周旋矢石鋒鏑之餘。兵勇強怯之情形。事功遲速之機會。身所親歷。俱悉於心。竊謂醫者之療疾。知其癥結。而後可施鍼砭之方。匠者之攻堅。辨其膚條。而後可施斧鋸之用。苟有見於細微。宜盡言於鈞座。逆匪滋事以來。竄擾三省。遷延兩年。攻陷城池。凡十餘處。折傷兵勇無算。請餉至數千百萬。非賊衆而我寡。賊強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其大弊有三。曰軍法不嚴。曰軍令不一。曰軍心不齊。請一一陳之。何謂軍法不嚴。法者。將之所以御衆。使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能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知畏法。

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就湖南事言之。全州以失援陷。而按兵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效尤者踵起。事機之失。所爭豪釐。如蓑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紮兵龍回潭。土牆頭。堵賊西潰之路。此皆利害昭然。屢請不報。道州雙牌。連濤灣六十里之奇險。賊自入死路。而縱之使生。長沙駐兵四五萬。圍守有餘。而開之使逸。士卒以逃死爲長計。而臨敵無鬪心。州縣以避賊爲固然。而守城無堅志。所以然者。將兵禦寇。皆提鎮大員。權尊則意爲趨避。位重則法難擅行。兵志曰。法行自貴。大帥持法以馭偏裨。而後能使偏裨奉法以治士卒。軍營體制。士卒畏千把甚於提鎮。爲相管轄者密也。及其臨戰。則必提鎮先退。而後參游從之。參游退而後都守從之。都守退而後千把從之。千把退而後士卒從之。竊以爲軍法之難立。由提鎮太多之故。宜請宮保奏明。撤退提鎮。飭歸各營。酌留一二老於戎事。畧習戰守機宜者。以資彈壓。副參以下。任事敢戰之才。尙頗有之。酌其才能。專其委任。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延。而軍威肅。超擢方始。則臨事易爲感激。而軍氣張。然後申約束。以勵其心。明賞罰。以作其氣。壁壘一新。軍情自壯。較之提鎮擁虛名。以相牽制者。爲易收使任之功。又軍興日久。籌餉滋艱。提鎮薪水夫費之需。皆視參游數倍。較其利病。實宜

撤裁。此舉既行。而後可立行其擇將之術。大申其立法之權。法立則威行。威行則軍利。古今不能易矣。何謂軍令不一。軍情移步換形。瞬息百變。勝負之機。間不容髮。古之名將。莫不親歷行間。躬冒矢石。故能隨機應變。所向有功。今大帥不在軍中。距賊遠者數百里。近亦八九十里。論地利。則圖繪甫明。而險夷已易。論賊情。則偵探甫確。而虛實已殊。士卒之強弱。既非探訪所能知。將弁之賢否。又因毀譽而多誤。於是知其不可遙制也。於提鎮之中。另派總統。而其所總統者。亦係提鎮。素習等夷。相狎易玩。強相箝制。用法易離。又況大帥出一令。每因不便於軍中。而總統易之。總統出一令。又因不合於大帥。而大帥易之。加以驛遞之遲滯。刻期爲難。函札之往來。會意多誤。又其甚者。總統之名加之鎮將。則提軍易致猜嫌。總統之名加之兩人。則號令尤多錯誤。名號既設。事勢滋歧。不獨此也。軍中積習。打仗則以敗爲勝。獲勝則以小爲大。殺賊則以少爲多。大帥但據總統文報入奏。功過不明。賞罰因之失當。士卒因之解體。夫偏裨之帥。尙不易得。忠誠果毅。克勝統制者。何人戎行之士。競思圖功。言語趨踰。能濟實用者。何事。苟非親歷行間。雖至明不能無所壅蔽。宜請執事駐紮軍中。事權歸一。號令自明。軍營之耳目一新。將卒之精神一振。然後因地以制宜。量敵以決勝。得一大創之。賊必鳥獸散矣。何謂軍心不齊。軍中兵勇。皆朝廷赤子。

卽皆大帥爪牙。故大帥必待之。以至公處之。以至平。無親疏遠近之分。然後能收使指。使臂之助。過無鉅細。密卒親兵。同嚴其罰。功無大小。微員疏弁。同厚其賞。若於所親軍。稍有偏重之心。必至在營將士。皆有離心之患。烏都統初到。卽帶黔兵。其後總統南路。微重黔兵。而雲南湖北之兵。退有後言。向提軍初到。卽帶楚軍。其後總統北路。微重楚軍。而四川貴州之兵。人多觖望。匪直此也。徐大福一守備。賽節相偏重之。而一軍譁然。謝繼超一投效委員。向提軍偏重之。而衆志攜貳。無他。士卒雖愚。偏能伺上人之意嚮。千把雖小。皆能持主將之短長。軍中伍各有營。長各有將。一軍勝則爭起而攘功。一軍敗卽按兵而自衛。甚至左進而右先退。以隱爲參商。前行而後反卻。以互相牴牾。若再加以崎輕崎重之心。則戈矛起於左右。議論歧於目前。誠恐日後曲爲調停。反多難處之勢。執事初到湖南。札飭在事文武。破除積習。互爲救援。亦欲衆志成城。大變從前之故習也。而近日人言藉藉。謂執事偏重廣東兵勇。以爲必無是事。執事負天下之重望。明通公溥。謁見後。決其能協和諸將。以成大功。而人言若此。或者言語之間。於廣東兵勇。微有獎勵。希意旨者。遂從而附益之乎。伏願執事懷大公之心。使新兵舊兵。聯爲一體。士心旣齊。士氣必奮。庶得軍卒之用。而收底定之功矣。至於散脅從。以孤賊勢。行反間。以攜賊黨。連營接寨。制賊於負固。

之時。堅壁清野。困賊於奔流之際。前人成法。具在皆可仿而行之。而酌遣潮勇捷勇。以防異日腹心之患。尤今日之急務也。忠源一介庸愚。執事不以爲不肖。留帶壯勇。目擊時事之艱難。心念報稱之無術。揣情觀變。非無機勢之可乘。撫髀捫心。尙覺事端之足據。將平大難。先立壯猷。機宜已失於從前。變通必在賢者。智慮敢希乎一得。圖報或助涓埃。區區之忱。伏惟采擇。

胡林翼致委員韓南溪

烏都護名蘭太。戰沒於永安之將軍橋。

月前賊在懷遠長安墟。離境二三日程。遲回審重。本擬一戰取威。適嘉應客民。先期取勝。戰功何必自我立哉。來書言波山匪船哨至柳州。弟查此地距黔七百餘里。必欲前往。實所不可。越境勦辦。勞師遠襲。非計也。烏都護之援桂林。係大帥職守。與鄰省防堵不同。聞其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士。可謂一時人傑。橋上之敗。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橋上之役。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護忠烈貫日。復何所恨。然從此無辦賊之人矣。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材。當爲國家愛護之。閣下不爲身計。弟則當爲國計。此固區區血誠。非同尋常寅誼也。然使

賊果逼近。則弟自當身在行間。決不肯辱身失節。偷生目前。轉爲刀筆吏所侮。節節爲防。步步爲守。扼要爭奇。當能一戰。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余塚也。不必再思。至閣下本無守土之責。只可協力助謀。與弟之守土者不同。萬一賊逼近地。臨時機括。總以多付銀錢。交給各村寨士民之手。於險要之地。昏夜之便。人自爲戰。以期一勝。卽使受民士之欺罔。而竟無成功。猶之虛調兵丁。同糜費耳。閣下慎旃。成敗非吾逆觀。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

胡林翼致嚴渭春觀察書

胡公丁內艱回籍。李忠武續賓戰沒於三河。胡公被命復出視師。書中所稱迪菴。

忠武字也。

林翼負土成阡。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滿百日。卽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三虞并作一祭。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風雨已六日。急不可耐。頃得下游十九日來報。聞尙無恙。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并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爲矣。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菴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旣



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爲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胸中無數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爲歎。條書於後。乞卽集思益我。一此次兵敗。過不在寡。前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聞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迪莽之爲人。木強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勛。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莽至性。戚戚於心。其智略較勝其兄。其寬大尙遜其兄。蓋狷狹之士也。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莽異日負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參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卽如丁篁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卽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等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此爲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餉日少。非餉之少也。不敵其兵之多也。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

去奢留儉。設一日有水旱之虞。民穀不登。禍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饑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而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乃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尙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矣。鄂省祇有捐穀數萬石。遇急可稍應。饑兵不能養民。荆襄爲天下之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遠慮近憂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明於今古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萬兩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鄧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畧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范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升獎一二賢才。以爲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

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尙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者。亦不數數。親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疎。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愧。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又安在。此又大可慮者三也。閣下智畧勝於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胡林翼致兩司函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按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謹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

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又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胡林翼致嚴渭春方伯

時公再出視師。力主圍攻安慶之議。書中皖南北與鄂切膚。蓋其平日所見。如是如是。是。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勦第一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戰。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力墮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卽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尙然。況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

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臥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臥榻之旁。叫號謹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總之戰事守事。當必講求。圍攻則綴兵力而傷兵氣。須稍稍斂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觀矣。設去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宜一帶。今日豈能安處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滌帥援浙。或疑擠滌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已有萬人。而又無由望吳越之門戶。並無由補京師之倉廩。亦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無自便之策。我斂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哉。

胡林翼復應山縣吳木齋書

所稟均有心思。若再閱歷有年。便是大有條理之才。以其質地本樸實也。應山之士民。習見官之無恥。遂自忘其恥。習見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百年痼疾。豈一日所能挽回。來書以寡廉鮮恥。習與性成。渾括一縣之士民。斯言也。抑何不仁之甚。夫士民之風俗。在父母

斯民之轉移。果能隨事隨時。諄諄教誘。則天良具在。自知感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互鄉難言。孔子進之。此古今不易之理。特必寬以歲月。行之以漸。持之以恆。乃有效耳。獨是積弊州縣貪吏在官。則劣紳與官一氣。集事轉易。乍以廉吏爲之。水火相搏。轉不能集事。然此亦古今恆情。天下通病。昔子產治子皙。子南之獄。始右子皙而逐子南。以子皙之宗強。而子產之爲政日淺。令有不行也。繼而並誅子皙。一事而前後異詞。子產蓋識時務之俊傑矣。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德慧術知者。殆卽指此。作官久。臨事多。則昔年所讀之書。均思之有味。吾子其體驗物理人情。以施於政事。始患其扞格。終必渙然冰釋。油然理順矣。又此時宜急訪正派士民。加以恩禮。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試深思之。

胡林翼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向忠武公榮、追賊至金陵、駐兵孝陵衛、號江南大營、及屢戰不利、退保丹陽、旋以病沒於軍、薦張國樑自代、咸豐十年、賊匪攻陷大營、國樑殉難、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以七萬人

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賊乃得乘間抵登。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援兵雕剿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樅陽。或樅陽不可即得。則於樅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二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駭兵。誤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密商定計。見復爲要。

胡林翼致程晴峯制軍啟

胡公方守黎平。其地與湖南接壤。程名裔采。時爲湖廣總督。

設使粵省果能蕩平。戡定。亦未能比擬萬一。粵事救於已敗。楚禍遏於將萌。其功德可蔭百世。楚中億萬人士。世世誦祝無窮。願老夫子大人世世子孫受福無量。衡清兩縣紳士。

不肯出力。必有瞻顧之隱情。傳聞衡清敗類。其有身家在學校者。恐亦難免。此紳士所以瞻徇退縮而不前也。愚以爲必得廉正賢明之吏。久處此地。又得有才思血性之士而用之。當可安戢此邦。從前連州西域臺灣倡亂。均由官吏貪鄙。差役詐擾。故莠民得以乘機鼓動。脅誘鄉愚。卽近年新甯之匪。金田之匪。亦因官吏激釀而成。故地方得一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兵矣。前讀邱抄。恭悉老夫子大人激揚清濁。整飭紀綱。舉措至明。四方風動。是誠至要之策。欽感莫名。粵事得嚴仙舫姚石甫兩先生來信。均無十分把握。書中極言兵怯勇鷲。恐非歲月可了。勞辛階方伯來書。亦言南太之匪。隱憂未艾。成算尙難。此均十月初旬之書。又不知近狀何似。黎平盜匪之多。民生之惰。亟力整頓。心力交瘁。靖州署牧鄒公奮發有爲。盡心民事。鄰境叨益良多。黔中近日。惟天柱清江丹江都江。盜匪時常出沒。黎平之境。四面空虛。誠恐有隙可乘。倍切兢惕耳。左孝廉品高學博。性至廉潔。卽陶少雲之業師。又其妻父也。在文毅第中。讀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情。通曉治略。當爲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剛急。不願出山。實爲可惜。

胡林翼請通飭修築碉堡啟

粵西兵勇六七萬人。皆選募於各省。其隨行餘丁夫役各色人工。計又不下二三萬人。費



帑已逾千二百萬兩。兵力餉項。不爲不厚。然而圍守永安之日。終日挑戰。閱六七月之久。而賊終不出。所報斬獲。豈盡實耶。永安竄逸之後。無戰不敗。將星動搖。侵軼省城。勢更猖獗。兵將之勇敢者。多已傷亡。餘人膽落。怯不任戰。告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寇。饜餌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乏人。宏濟之略。相顧不發一策。專待廟算而後行。又不實力遵奉。以慰宵旰。是粵事直不可問。城守半月。條理當密。明季瞿公起田。極言桂林形勢可守。或竟無虞。而大勢終不能濟。然則粵事之失。其非不足於兵練明矣。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賊入彀。我太宗文皇帝。天縱神武。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其於阿山葉赫薩木哈圖攻城奮力。不令再攻。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求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久治之世。兵民晏安成習。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一盜夜呼。千人皆廢。彼小事且然。況大寇耶。粵軍兵將。臥耽鳩毒。卽無疾病。亦半痿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爲。其失二也。戚南塘選兵。不用城市而用鄉農。用意最精。愚見以爲召遠方之情民以充練。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守。今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遠募。游手惰民。盡入籍中。坐廢歲月。漫無統領。一旦餉絀。職爲亂階。近聞索賞而後言戰。交

綏卽退。並有輸情通賊者。其失三也。田疇許達。尙保鄉里。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惟官不先用。則傑者思亂。懦者風靡耳。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之久。陽朔荔浦。如能浚溝築堡。何能直犯桂林。古東之敗。如得土人指引協助。何致全軍敗衄。惟官不用民。而民乃爲賊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其失四也。黔中與桂林最近者。惟黎平爲甚。近日各屬。傳聞不一。稟牘頻來。卑府日夜籌思。設卽調兵三千。勢已極弱。然儉省核實。每月亦須銀萬二千兩。每年須銀十五萬兩。以黔較粵。兵力尙不及十分之一。粵不能戰。何望於黔。招練過多。恐亦非策。粵防奏凱。不知何時。經費之計。就目下而論。粵爲充盈。黔爲支絀。彼費至一千二三百萬兩。而終成虛擲。黔中豈能辦此。是爲黔計者。又不必從調兵設想可知矣。愚以爲天下之勢。必匿其所短。然後能用其所長。兵民之性。戰久矣。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公輸之善攻。不敵墨翟之善守。譬之於棋。資者誤於進取。勝者以慎守爲算。其切喻矣。熊公襄愍。經略遼瀋。惟扼形勢。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身之去就。係遼存亡。然考其方略。不過築堡插柳。以防衝突。盧公忠烈。督兵大名。鄖陽。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至飢疲。川楚教匪。嘉慶二年。德侯奏請堅壁清野。合州翼

牧。所陳調兵之害。添兵之害。鄉勇之害。及四難十利各策。其時以糜費擾民之說。阻隔不行。而糜餉擾民尤甚。至額侯經略川楚。於六年內復奏奉行。立見功效。乾隆之季。楚苗不靖。福和兩帥。以重兵剿辦不勝。而傅公重庵。創行碉堡以制之。鎮守總兵富公志那。憤司事者之歲費金錢。妄爲招撫。遂以象苗之資。歲十餘萬。畀之傅公。以成設碉之功。楚人至今賴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又王莽傳。載田況所陳平盜之策。言盜賊情狀。將帥不能破賊。擾害州郡。妄殺良民各情。無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攻不能下。所過無食。剿之易滅。招之易降。又深似嘉慶六年以後。堅壁清野情形。蓋其所謂徙老弱於大城者。卽後世之堡也。李牧備邊。收民入堡。終不亡失。是卽築堡浚濠之始事。合觀古今之勢。大抵開創之始。此策可不必行。蓋亂極思治之日。人心物力爲之一變。其堅定純樸。能耐勞苦。壯膽智少。嗜慾則不僅在朝之將帥官吏。爲然。卽在野亦然。李牧爲周季之人。熊飛百盧。建斗爲明季之人。惟德侯額侯傅公之策。襲牧之議。處乾隆極盛之後。目觀人心日安。於便利未嘗艱難。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據魏令。王署令。韓委員超。劉委員毅。馳稟南路最要之八樂靠頭四堡。大勢已成。民苗亦知自衛身家。同聲踴躍。成當不日。而查閱卑府地圖。凡與粵連界之處。約二百餘里。

以河流三大支爲界。由遠及近。由外及內。均當一律次第辦理。日役土木竹石鐵工千數百人。其章程款目。則取法於前。而稍加變通。其堡中防守之具。大概與城守相類。其堡外靜僻之處。或剗削以杜人跡。或旌旆以示聲威。或巡徼以絕窺探。守禦果定。則扼要爭奇。當可於守中言戰也。

胡林翼致左季高書

張亮基撫楚南以幣招左公。左公未之應。故胡公作書速之。

胡林翼頓首百拜上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前奉二函。一交張中丞專送。一交唐蔭雲轉交。七月八月。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其一計已登青覽。昨得張中丞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張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默計楚禍方烈。天下之禍方始。非才不濟。而勛必成於張中丞。以其開布公誠。一片至性。近年以來。官長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真性情也。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同日奉旨赴楚。方冀趨附驥尾。殫血誠以酬知己。業已簡料戎衣。計日待發。且已物色壯士百人。挾之以趨。而黔中八月十四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

省大局等語。奏詞過分。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虛負中丞知己之誼。東望枌榆。我心如結。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辦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且軍中尙有一奇人江岷樵者。中丞已招而致之。必與先生志同道合矣。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讀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先生究心地輿兵法。林翼曾薦於林文忠。文忠一見傾倒。詫爲絕世奇才。去年冬間。以大名呈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之意。非欲溷公於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較唐荊州之出山。所補尤大。所失尤小。設程制軍聽余言而堅求先生。楚禍何至如是之亟。區區愛國愛鄉里愚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須知自古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先生高則高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如以近日急功近名爲不屑。則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仲連遺風尙可遵守。況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少受修脯。或竟不受。均足以全其清節。卽或結義勇以殺賊。而不與官吏合隊。又不經手銀錢。又何嫌焉。設楚地淪於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先生其毋遺葑菲之言。

以自遺後悔。

胡林翼致左季高書

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年前專二力奉上一函。又郵寄一函。計先後可到。崔正甫除夕過滌。詢問賊情。言楚北大勝。武昌危而復安。然乎否乎。張石卿先生公誠英勇。極力振飭。楚中數十年積弊。當可復見天日。但辦事總以積漸而成。若得二三年內。不即升調。則勛業必集。聞中丞勤勞特甚。亦須節省精力。又聞先生終日勞神案牘。竟無片刻之暇。竊謂宜再延一精曉例案之刑名幕友。專管咨題文案。而先生專管例外之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慧更大。謀畫更鎮定而有餘。刑名法律。秦漢已然。即蕭曹名將相。亦以文無害見長。絳侯將百萬兵。而不能爲獄吏牘背。自古如此。何況今日。大抵天下亂。則法密。密則必亂。天下治。則法疏。疏則必治。此不刊之至論。而無如胥吏之天下。勢不可驟挽回也。惟在司事者。神明於規矩之中耳。目今辦事。必須知今知古。知今者。可與言蕭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先生可謀可斷。而法律太繁。則恐精力或有不及。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然疆吏殫竭血誠。以辦地方之事。而部吏得以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氣短乎。

林翼所處。只有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張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遠者大者矣。敬質高明。以爲何如。楚北情形。究屬如何。并乞明示。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拔獲已逾百人。而逋者尙多。擬再親往督緝。總局審局仍設於撫中。黎平二年。措措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醜謹。不刀不詐不淫侈。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事。頗改舊習。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頗盡力。安順次之。鎮遠只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術知。視其操心如何耳。黎平本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故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無人看守。林翼捐貲修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弱。不能歌詠其美耳。前此寄函。以用人練兵四字。奉質高明。用人在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不必多爲參劾。而風氣自可轉移。練兵則必須挑選。定額本多。只須簡取十分之二。練成勁旅。則有事時可以制勝。無事時可以震懾奸萌。林翼之學力至薄。才力至小。固知無補於盛業。然不能已於言者。其心誠耳。老母年高。時患痰嗽。得到瀟侍奉數月。甚覺安貼。唐宅周宅姻事。今年必欲辦了。一妹戊戌生。年十六。一妹遺腹生。辛丑六月。年十三。尙未字人。曾託便中物色佳子弟。乞留意爲幸。

羅澤南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初水師既立。曾公率以東下。大捷於田家鎮。至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陽湖。賊斷其後路。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遂分爲二。其後胡文忠公既定湖北。破湖口。兩軍始合。蓋中間隔絕者凡四年。

別後思念殊深。接來諭。滌帥到豫章。官紳備極慇懃。應付軍餽。深以爲慰。水師陷入內湖。我師之不幸也。一線生機。卽自此動。向使彭蠡賊船不爲盡焚。逆帆得以往來其間。北路之賊。又復紛竄武漢。潯陽一軍。進退維谷。禍兮福所伏。焉知非天欲磨勵此軍。抑其躁進之心。養其久疲之力。爲將來大舉地步邪。承屬勁率弁勇。振厲士氣。以關好議論者之口。竊意我軍自岳州而下。轉戰千里。所向克捷。一渡潯江。諸軍皆鈍。意者人事有未盡。天命有不祐與。君子行事。求盡其在己者而已。賊勢猖獗。中原鼎沸。生民困苦。莫可名狀。身在此事中者。正宜深自引咎。枕戈嘗膽。日以抒生靈之禍。爲念。謀之其臧。事雖不濟。此心自可。以無疚。謀之不臧。卽僥倖成功。浪得流俗之美譽。終不能無愧於其心。一時之譏刺。何定千秋之公論。自存悠悠之口。又何必遽箝之而遽關之也哉。至於剿賊之策。澤南前致書滌帥。議陸師則江南一軍。江北一軍。水師則湖口一營。江西一營。相與分擊夾攻。滌帥以



爲然。第爲此舉。非三四月所能猝辦。當今之時。不患無勇。患無餉。不患無餉。患無辦事之人。有其人。天下之財源雖涸。未始不可以徐圖。而勇則易集者也。鄙意滌帥宜先於陸路中。擇老成持重而兼英毅之資。可以獨當一面者二人。付以事權。一令其帶久戰之師。二三千人歸湖南。更招四五百人益之。自岳州渡江而下漢陽。以搗漢口。湖南所練之水師。與爲聯絡。歸其節制。漢口破。卽由蕪黃下安慶。以攻北岸。湖南四川陝西餉項。任其支撥。以專責任。不濟。則治其罪。一令其帶現在潯陽四五百人。更招二三千人益之。暫駐潯陽。日事操演。牽制賊之大股。不得盡竄楚境。且以固江西之門戶。待彭蠡水師一出湖口。相與并力以攻潯城。潯城下。卽渡湖口。出彭澤。擊蕪湖。以定南岸。南北兩軍。各自爲戰。待其可合而後合之。如是在南者不憂北岸之無人。在北者不憂南岸之空虛。彼此相資。前後相應。區區小醜。不難殄滅。計不出此。徒於一路求勝。終不能濟。往事可以鑒矣。辦天下之大事者。不可畏難。畏難則苟且而不進。不可欲速。欲速則急遽而無序。統籌全局。奮迅以圖之。從容以應之。事雖難。未有不可以辦就者。賊在城上。語官軍曰。汝祇有此一路耳。若有兩路。吾亦不打江山矣。此言實爲中肯。爲今之計。固無有出此之右者也。芻蕘之言。未知有可採否。久居潯陽。鬱鬱不自得。練勇之暇。卽覽周易。於進退消長之理。頗有所得。古

人於憂患時作之。吾人於憂患時讀之。愈親切而有味也。因本義以卦變之說。釋彖傳上下往來字義。似非作易本指。妄以管見附於其末。未知足備一說否。寄呈一編。祈吾弟與滌帥鑒定之。不宣。

沈葆楨與郭意城書

意城仁兄年大人左右。獅鎮快膺光霽。藉慰積私。別後彌增悵悵。正擬裁候。迺荷先施。敬諭帷幄運籌。辱臨梓里。馳懷福曜。額慶奚如。閩省上游。水寒土薄。此時木樨盛開。土人謂爲桂花水。性冷尤甚。飲茶須加薑少許。以杜瘧疾。秋風鞍馬。惟加意調護爲幸。洋口爲延邵巨鎮。山峻灘惡。進兵非有得力鄉導。不可。想帥節到時。石逆必益遁而西。然此間風聞。該逆復進。據邵武。未知確否。城雖低薄。地勢甚好。若死據之。殊不易攻。幸城中無糧耳。弟回郡後。病甚。近雖稍愈。而精神益復不支。擬俟景鎮肅清。當晉省調理也。劉詠如信已轉交矣。恭請勛安不僂。

左宗棠答朱茗生少司馬書

人才盛衰。由於運會。而拔取振作。則全在知人者用人者之權衡不爽。陰陽進退之機。所關不淺。而所以成其材。各適其用。盡其長。勿見其短者。亦在其中。是拔取振作。固寓造就

人材之妙用也。守成之朝。自不能盡廢文法。別開舉門徑。然沿襲既久。立一法。卽生一弊。見一弊。復立一救。弊之法。以防之。展轉加增。日趨繁縟。於是君相之權。漸移入胥吏之手。而不覺積久成爲運會。莫可挽回。尊論近日人材日少。較同治初年。遠不相若。不佞奉職。方誠不知其何如。然就今日而回溯同治初年。則固有可得而言者。同治初。所用之才。除曾文正胡文忠。曾經仕於京朝外。餘皆起於草莽。出身行間。洊擢顯秩。寄以重柄。若以今時更兵兩部之則例束之。則沈於下僚。老死不復挂名朝籍也。卽以弟與所部人才言之。除王貞介周開錫早逝外。惟楊石泉撫浙時。曾經入覲。劉果敏則由教官署巡撫。補京卿。未嘗入覲也。至武職由勇丁立功。保至提鎮。生爲名將。歿爲忠魂者。尤不可勝紀。謂才武不世出之人。未可援以爲例。固也。然安知進京引見者之可用。未引見者之不可用乎。近數年來。海宇漸平。風氣愈壞。保舉補缺之准駁。專以部費有無多寡爲斷。其無貲者。往往藉故推延。甚或求免保舉。求緩補缺。爲省奏部費起見。良可憫也。如是而歎人才日乏。不亦宜乎。

左宗棠與吳子備太史書

林文忠名則徐、陶文毅名澍、道光中督撫之最有聲績者、左公嘗受知於此二人、故

言之倍親切有味。

前得手書。細字長篇。知目力猶能及百里。至以爲慰。蜀中之行。往返均與陶文毅舊游相合。月日亦符。甚爲快事。所論陶文毅與林文忠品概。均尙平允。兩公當日亦各相傾倒。一雄偉。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設使兩公遲死十年。則髮逆洋寇。有人了結。不至流毒天下。如此之久也。弟嘗以爲言。而人莫信之。一二豎子。至昌言撻擊。吁。其甚矣。世生一變。天輒以一人擬之。朝廷得其人。專委任而不令旁有牽掣。則亦無不了之事。惟人才接續之故。亦有天焉。陶桓公之後。僅一王愆期。武鄉侯之後。僅一姜伯約。此固非其意中之選。而究止如此。是人才之盛衰。在當時之用舍。亦關世運之隆替也。故曰天也。京師人才淵藪。閣下有所聞見。盍舉以相示。久處邊塞。願有所知。幸勿忘之。

左宗棠上賀蔗農先生書

胡湘林至。見吾師手書碑字。真氣內含。和悅而靜。實兼東坡香光勝處。玩味不忍釋。見已鉤撫入石。泐工已竣。稍遲即可拓出寄呈也。洋事於屢次挫衄之餘。忽又失利。愁憤何可言。時事如此。而經武知名。足繫一時之望者。尙未覩其人。天下人材。自足供一時之用。安必其絀於今耶。軍興以來。大小十數戰。彼族尙知出奇制勝。多方誤我。而我師不能致寇。

每爲寇所致。南塘東伍之法。既未見諸戎間。江陵馭將之方。亦未聞之當軸。此上不能謀。士不能死。公叔禹人所爲感歎難已者也。近詔按失守諸將罪狀。軍法從事。諸公若能肅將天威。一新紀律。置將卒於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不死之機。此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祇在腔子裏一轉者也。桑榆之效。其可圖乎。抑事勢之可慮者。虜以數十艘之衆。牽制吾七省之兵。主客之勢既反。勞逸之勢頓異。揆度夷情。必將師伍胥肄楚之謀。用匈奴困漢之計。魚蝦擾擾。長此安窮。益饜調兵。勞費何極。是不待攻城掠地。而我先有坐困之勢矣。近來每遇警報。輒調鄰遠官兵。赴洋防守。所用非其所習。未戰先靡。兵以易地。而弗良餉以繁鉅。而難措。豈計之得哉。且內地營制。碁布星羅。皆所以壯聲威而潛銷反側。徵調既久。營伍空虛。乾隆嘉慶年間。卽以數省大兵。聚剿紅苗。旋有三省教匪之變。由今而論。隱憂雖尙未形。而前事實爲可鑒。若不及時熟籌通變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終無補。而患不勝防也。竊念彼族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富強之術。遠甲諸番。兵威屢挫之餘。尤足以敗戎心。而張敵膽。誠欲勾當此事。匪但不能急且夕之功。而亦並不能求歲月之效。故今日情形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當一省防剿之用。而後可以省兵節餉。爲固守持久之謀。其策如練漁屯。設礮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議造

船之廠。講求大筏輓帳之利。更造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功。數者實力行之。畫疆爲守。明定約束。天子時以不測之恩威行之。庶幾在我無勞費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以之制敵。卽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卽以之爲戰。天下事其終可爲乎。山齋無事。每披往昔海防紀載。揆度今日情形。敢謂帷幄之籌。似無易此。而埋頭牖下。如蟄甕中。軍中議論。末由聞問。伏乞吾師於見聞之餘。備以見示。

左宗棠答胡潤芝書

胡公名林翼、字潤芝、官貴州時、以屬吏受知於侯官林文忠公、胡公素知左公、因薦之於林公、左公以有事未赴也。

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手書。敬悉一切。少穆宮保愛士之盛心。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天下士粗識道理者。類知敬慕宮保。僕久蟄狹鄉。頗厭聲聞。宮保固無從知僕。然自十數年來。聞諸師友所稱述。臬觀宮保與陶文毅往復書疏。與文毅私所紀載數事。僕則實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已後。行荷出關入關之役。僕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爾來公行蹤所至。而東南而西北。計程且數萬里。海波沙磧。旌節弓刀。客之能從公游者。知復幾人。烏知心神。倚憫憫相隨者。尙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來書謂宮保愛君

心赤。憂國形癯。鉅細一手。勤瘁備至。望僕有以分其勞。陳義至大。所以敦勉而迫促之者。甚切。僕之才之學。固未足以堪此。雖然。如僕本懷。豈不亟思稍出所長。以佐萬一者哉。歐陽公辭范文正記室之辟。有曰。古人所以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僕誠無似。然得府主如宮保者。從容陪侍。日觀其設施。措置之迹。與夫莅官御事之心。當有深於昔之所聞所見者。縱不能有當於公之意。然其有益於僕。則決可知矣。尙何所疑。而待執事之敦促也。願事固未能如我意者。孤姪年已十七。家嫂急欲爲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壻去冬書來。預訂讀書長沙之約。僕以小女故。未能愒然。且此子從學八年。資識尙正。冀有所就。以延文毅之澤。坐此羈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懷悵結。耿耿此心。云何能已。安順之治。開水利。興學校。劾貪污。治巨盜。旌節烈。結宿案。綱舉目張。民懷吏畏。論者服執事之才之勇。僕則謂執事誠心愛民之不可及也。樂園先生嘗云。世之言吏事者。動言才情。不知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僕每服爲確論。今世守令如執事之明敏有執者。未必遂無其人。然細察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竿牘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卽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爲。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

而卽素然矣。交執事有年。信安順之治之異於世俗所爲者。以此。願益勉之。頗聞揭參之舉。有議其不護鄉曲者。人心之不同如此。然充彼人之心。不過使執事不爲好官而已。而執事所以爲執事者自在。不直以此寘胸臆。中年時飽歷憂虞。微有所得。嘗集古人忍過事堪喜。憂多道轉親二語。書爲楹帖。每一靜對。輒復怡然。亦願執事常誦之。

左宗棠與王子壽書

粵事初起。向榮卽以提督辦賊。及追寇南下。以大營駐江甯城外。大營陷。退至丹陽。恚憤而卒。時上下多以知兵許之。公意蓋不謂然也。

石逆此次上竄。有潤迪厚三君子持之。早知其不足爲害。惟城中殘喘得以稍延。恐旦夕未能卽下。逆賊仍有竄援江西之意。彼間自楚軍抵瑞之後。大局漸轉。聲息頻通。當可支也。如石逆真竄瑞郡。中丞擬移援鄂之旅。東赴瑞州。且俟其蹤跡稍定。再作區處。吾鄉以一省支五省之寇。境外皆賊。防不勝防。惟有度其緩急。捲甲趨之。所苦餉費繁鉅。實有難支耳。向提軍聞已卒於軍。此彼金陵之局。當有轉機。自江浙來者。人人皆稱此公之能。老兄前書亦首舉之。不知何說。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卽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至於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由谿峒而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兵



事數年。不但祿位無損。卽譽望亦復赫然。不但村野之人。推爲健將。卽韜略最優。熟習古今事理者。亦復云云。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廟堂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衆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是尙有亂而未亂也。今乃併爲一談如此。然則是非之真終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已也。此公之不能爲將。在忌克而不愛惜人才。一語。弟深有以知之。故敢爲此論也。卽此一條。筆墨亦難盡寫。留作曝背時一談可耳。

左宗棠與胡潤之書

左公初佐張石公。石公去後。復爲駱籥門所招。至某日出署之語。蓋是時有以攬權怙勢中左公者。書中特隱約言之。

數年已來。所辦皆公家之務。所言皆公家之言。蓋幕之職。原以助官爲理。旣爲人役。自不得不殫精竭慮爲之。唐之馬周。以徒步而致卿相。本朝之王文端、陳文恭、林文忠。皆以幕客起家。就中端人正士。本極不乏。無如利其食者多。其途近雜。則亦有指爲口實者。僕當咸豐二年。賊偏長沙之時。從前並未一聞時議。中秋後方挈幼累入山避寇。親知多從之游。甫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謂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而僕於林

文忠公處。聞公言滇之張石卿。黔之胡潤之。黃惺齋。乃吾左右手。因詢石公所長。則固開爽敏幹。不易得見者。遂欲一往參焉。比見石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干以數策。立見施行。自此留置幕中。長沙解圍兩月餘。石公奉權督湖廣之命。強僕赴鄂。是爲三年正月十二日。逮九月十三。石公赴山左任。僕乃辭歸。自是匿居深山。誓不與聞時事。而籥門中丞三遣使幣入山。敦促再出。時逆賊披猖。已陷岳州而南。距長沙七十里耳。不得已勉爲一行。四年三月初八日入署。至九年臘月二十日出署。中間事變多端。皆公與滌公所聞見者。亦張駱二公疏稿中所備具者。前後八年。猶堪覆按。此後世能忘我。固爲意外之幸。倘復強納諸世網之中。真不知稅駕何所。無已。則舍帷幄而事戎軒。少伸草莽報國之誼。蓋數年襄畫軍事。卒未一履行間。上年寶慶之役。以將領進止。未能畫一。亟請於駱籥公。願疾馳軍前。一爲籌度。希庵回湘視師。亦力勸其行。中丞堅以左右無人。不令遠去。致使微願不遂。每以爲歎。今後如不能卑棲巖壑。卒爲外人物色及之。則請以數百人營官自處。披堅執銳以從事焉。幸而濟。則殺賊之素志可償。不幸而敗。則免胄陷陳。就吾死所。其不敢妄希統領者。以軍旅之事。非可以未親閱歷之人嘗試之。營官隨大隊接仗數十戰之後。歷練必多。部下人才優劣。亦審方期。漸有把握。否則貿然任重。顛蹶堪虞。不但誤國。兼以

自誤。殊非所取。必不得已而出。則學職爲宜。若從容坐嘯。乖其素願矣。

左宗棠答毛寄雲中丞書

籥門、駱公乘章字咸豐中官湖南巡撫。治績甚著。左公嘗在其幕中。相得甚。後爲人所中。幾得禍。書中所云媼相。指其時以大學士官湖廣總督者。

去歲道出襄陽。辱承垂注。逾恆銘感無既。西還後。適有襄辦軍務之命。晨夕簡練不怠。此師過章門。卽疊聞宣歙失守之耗。自此轉戰江皖之交。屢當劇寇。馳驅戎馬。筭候久疏。中間聞承新命。改昇雄藩。且喜近接光儀。得親教益。嗣籥門中丞書來。知復新拜撫湘之命。吾湘之習聞公名。及有事東征者。莫不同聲慶幸。咸以爲得所庇賴也。頃從滌帥處。得奉憲書。殷殷以籥公前事爲詢。具仰大君子虛懷求治之意。籥門先生之撫吾湘。前後十載。德政旣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遺愛之尤溥者。無如剔漕弊。罷大錢兩事。其靖未形之亂。不動聲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謂明治體而識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財賦。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軍興以來。內固疆圉。外救鄰封。未嘗請大府之錢。未嘗乞鄰封之助。兵無飢噪之事。民無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擬莫測。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誠專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至於援鄂。援黔。援江。援粵。

襄糧趨事。師出有功。未嘗自伐。以克復袁州臨江兩郡。荷花翎之賜。以京察與頭品頂帶之加。皆欣躍承受。如叨異數。此又古大臣退讓盛節。功不自功。有非尋常所能倣效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籌。九載於茲。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雖以此爲媿相所不容。爲小人所共搆。未敢以此幾微變其初度也。外間論者。每以蕭公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歎爲有德者。固不如蕭公。卽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公今開府晉湘。滌潤兩帥。均謂公才公望。將有遠邁蕭公者。宗棠不敢爲雷同之論。但求公之志事。一如蕭公。則吾儕小人得庇以安。而時局必大有所濟。其爲慶幸。甯有已耶。筠仙意城。均時至長沙。兩君均與公雅故。張弛所宜。及人才長短。如蒙下問。自當縷告。無俟鄙人之曉曉也。

左宗棠答楊石泉書

乾隆初。怡賢親王奉命專辦畿輔水利。農業大興。後以尼之者多。事遂中廢。左公以陝甘總督。入爲軍機大臣。卽奏言直隸永定滹沱諸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卽奏報蔽事。

治水一事。在畿甸尤急。弟自山西行入直隸。經過平定井陘孟縣獲鹿。以達直隸。所歷諸

州邑境。山谷之麓。積潦成冰。道旁又泥沙沒踝。行者顛躓於道。人畜皆困。憶十四年前率師討捻。路途所經。光景迥異。當時只苦山石犖确而已。弟發行資數百金。交平定州。先鑿南天門一徑。此次度嶺。險道已成夷道。而所謂四天門者。仍如故道。過王湖晤衛中丞。請其從事於此。中丞慨諾。卽籌發三萬金。次第修治。而以直境之工。謀之李相。則姑漫應之而已。弟由正定抵都。皆野潦縱橫。歲收欠稔。除請賑外。別無善策。李相因防海居天津。於西路昏墊情狀。難以兼顧。而廳汛以防守爲務。但知於鳩工集料中覓生計。俸三汛平安。例得獎敘而已。他何所知。弟來自田間。所部親軍。又皆農家者流。從事隴中關外屯墾。於修渠行水諸務尤稔。故毅然引爲己任。涿州之役。均已告成。卽直隸十餘年爲之而無成。且羣疑爲不可治者。醜邱遣人往閱。始歎爲創見。地當驛道。冠蓋往來。有目共睹。不待弟軍自爲揄揚。而官民歡呼鼓掌。朝廷亦停賑貸之例。尤其彰明較著者矣。若不躬親其役。能乎否乎。朱子所云。居官無避事。亦無侵事。許魯齋言。大臣在君側而爭聲光。此危道也。直隸河務。向非直隸總督專政。乾隆初。怡親王外。尙有朱文端孫文定諸公。爲之幫辦。方恪敏雖任事最久。彼此相與有成。未嘗以侵事爲怨。弟援此奏請恭醜兩邸。遙領其事。慈聖面諭遵依。李相亦極以爲是。蓋事關畿甸。地多王莊。不得以尋常水利視之也。況爲

此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李相得稍寬責備。亦云私幸。尙何疑忌之有乎。弟自入國門以來。每聞朋儕許與之談。輒遜謝不遑。且以黨附爲戒。遇言者指摘樞垣。必面陳勿予駁斥。以開言路。亦蒙鑒納。前之集矢合肥者。今又以弟爲衆射之的矣。至洋務公文。向來多取慎密。而各屬每先多方窺探得之。反唇相稽。徒增話柄。弟人樞力陳其失。以爲不如重門洞開。絕去關防。爲愈誠以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近如鴉片增加稅釐。奉諭通行各省海關。弟慮外間照常咨轉移行。必多譌脫。議刊行諭旨。原奏并發。以取捷速。亦俾外間知朝廷事在必行。齊心振作。冀可日起有功。而主者不察。并以非故事尼之。未幾。英使威妥瑪。乃以申報中照鈔原疏。還以告我。嗤其無益。弟據實覆之。伊乃噤不發聲。聞弟病假旋。卽走問以致殷勤。然則過事關防。匪徒無益。亦可見也。平涼水利。冬前或可藏工。織呢不以鏡面爲定。至羊茸不如洋產之細。卻似非真。福克曾言。泰西均以甯夏爲貴也。此事仍須從容考究。毅齋見俄事已定。故急謀減縮。布魯特等種人。本可化弱爲強。能得好將領教練馬隊數枝。必勝南人耳。

李鴻章致朝鮮國王

時朝鮮維新黨亂後。我朝以兵助平內難。而朝主懦弱已甚。恐其不能自存。故書

中多忠告之語。

去冬兩奉惠緘。以貴國外患方棘。請速派重兵東渡。其時吳續兩星使。已帶隊馳援。故未具復。比諗政躬嘉譽。國步綏平。歧頌無似。上年十月。王宮之變。賊臣勾結外援。禍發蕭牆。殿下至爲亂黨脅迫出宮。所幸俄頃之間。化險爲平。此朝鮮宗社之靈。而慶軍將士出死力以冒重圍。撥亂反正。有造於貴國不淺。殿下痛定思痛。遣使晉京。齎表伸謝。亦足明意之出於至誠矣。日兵敗退仁川。頗有傷亡。該國惱羞成怒。又見中法交訖。因有遣使來華之事。伊藤西鄉等。初到此間。聲勢甚大。願望亦奢。經鴻章反覆開導。據理駁詰。彼亦漸漸心折。力言該國並無覬覦貴國之心。但兩軍偪處。易啟爭端。必彼此撤回防軍。而後中倭和好可固。東方大局可保。所陳尙屬近情。夫中朝糜餉勞師。久成貴國爲外患。非專爲內亂也。慶軍自壬午六月東渡。亂定之後。本可撤回。祇以日兵仍駐王城。不得不暫令留鎮。以相牽制。而去年果有日使率兵入宮之事。貴國與井上重立新約。又聲明日本置兵護衛使館。仍照壬午續約施行。臥榻之旁。他人長此軒睡。中國甚不放心。今日使來請撤防。正可乘此機會。令彼撤兵。以杜其侵陵之計。當亦殿下所禱祀求之者也。昨與伊藤訂立專約。彼此定於四箇月內撤兵。倭軍不待屆期。便當回國。慶軍俟日兵先撤。亦卽一律內

渡。伊使臨行。鴻章開誠布公。告以貴國爲中朝屏蔽。亦即東方樞紐。斷不可自毀藩籬。該使頗憬然大悟。以後朝日當無甚爲難之處。惟強鄰環伺。在在堪虞。所望殿下勿以振旅班師。希冀無事之福。當以整軍經武。亟爲自固之謀。朝鮮練軍五營。向由中倭分派教練。今兩軍盡撤。教習人等。自應隨同回國。免致爭端。我政府王大臣。仰體大皇帝瞻念東藩之至意。爲殿下籌善後二策。一練槍隊數千人。爲宿衛。可代延請西國教習。一或由貴國遴派弁兵。赴天津軍營學習。二者洵屬當務之急。惟聞貴國已託人在美。延訂教習。美國人向無占據他國土地兵權之意。性氣和平。雇價亦廉。最爲相宜。未審已否訂定。如無其事。尙須另行物色。北洋所雇德國兵官內。頗有著名能手。亦可酌派數人赴朝。其川費薪資。由朝自給。西國操法。不必遽練多營。但選弁日靈敏者一二百人。先令肄習。俟其嫻熟。再分布各營。遞相指授。自然漸推漸廣。惟口令一切。須略通西國語言文字。方能傳授心法。曲盡其妙。則通事繙譯。不可無人。津防各營。久用德國陸操。近復添雇德弁。加意講求。於行陣步伐。打靶取準之法。已十得八九。若貴國派弁來津。自當飭令隨同訓練。以上兩節。卽希酌定。示復爲盼。貴國三年之中。兩遭大變。殿下懲前愆後。思所以致亂之由。與所以靖難之功。則感激聖恩。痛戒黨私。慎交與國。此心必有不能自己者。傳曰。或多



難以固其國。願殿下發憤圖之。東望海天。書不盡意。

李鴻章十月二十七日致總理衙門請釋回李是應

李是應、朝鮮國王生父柄政有年。後王妃閔氏專國。是應歸政家居。及新黨之亂。我朝以兵平其內難。俘是應以歸。羈之保定。而其後朝王不能自立。且有附倭之說。故欲釋是應使歸。俾主國事。而其議首自李公發之。故有此書。

前奉十月二十四日密諭。垂詢此次朝鮮致亂之由。是否仍係李是應餘黨。當經電請代奏。此次致亂。皆由朝臣黨倭者起事。而黨倭者。皆非大院君之黨。國人甚盼大院君回。似應請旨釋回。交吳丁等帶往。以繫屬朝人之心。而示羈縻等因。蓋自朝鮮內亂。派兵戡定以後。此間文武將吏。往駐韓京者多。漸悉該國內政興廢之由。從前是應柄國十年。舉措間有貪暴。而操縱尙能自如。其才氣實非朝列所及。迨甲戌歲。王妃引用其母家閔姓以傾之。是應歸政退居。時懷怨望。讐視王妃及閔族。禍變相尋。遂有八年六月之事。當時官軍前往。定亂俄頃。不得不將是應解回。奏請安置。以免再有煽動。鴻章嘗寓書該國王。勤修政治。聯絡外交。以圖自強。不料其間弱長厚。閔氏擅政。偏聽朝臣黨倭者愚弄。而日人從傍挑唆。以該國自主。不應藩屬他邦。故外尙循服事。上國之禮。內漸有搆貳。

藐視之心。本年法越事急。該國君臣。搖惑更多。欲結倭以自固。凡自韓來者。謂朝鮮無貳心之士民。僉盼是應歸國。況值此變亂之時。尤當爲收拾人心之計。慶軍營務處袁世凱。在朝年久。熟習輿情。昨家書內。亦有李是應可飭同兵至。暗置營中等語。道員袁保齡。極力懇懇。謂以父臨子。於義較順。不爲無見。查是應羈禁已及三年。鴻章初擬十月晉京。面爲陳奏。懇恩釋回。是應冀有挽救之術。今事變突起。反覆籌維。非令是應回國。設法護持。不能得力。先密屬保垣。照料李是應之道員沈能虎。以私意探詢。頃據來稟。及與是應問答節略。頗以保國扶危。誠事。中朝自任。是應年六十五歲。精力尙強。才足有爲。經此磨挫。意氣頓平。儻蒙赦回。必思感激圖報。至欽奉二十六日。電旨。是應歸則朝王危。此係八年時事。今閔黨全去。是應於該國。別無仇怨。究與國王父子天性。似不致有意外危機。謹將沈道稟。及是應筆談。照錄奉上。可否恭代進呈。御覽核辦之處。恩出自上。伏候卓裁。

李鴻章致朝鮮國王書

朝鮮大王殿下。徐相雨來。接到大咨。敬悉一切。方事之殷。道路藉藉。水陸軍將。競請爲渡遼之師。而鴻章鎮定不驚。且需後命。蓋欲詳加體察。亦深諒殿下素心不應如此也。泊聞

貴國臣民震悚。俄廷亦未敢承。事既不行。亦何足辯。近年以來。敝處頻申簡牘。於事大之當誠。交鄰之當慎。君子之當親。小人之當遠。諄諄灌灌。至再至三。非不知忠言之逆耳。煩數則見疎。而公義私情。迫不容已。又稔知殿下天性寬仁。可與爲善。左右嬖倖。或有以蘇秦蒯通之邪說。熒惑清聽者。全賴中有主宰。庶讒詔面諛之輩。不敢妄干以私。夫中國之待藩屬也。以禮維繫。務從寬大。絕未嘗少侵其權利。一旦有事。則救患恤災。同於內服。貴國之事。天朝恪守舊章。已二百餘載。壬午甲申之變。全力相赴。未始言勞。名分所在。義不得不爾也。至於西國則不然。凡所保護之邦。終不能一律平行。其威脅勢逼。有求爲附庸而不可得者。不獨國事顯爲所制。必且算其丁戶。收其兵籍。操其黜陟。持其權徵。甚至僅予租稅。儕於家人。虛擁名號。同於寓公。西國保護事例如此。姑不必遠徵印度埃及諸邦。越南卽殷鑒矣。誠不解今之爲邪說者。仍欲殿下棄數千里尊榮。自得之雄封。而爲泰西之囚國也。朝鮮之於諸國。弱矣。微矣。而猶能抗衡賓禮。莫敢生心。正以臣事。中朝載在盟書。魯秉周禮。佗守漢法。雖強且大者。亦不能犯約信。而首冒不韙耳。若一旦自離中國。則是鋌險之鹿。人人得而逐之。豈復有自全之地。況邦交首重國體。貴國之有統署。猶天朝之有總理衙門。各國之有外部也。與外國交涉大小事件。皆由統署轉行。此萬國

公法共由之道。孰得而違之。豈有宮闈出尺一之書。外署不及知。政府不過問。號令歧出。而可爲天下之所信哉。往者金鑰元私與俄約。猶云無文憑批准之實跡。金玉均之召倭。則有用寶之書矣。前倭使來津爭論。挾以爲詞。此當懸爲萬世戒律。誠未可自亂其例。一再嘗試。果使官府肅清。綱紀森植。宦官官妾。自不能矯命以繫國於強鄰。而國之寶玉。亦豈可屢爲盜假。今讀來咨。去月忽有奸細文憑云云。鴻章亦頗有聞見。履霜堅冰。馴至於此。遂幾陷殿下於不義。敢敵國之兵端。親貴疑謗。士庶歸怨。可爲寒心。儻不懲前愆。後力圖振刷。四維不張。竊慮無以爲國。中朝之於貴國。事同一家。但使隙有可彌。則春秋諱內惡。何嘗不願曲爲揜蓋。以全大體。而毋貽誚於天下。若至事迹暴著。無可挽回。則大義所存。王章難僭。亦無如何矣。自去冬以來。音書久闕。引領東望。時爲憂危。茲因徐相兩歸。敢以利害大端。披瀝奉告。其餘瑣瑣。未暇細陳。尙祈鑒其愚誠。並將前後所獻諸言。俯賜存覽。勿惑異說。勿持兩端。因此憂驚。藉加悚惕。擇賢自輔。去邪勿疑。貴邦宗社之福。亦鄙人禱祀之求也。鴻章忝握兵符。受國重寄。東藩咫尺。責任所歸。休戚相關。不容不告。是以竭盡忠赤。再瀆高明。愛之深則不覺言之懇。幸曲恕焉。李應浚尅日赴都。來咨循例由部代奏。當蒙天鑒。不必憂疑。諸惟亮照不宣。

李鴻章四月十六日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李丹崖星使二月二十三日柏林來函。暢論中外形勢。及歐洲各國隱情。非親莅其境。目擊其事者。不能言之切實如此。刻下俄英德法諸邦。環伺尋衅。海防邊防。岌岌可慮。丹崖所謂延西員以精練陸兵。復練船以培養水軍。整學館以提倡實學。增船械以儲備戰具。而又整飭吏治。固結民心。選拔真才。裁節冗費。酌改科目。沙汰額兵。暢通商運。籌畫生計等事。均係切要之圖。實非一蹴可至。中國諸務。蹈常襲故。向不輕議變更。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必須中外同心合力。圖之以漸。持之以恆。庶可自立。若無事而妄圖生事。迨有事而又不。能了事。外侮之來。將有不可思議者。從前非不籌議海防。徒因絀於經費。阻於浮議。乏於人材。格於常例。動作牽掣。鴻章忝膺重寄。愧悚奚如。然既值此時局艱危。惟有盡其力所能爲。循其職所當盡。至自強之策。端賴有發縱指示者。循照籌辦。丹崖來函。語多關係。謹照鈔呈覽。

李鴻章復何子峨星使書

此時琉球已在日人掌握中。中國以涉遠爲勞。不能赴救。其後卒爲日人所併。改爲沖繩縣。

承示日本阻貢一案。琉球使臣屢次哀籲。冀中國力加保護。藉支危局。情殊可憫。琉球自明初臣服中國。五百年來。無代不受封。無期不朝貢。舊章具在。班班可考。較之萬歷年間。爲薩摩藩屬者。其年代先後。已自不同。一旦恃強凌弱。欲舉附庸者而郡縣之。阻貢不已。旋改年號。改年不已。復欲鎖港。無理已極。琉人喁喁內嚮。思欲託庇宇下。沐我厚往薄來之利。兼收扶危定傾之功。我中國自應善爲護持。俾海東片壤。稍延宗社。乃足昭字小之誼。且前時副島種臣。既許中東兩屬之請。是彼未嘗不畏我牽制。中國若隱忍緘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將由琉球而及朝鮮。不如早遏其萌。使無覬覦。是今日日本阻貢之舉。中國之不能不與力爭者。理也。情也。然邇年以來。曾未認真議及者。蓋亦有故。琉球以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邇於日本。昔春秋時。衛人滅邢。莒人滅鄆。以齊晉之強大。不能過問。蓋雖欲恤鄰救患。而地勢足以阻之。中國受琉球朝貢。本無大利。若受其貢而不能保其國。固爲諸國所輕。若專恃筆舌與之理論。而近今日本舉動。誠如來書所謂無賴之橫。瘳狗之狂。恐未必就我範圍。若再以威力相角。爭小國區區之貢。務虛名而勤遠畧。非惟不暇。亦且無謂。鄙意以爲中國與之淡漠相遭。殆卽古人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至謂言之即恐開邊釁。則未必然。日本餉項之絀。國債之繁。舊族廢藩之思。亂前此聞之稔。

矣。西鄉隆盛已伏其辜。彼君臣鑒不戢自焚之禍。或者漸思守分。所購鐵甲船。聞甲有四寸。似非鐵皮五六分厚者可比。然核其軍額。頗屬單弱。中國兵力固自應之有餘。諒彼決不因一言不合。遽起波瀾。惟言之不聽。恐無大益耳。然琉球既所懇不已。或不妨相機妥爲開導。仍候總署核示辦理。鴻章前晤森有禮。亦曾詢及阻貢之事。彼乃佯爲不知。似由情理內怯。但使少有顧忌。俾蕞爾孱邦。不遭吞噬。所獲已多。將來儻有辨論之時。自應援引修好條規第一第二兩款。與相駁難。並密請總署轉咨禮部。將琉球數百年朝貢一案。鈔備崖略。可以應答不窮。往年日本於臺灣朝鮮之役。始以巧言餽我。繼以虛聲疑我。其堅執狡獪情狀。令人莫測其端。執事沈毅有爲。果於任事。與倭人交涉稍久。必能洞彼情實。與爲推移。先事則審慎周詳。臨事則識力堅定。見可知難。隨時進退。諒必曲中機宜也。

### 李鴻章復醇親王論鐵路

再蒙示及鐵路之當造。與能遽收大效之故。名言至論。綜括利害。慮遠思深。曷勝欽服。查鐵路一事。爲泰西各國富強最要之端。鴻章明知中國風氣未開。揆諸輿情。則論者必譁。籌諸經費。則款難應手。時勢所限。原非人力所能勉強。惟以中國土壤之博。物產之豐。人才之盛。十倍於西洋各國。而富強之勢。遠不逮各國者。察其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

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夫中國有可富可強之資。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後能富能強。亦必富強而後可以居中馭外。建久遠不拔之基。但今尚非其時。似須俟諸數十年之後。適值劉提督銘傳。力倡斯議。鴻章若遽加駁斥。則中國日後富強之機。因此阻遏。誠屬可惜。是以歷舉九利。蓋皆得諸親歷外洋者之議論。參合中土之情勢。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蘊。庶迂拘之意見漸融。或將來之創辦較易耳。目下經費難籌。必借洋債。鴻章所舉宜慎者三端。固關係緊要之件。亦實見夫洋人最重借款。有此三端。必多顧望。蓋深慮時勢有所窒礙。而徐議以免後悔。適與鈞旨相合也。至敵疏九利之說。固必天下皆有鐵路。而後其效始全。鐵路偏於各省。則徵兵運餉銷貨權稅之利。亦偏於各省。原非謂清江漢口。一有鐵軌。即不必籌及他處也。夫專開一路。則有一路之益。統開四路。則有四路之益。然必先開一路。而後四路可以漸開。四路開。而後各省之路無不可開。五十年前。西洋諸國。尚無鐵路。迄今縱橫交錯。爲路至數十萬里。其鐵路與軍實之多少。彼此若勢均力敵。遇有爭端。不輕發難。而和局即可長保。勢使然也。中國若仿其法而行之。西洋去我太遠。知有鐵路。必不敢妄生覬覦。亦勢使然也。今若能創辦一二處。使商民咸知其利。則各處或願集股。措辦較易爲功。固不必盡籌官帑矣。竊謂清江一路既開。則由清江以



至瓜洲不難續造。從此直東兩省內地徵兵運餉。直達江海。其迅捷必十倍於曩時。推之漢口有一路。而河南湖北等省。當亦視此。若夫遇水則建橋梁。遇山則或鑿其穴。或跨其嶺。西洋皆有成法可循。雖巴屬隴阪。山川阻深。江淮以南。水道苞絡。亦尙可平其艱阻。但須導以先路。則雖創造之費。或多於平地。不患商民之不踴躍也。鈞論又謂銷貨一節。惟煤鐵實有厚利。其他百貨。北方之資財不加益。不能保其銷路之加多。仰見準盈酌虛。洞徹原委。已爲燭照無遺。竊謂鐵路旣成。則北方煤鐵之礦。自必大開。若其民覩運銷之便。或更願於藝植之利。工作之利。格外講求。地方官亦當隨事督勸。未必不有裨生財之道。猶之江浙等省。輪船旣通以後。絲茶之出其地者。數倍於曩日。直東從前漕船盛行時。沿河生計較旺。若鐵道則轉運之多且速。更百倍於漕艘也。又蒙諭以民間田廬可徙。墳墓不可徙。小民各有恆業。改圖甚難。仰見籌畫周詳。諄諄以保民生順民情爲本。敬佩無已。查南北大道。田廬墳墓在其中者尙少。鐵路多依官道。本可於墳墓不相妨。間有一二當徙者。鴻章前此行軍各省。每築營壘。客冬加築天津土圩。遇有墳墓阻礙。貧民領錢十數千文。即皆欣然樂徙。從未壓以官勢。亦未致生怨讟。蓋貧民營葬。本甚簡便。其稍有財力者。必不至臨迫官道也。萬一有抵死不遷之民。即稍紆迴以避之。亦非難事。苟能經理得

人訟牒當不致繁夥。亦不必竟以申商之法繩之也。惟是事端宏大。創始宜慎。現在外間軍民有風聞其說者。尙多引領欣盼。以爲貧瘠之區。或可漸變爲富盛。而官場廷謹無識。及京城學士大夫之私議。尙未盡翕然。本不敢存必欲速辦之意。今蒙詳示。以試行於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熟。漸推漸廣。權衡至當。深協機宜。鴻章亦素有此意。既承明誨。倍豁愚衷。緣奉諭詳加討論。於國家遠大之圖。馭外固本之術。煞有關係。仍不敢不罄其愚。觀縷陳之。尙求殿下加意爲幸。至海防籌餉。宜裁笨船。汰綠營。似亦時勢之不得不然。鈞座統籌全局。洞晰利弊。所冀贊襄大計。默運潛移。曷任企禱。

### 李鴻章論日本圖攻臺灣書

光緒十三年。有日本商人避風至臺灣。爲番人所殺。日政府來問。我朝以生番向不隸版圖。答之。日人遂以兵入臺。朝命沈葆楨爲欽差大臣。赴臺查辦。日人違約退師。

連日接晤英繙譯梅輝立。德繙譯阿恩德。副領事畢德格。僉以各國所接東洋電報。實有日本圖攻臺灣生番之信。並稱美國人李讓禮。帶領陸軍。又雇美國水師官某帶領兵船。

與敵處現接上海探信。大略相同。此事如果屬實。不獨日本悖義失好。即美國人幫助帶兵。雇與商船。裝載弁兵軍裝。均屬違背萬國公法。且與美約第一款相助調處之意不符。尊處晤美使時。似可就各處探報。及各國文函。先與辨論。若美國違照公法。撤回李讓禮等。嚴禁商船。不准應雇裝載弁兵。計日本兵船無多。其謀當漸寢息。此爲第一要義。日本使臣柳原前光。有望間到滬之說。現無確信。該國既無文函知會。僅將電信鈔送上海道云。派員往臺灣查問。隱約其詞。意甚叵測。難保不乘我不備。闖然直入。閩省自製兵輪船。及水師船隻不少。似應先派往臺灣各港口。盤查瞭望。如遇日本兵船入境。問其因爲何事而來。如船中載有陸兵多名。應即攔阻。勿令進口上岸。俟將公事議明。再聽進止。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寄送臺灣全圖。查琅璫係南路生番後山海口。大可泊船。該處擬作礮墩。並未及造。又未設有文武汛署。如該船進口。一路防備。殊爲可慮。聞臺地海防陸汛。無甚足恃。似宜另調得力陸軍數千。卽用輪船載往鳳山琅璫附近一帶。擇要屯紮。爲先發制人之計。設日本兵擅自登岸。一面理論情遣。一面整隊以待。庶隱然勁敵。無隙可乘。此爲第二要義。尊示已飛布福州將軍。南洋大臣。閩浙總督。預籌妥辦。竊思南洋大臣。向難遙制閩事。惟船政大臣。管轄新造兵輪船。又係閩人。情形熟悉。似應由鈞處知照沈幼丹

中丞會商將軍督撫。密速籌辦。日本既有此議。早遲必將舉行。若不慎謀於始。坐待興師。將來無論彼此勝敗。恐兵連禍結。竟無已時。於沿海大局。關係非淺。管見所及。未知當否。餽縷密陳。用備采擇。承致陳主事函。業交滬局轉寄矣。

李元度與劉毅齋書

毅齋名錦棠。其叔父松山。楚軍健將也。攻回曾馬如龍於金積堡。中礮而殞。毅齋接統其軍。卒成平回之功。篇中所稱忠壯公。卽松山也。

中春肅復寸箋。繇張春宇大令郵呈。計邀英鑑。尋將忠壯公祠碑墓誌銘別傳。謨就。適聞執事大功告蒞。天山南北路。縱橫二萬餘里。一律蕩平。兩宮慈聖嘉豫。皇帝告廟册勳。晉湘陰伯相爵通侯。執事躋九列。封五等。諸將士遷擢有差。此我國家萬億年無疆之庥。抑從古武功所不數覩也。史。戎方略。執事當爲功宗。尤偉者。在克成忠壯公未竟之志事。使英魂毅魄。得含笑於九京。嗚呼盛矣。蓋嘗論唐平淮西。內地一隅之叛將耳。其幅員曾不足當南汝光之一道。吳元濟抗朝命。阻兵四年。竭天下全力。僅乃克之。當是時。昌黎柳州之徒。譏爲碑若雅。震鐸千古。柳州獻平淮夷雅表。至謂周宣王中興。徵於詩之大小雅。若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暨崧高韓奕烝民江漢常武諸篇。鏗鏘炳燿。盪人耳目。望

之若神人。其揚厲之也至矣。顧以逸周書考之。宣王中興諸詩。多夸而失實。無論韓碑柳雅之過侈也。蓋自穆王遷犬戎於太原。歷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昔之內徙者。今爲寇矣。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遂料民於太原。蓋與後漢西羌之叛略相似。然則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尹吉甫之頌周宣。亦猶奚斯之頌魯僖。事劣而文侈。此六月采芑諸詩。所繇僅列諸變雅歟。洪惟我大清。盧牟六合。胡越一家。在昔聖祖親征準噶爾。時則有若費揚古馬思哈孫思克。世宗兩征厄魯特。時則有若年羹堯岳鍾琪。有若策凌查郎阿。高宗蕩平準部回部。時則有若傅恆兆惠成袞札布。有若舒赫德阿桂阿里袞富德。爰逮宣宗重定回疆。亦惟有若長齡。有若楊遇春。有若武隆阿。有若楊芳。罔不桓桓屹屹。焜耀旂常。用能肅將天威。修和我有夏。顧其時時糗輓粟。士飽馬騰。諸將帥得一意辦賊。其底績尙易。從未有提孤軍。絕大漠。借餉異邦。米入其阻。不踰歲。卽奏蕩平。如今日者也。抑忠壯公所部老湘軍。肇自王壯武張忠毅二公。迨忠壯帥之以平粵逆。平捻寇。平關隴逆回。直與賊相終始。忠壯死事後。逋寇入關。倣擾我西陲。執事復領公舊部。會諸帥躡勦草薶而禽獮之。偉績奇勳。實遠出國初。

先正上。卽周之方叔召虎申伯韓侯仲山甫尹吉甫輩。方斯蔑如。若唐裴度李愬烏重允。李光顏之徒。抑更不足並論矣。使昌黎柳州生今日。能無變色卻步。自晒其言之過侈也。哉。是宜鑲石昆侖之椒。洗甲蒲葦之海。倚劍崆峒之岳。包羸越劉比隆軒昊以彰。聖清神武不殺之殊。猷惜下走才非韓柳不足導揚徽燬也。謹上所。作忠壯公祠碑及墓誌銘。別傳。碑用左相銜名。誌續曾文正遺稿。并援歐陽公尹師魯合誌張司錄例。而補綴以銘。別傳。國史較詳。未知有當萬一否。

徐宗亮與方子白書

亮行能淺薄。不足辱當世之知。而皇皇道塗焉。以求遂其一飽之欲。此在今人爲不材。而在昔爲鄙士。足下乃謬聽其一日文字之譽。屢存問於逆旅之中。所以慰勉之者良厚。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夫亮與足下素非相善也。足下自知而得之。然亮至此數月矣。先足下而知亮者有之。後足下而知亮者有之。抑嘗有知而問之如足下者乎。然則亮得此於足下。蓋古人之所謂知己也。甚荷甚荷。亮嘗慨交道之衰。不特市井泉貨之有無相軋。卽吾輩文字往復。亦各存上下窮達之分。其在上而援下者。不必遽有見德之意。而辭氣泰然。有令有識當之。隱抱不安者。道義之交。似不如是也。前足下在幕府。數過亮。

亮未一報。悠悠之口。不以爲足下之急。相援引。則以爲亮之陰相附麗矣。然足下所與言者。講學修德之事耳。於人事未嘗有所關白。雖甚愛亮所爲文。亦未嘗輕持以去。亮於此益見足下知亮之深。非淺俗之所識也。昨足下之官和州。有過亮者。曰甚哉方子之愚也。薦子於幕府。不得請。爭至面赤者屢矣。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昔王沂公進退人士。士人不知。史以爲宰相之器。而恩怨二語。范文正終身佩之。足下誠取鑒於此。願矢之以俟大用。而於亮非所宜也。夫所謂知己者。知其長亦知其短。面鰲也而粉傅之。足下以爲可乎。願足下之戒之也。亮今者行歸故山。薄田數頃。苟足供家人生計。誓且閉戶。闔修。以希蹤古人萬一。庶不負足下之知交乎。相見無由。託此以佈腹心。幸爲民自愛。不宣。

戴熙復曾滌生論文書

滌生足下。領到評李君墓表。并論文書一紙。足下評詞。甚是感激無地。評文細事。直友難得。某所心感激者。在此不在彼也。論文書謂某無意見。故不存世俗周旋故態。然則足下之直言。亦某之虛衷有以致。某於足下。不可謂非知己。而末乃云某之妄。愈以彰公之賢。既不周旋矣。而復作周旋。何失言。言固宜爾。然不足爲某道也。昌黎云。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也。又云譽之則以爲憂。毀之則以爲喜。其造詣與其所遇之人。皆與我輩異。始有此語。

然某猶謂昌黎於文至矣。至其所以待其文者猶未至。大塊文章。還之大塊。特假我輩之手而發之。筆其是。削其非。是非筆削。而豈有欣戚於其間哉。某不知昌黎所喜所憂何爲也。李君表先生旣摘其疵矣。今一遵先生竄易之。其力所不及者。猶仍之。敢求先生直筆改削完善。非敢瀆也。此文與他雜文可存棄者異。務求其不能焉。必求完善。付諸其人而後已。故不能無將伯之呼耳。自分年將半百。求道已晚。若不誠誠懇懇。求一知道者而問焉。則斯道將終不聞矣。可不懼哉。區區之心。所以陳於直友。要與李君無與也。

魯一同與于司馬書

一昨奉詣。執事適閱勇於安鎮局。不獲一見。翼日見存。又相左也。時勢孔急。非可坐論制敵。故不敢數數煩瀕。然私心有所欲效愚款。覲或裨補智勇萬一。謹徹於左右。逆賊東擾省垣。困迫清淮。民庶無故驚擾。自相煽惑。一夕數變。非人情好亂。患生於所不見。而動於所猝也。譬如羣居密室。乍聞鬼魅。人各自孤。便若赤髮星眸。森列左右。非徒民不見賊也。乃至兵不見兵。平日訓練。輕如戲劇。符檄一下。面色灰死。未望塵而肝膽迸散。豈有所謂行列部伍。坐作進退耶。夫以如是之民情。如是之師律。賊行數千里。皆出空虛之地。其爲潰散。非爲不幸。旬日以來。消息百端。日益危偪。然而鎮江之師不西。瓜儀之勇不南。皖帥



變易。旌符離之兵而不進。坐視金陵之危。勇懦一轍。環而相顧。欲僥倖於狂寇之未必至。豈可得耶。清河蕞爾。河垣寄重。地小而衝。民多而散。前無可枕之險。退不能據河以爲固。聞聲聽息。荷擔而立。明府吳君以寬勇之姿。久獲士民之譽。重撫此土。下車之日。驩聲雷動。人情固少戢矣。又得當時諸君子提挈而翼導之。籌餉日益集。練勇日益習。以此坐鎮。必無他變。僕督儒也。逍遙其間。喜託身之得所。然意少有未愜者。竊謂當事之籌畫善矣。所可議者。國容多而軍容少。夫院道府縣相承。貴賤有體。容服有章。請謁有度。文禮繁重。傳呼而後進。拱揖而退。此國容也。將帥偏裨。卒伍相統。期時而集。金鼓爲節。坐止有方。分合有部。裁減小禮。嚴靜耳目。此軍容也。國容主於詳雅。軍容貴於簡質。虛文足以費日。盛禮足以隔情。應請大帥自今以後。皆至總局公見。上下不隔。耳目交通。其三五八十之期。悉免。司總局者。日一至。三道閒日至。大帥三日至。以此爲率。惟縣令至無時。或疏或數。惟其事而已。此之謂省事。以惜日。夫容觀所以變視聽。肅心志。應請自今以後。大官乘馬出入。不得緩服肩輿。佐貳統領改用戎裝。結束嚴勁。與士爲伍。章服旣改。耳目易觀。此之謂變容。以作氣。局委十數。總統各勇十羊九牧。部分不明。應請以若干人爲一隊。每隊領以佐貳官。簡閱之日。分隊領赴。編諸冊籍。無事相與講說恩義。撫摩疾痛。使隊各自親其主。

此之謂分部以明分簡閱之日。大帥蒞止。必有賞罰。勇與兵異。賞優以禮貌。罪止於聲色。昔路文貞練勇二萬。大閱三日。手觴賞賚。士皆感泣。此清河往事也。情義旣聯。勒以兵法。賞加財帛。罪及鞭貫。漸以增重。十日五日。犒賚羊酒。勇士固多徇寵。一殮之德。報以七尺。此之謂推心以收威。練勇各於寺觀棲息。非可常此。卽安。應請築立壕塹。製備鍋帳。分番駐守。漸與之習。營數百人。官爲統領。同止共作。亦以番代。使平居無事。常有嚴敵之意。此之謂變節以防猝。本邑十八坊。煙火三萬戶。請家自爲守。分爲三等。各簡壯丁。制造器械。報名縣籍。已與吳明府言之矣。縣諭一出。地方之人。欣然願樂。此非能用之戰也。所以陰爲部勒。呼吸靈便。每當簡閱兵勇。調取數坊。晷刻畢集。排立左右。觀習陳勢。閱畢。間錯編入。率以周巡。整齊行次。少識旗隊攻戰之意。久益親狎。所以重固根本。鈐制梟傑。此之謂練民以歸兵。總此數端。皆以軍容改易常調。逸者漸而趨勞。脆者漸而趨堅。紛者漸而趨一。恩勢固結。膽氣自倍。然其大要。又有進焉。聖人曰。好謀而成。董子曰。設誠而致行之。一不知諸君子練此勇也。將以備非常而報國家邪。將姑爲聲勢。以鎮一時之人心已邪。將知其必至而全力以待之邪。抑僥倖於不必然。而聊與之試邪。以浦垣之重。諸君子之仁武。苟堅意必行。無所回惑。則當思四郊多壘。枕戈待旦。滅徹服御。與士卒同甘苦。傾身

養士不以名位自異。破除意見。以收奇傑之才。召詢父老。以聯上下之脈。夫江介之士。去妻子家室。上霧下濕。蓐食不飽。部臣節將。親冒矢石之地。而數百里外。容金寄孥。人自擇便。餘艦交於川瀆。鞅轡往於衢路。豈惡忠義而不與軍壘之士共主哉。一鳥飛。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一夫跋足。千人掉臂矣。夫去者有與倡。而守者無與徒。雖斬別之法。弗能禁。而虛文祗取侮矣。人者在上所以率之。伏維諸君子自堅而已。草土衰劣。不能荷戈。仰慙天日。惟貢其區區。裁察幸甚。

魯一同復戴孝廉書

前復一函。知尙未徹左右。四月十三日。由李君遣送手書。並大刻及稿本。讀賢嫂以下死難事略。惕惕欲涕。天未厭亂。乃使弱息成名。足下遭遇慘變。流離道途。此真有知所共悲痛。惟願重自割遣。韜景匿迹。以待一時。幸甚幸甚。桐城再陷。牧庵以屢勝之兵。一蹶不救。方進兵之前三日。有書見告。心常耿耿。道路阻絕。傳疑百端。足下身在行間。所見既真。又無所庸其憎愛。當有確論。書以示我。足下初意就曾侍郎。不果。而就袁都憲。今侍郎駐兵何所。都憲被議入都。足下一身將安之乎。海內持重兵擁節鉞者。不下六七公。其才氣志量。果足以當大難之衝。固疆圉於磐石。拯斯民於水火者。不過二三人。又皆更事未久。獨

恃其志氣。以馳驅於倉猝受命之際。根基未立。籌略未定。兵分而無統。勇驕而難馭。餉缺而不給。於是乘機蹈會。僥倖一勝。則可矣。遂欲掃盪羣氛。肅清萬里。蓋事之不可幾者。此江帥之所以死。而曾侍郎之所以逕迴而不得進也。今賊欲掠漢黃。躡武昌。旁趨廣饒。死守廬皖。九江之師。不能進尺寸。以擣江左。綜覽天下之大計。決非歲月所能定。比如一人之身。癰疽流注。先當壯其元氣。使心齊支體之間。血氣融固。瘡疔不生。然後可以聚一身之力。以攻其毒。昔王逸少諫深源北伐。謂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祇此數言。深明大略。所謂識時之俊傑。活國之良方。而英拔之士。乃欲取成於一戰。僕未之前聞也。今天下不被賊之省。尙有八九。被賊而未劇者。尙有二三。竊謂深謀老算之士。當先注意於此。須近賊之邊。各自有守。重守令之權。勤耕織之務。復一城則一城守。得一險則一險固。夫曾帥擁數萬之精卒。乘新勝之全勢。蔽江東下。而豫章不能翼其南。皖桐不能犄其北。是謂孤軍單進。勝則旬月可以成功。敗則進退失據。此智者之所共知。而曾無一人籌萬全以善其後。可爲長太息也。來書謂江帥赴皖時。侍郎以僕與足下薦諸幕府。資商大計。惜哉不見此公一拊掌也。足下若決計北行者。試以此言誦諸當路。天下非孤注。功業難幸成。非智深勇沈之士。不足與共事。亦不可與共言。古之報國復仇者。不期早發。期於有成。惟願忍

而固之。以待事機之至。若屢試不中。則鋒銳消亡。盛壯之氣。慘痛之情。不可復追。惟足下忍之而已。

魯一同與左逸民書

書來。推大雅明哲之義。葆愛茂勉甚厚。材猥知下。不能盡明。竊怪足下謂士人好論時勢。中賈生之毒。殆非明識所宜言也。又謂漢文不用賈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間。一日踐毛土。不可不求毫毛補益。仁賢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賈生獨爲狂惑。漢興承千載之衰周。踵暴秦之覆轍。風紀蕩佚。法制乖迕。賈生一痛哭。而明主迴心。史冊所載。文帝遇大臣有禮。先仁義。後刑罪。廣積聚。興禮樂。以化天下。開梁代以制七國。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強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時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藉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箕踞怒罵。不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以頗矣。周公承文武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世。如日御天。歷年既久。必有差忒。動煩握算。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則周公不當兼三王。孔子不當論四代矣。又謂人以才智加友。友必嫉之。加其祖父。嫉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議法。豈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

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耶。將慢其君父以才知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實。而曰故事。故事。此漢唐中主飾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黜大義而伸小忠。益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興。規模大體。萬世不易。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漸差。故也。且如本朝二百年來。列聖相繼。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歲出浸廣。文法浸繁。準之開國。已難悉合。而論者不以爲非。今汰冗官。省歲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變乎。天下安習故常。庸人樂且無事。而不肖有所容。彼自全軀畏禍耳。至於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畏之世爲重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禮之識。究極物變。汪洋其文。僕每日駭心怖。常欲極論以拯足下之惑。而足下先施後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夫足下推禪讓。薄世及。進退堯舜。抑揚禹文。降湯武於莽操。進范蔡爲知機。謂秦伯伯夷有心爲善。此皆衰周大亂之世。莊惠騶慎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聖人御宇。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喜。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詖詞。陳陳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衰周數子之學。待昌明於足下也。萬一遠近流傳。詫爲詭誕。採風之使。密以上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鬪私智。

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甚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入議論。貴平實。文章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譬猶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木葉。其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粲然易明。猶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千載。法度典籍。百無一存。壁書家史。真僞參半。上聖用心。凡近迴絕。今舍當時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撥斷爛之詞。參私臆之說。推常人之腹。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詆毀。首尾橫絕。黑白混淆。人稟天地之餘氣。百年如駛。精爽幾何。徒棄擲於無用之地。使當世斥其狂愚。後世指爲異學。豈不哀哉。推足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燬。徒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論。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若畫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詫鄉里小兒。則譁然走矣。宇宙甚大。後來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驚之哉。聞足下爲詩。雜取子史。追琢爲詞。儲而待遺。大才氣盛。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追索。而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足下疏達而和。深明退讓之理。必受盡言。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諒之友。古人所貴。若鄙論可採。感動於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清空邁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足已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必無能如僕之愛足下。進苦

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間。所爲浩歎。又前贈詩。誠欽淡泊之風。高素尙之志。不圖怪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猶以貧賤爲羞耶。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柢。誠不願崎人高德。效此俗懷也。僕見足下文詞奇質。愛重不已。至於昕夕不能去懷。又感教戒之意。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恕而賜覆。幸甚。不宣。

魯一同與左逸民第二書

書未發。又得來教。喜足下漸確實。多可採者。雖然。殆未明於今日之大勢也。傳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又曰。法後王。何也。爲其論卑而易行。昔蓋寬饒剛直好節。好犯上意。王生傷之。寓書相規。以爲數進不用。難聽之言。匡拂左右。夫言不取高。務在切時。高而不切。猶乖時用。況於匪高。足下之言曰。國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濁。於是欲罷烏喇探珠之軍。止吉林采參之貢。革三姓徵貂之官。辭葉羌搜玉之使。卻波斯珊瑚之琛。去關市之征。開魚鹽之禁。絕外洋之商。清心寡欲。以風天下。陳議高偉。糾時甚切。抑足下徒觀前世之失。未睹今日之弊。若陳此論於漢太初。宋大觀。明萬曆之世。豈不識時務。明政體。豪傑傳士哉。惜乎獻闇主之規。於有道之世。繩墨雖切。肯綮未得。譬奏刀於無用之地。雖不缺



折亦無解焉。國家列聖相承。世德繼美。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聞諸近臣。皇上御澣濯之衣。卻珍奇之味。後宮無盛寵。外戚鮮恩私。匪頒有節。出入有常。可謂恭儉矣。未明而視朝。旣晡乃罷。綱紀庶政。一日萬幾。可謂兢兢業業矣。且今吉林三姓葉爾羌之屬。昔稱絕遠。悉隸版圖。物貢其方。何有費帑勞人。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聖人必操其權。節其出入。而救其敝。關市有征。鹽利有禁。外夷有市。所以權衡百貨。消息萬物。歷漢唐宋明。千數百年。踵沿不改。今乃欲引隆古迂遠之事。一切罷去。不知天下地丁雜稅。歲入四千餘萬。災荒停緩在其中。而戶部奏歲出至三千三四百萬。脫田賦之外。悉取裁革。軍國事體重大。匪如足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補苴。僮俛卒歲。此真經生之迂談。宜吾不敢服也。古之稅民。有田有口。周官九賦。漢有口率。唐稱兩稅。所以警游手恤南畝也。今天下之丁。皆並於田。法取簡捷。農夫重困。游民滋多。足下又議去雜稅。農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滋橫。錢之與銀。流通貨物而已。非可煮而食之。裁而衣之也。不在於此。則在於彼。上下轉輸。無關息耗。足下以銀貴爲外洋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議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專銀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艱。物力之艱。由靡費之衆。靡費之衆。由風俗之奢。風俗之奢。由百官之侈。官侈於上。士華於下。工作於市。農效於野。斲樸爲

彫。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員言之。一飯之費。八口數月之食也。中人一家之產也。河水非金穴。隄防非銀鑛。何由而致哉。足下謂僕節省工帑。爲言利聚斂。僕誠不肖。不至爲桑宏羊。裴延齡。而足下必欲庇此積習。至引漢高陳平之事。縱其出入。以爲大度。而專一責取朝廷。以節儉之意。是猶治家聽奴僕之逋竊。而疏食飲水。以求無貧。不可得也。足下但識嘉慶年間。河費至五六百萬。謂今日省減。不知當其有事。千萬不悵。當其無事。則兩河四百萬之帑。漏卮非小。吾見其長奸而病國。未見其爲大度也。足下又謂胥吏無能爲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捐職多也。今捐職漸少矣。由科甲者。未能勤民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於上而詳於下。三代封建數千。皆州縣也。方伯連帥落落數十人。分土而治。諸侯以下。卿大夫士。無慮數百。胥吏減少。足以爲治。漢法極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縣七等。節度觀察。爲數亦少。其後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沿邊。中葉以後。浸以徧設。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設。夫州縣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牽制太多。文牒太繁。駁覆太密。窮日夜之精神。以承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意旨。而恐其不給。又安得親民而督吏。足下以督撫爲心膂。司道爲耳目。州縣爲手足。胥吏爲袖履。心膂不太多乎。耳目不太多乎。袖履不太多乎。吾則以爲宰相心膂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縣指也。

胥吏犬也。兩臂不能運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御十犬。故吏胥宜減。夫牽一指於兩臂。尙不能御犬。况爲臂又縱犬而齧。指益困矣。足下切齒州縣之弊。由今之道。雖足下爲之焦心苦思。傾產破家。亦不給。又安得去弊。誠牽制之患深。長吏之職難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處。不得其處。東指西斥。愈紛愈亂。論國用則減賦額。而縱官食。論治術則樂牽制而護胥吏。皆由好高不求情實。由君子言之。欲國不貧。先覈浮冒。欲吏不擾。先一事權。浮冒覈則出入有經矣。事權一則臂指相使矣。足下幸留心當世。熟思其宜。無徒高言匡拂朝廷。寬縱臣子。以從王生之戒。

程同文與戚某書

同文頓首。昨以爾姊病狀相聞。其時中心惴惴。已懼疾不可爲。然猶冀天之憐之。或不至萬無解免耳。嗚呼。而今已矣。七月之晦未旦。遂爾長逝。前二日已不能言。未瞑一時許。猶索筆作字。能辨識。已手寒及臂矣。心中了了其能言之。口所欲言者具言之。言畢舌轉側遂瞑。所言皆可悲痛。自以出門後不得待父母疾。視斂視藏。謂生女無益。嗚咽隕絕。又南泉老人畫竹小冊。嚮所藏度。每欲作山水花卉附於後。合裝一冊。已裁紙十頁。寬長如故冊。值乳疽已大。不能伏案。將俟創愈乃作之。竟不能如所志。深自恨也。此冊及王煙客王

煙谷王石谷畫扇各一。以爲皆老人手澤。病中手自包襲。屬他日以歸於弟。又凡來京師後。老人所與書。收置一匣。無一字遺者。此則以授余。若其所與余言者。惟勸余早歸。得自息。母天天年。仕宦成名。齒已晚。庶幾或有著述。以聞於後耳。姊生平吾弟所知。而即此奄奄垂盡之頃。其至性卓識。有士人之所不及者。況以求之尋常閨閣之中哉。嗚呼。而今已矣。數年來。姊見余早衰。憂形於色。每謂余他日我與子歸老浙西。扁舟往來溪山間。子詩千首。我畫千幅。得此亦足矣。嗟乎。姊方慮余之不壽。豈知其身化去如此之速。余齒危髭白。自顧於世復有幾時。然則不獨事功之已遲暮。卽歸而料理故紙。冀託此區區於百年之後。亦恐無及矣。此姊之所以臨沒而眷眷爲余言之者乎。姊之逝也。距此蓋旬有四日矣。與吾弟書。每執筆輒悲痛不自已。三作三輟。然烏可使吾弟久不聞。乃復忍痛作此。墮涕滿紙。知弟閱之。必北望摧慟也。遺言以麟洪聲兄弟姊妹及曹氏妹所出甥男女。不能歸而見之。各賜與小小物件。有南去便續當寄。哽塞不盡欲言。惟察入不宣。

孫研芝與胡杖仙書

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也。德固不易修。功亦未可倖致。人之所得爲者。立言而已。聖賢之言。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亘古爲昭。秦以後諸子百家。時時出。下至詩文詞賦。

言不同。名傳則一。千載下誦其言。猶低回想象於其人。海內績學之士。久久不遇。退而著書。多者等身。少亦以寸許。以余所見聞。不知凡幾矣。君天質淳厚。嗜學不倦。席其家業。不自增拓。終日手一編。泊如也。言貌粥粥。若無能。而志趣與凡人殊。嘗築室焦處士旁。曠覽山川。摩挲彝鼎。經旬日乃反。於人少所許可。獨心折吾郵宋實甫舍人。寶應劉楚楨大令。蓋二君品端學邃。有足生其敬畏者。歲癸巳。余主其家。葺四書說苑補遺一卷。君增訂纍纍。余不敢掠美。署名簡端。君毅然卻之。是不欲以博雅傳也。居喪遵古禮。近今罕觀。余重訂二十四孝。附錄其事。君雜拉摧燒之。是不欲以獨行傳也。究心濂洛之蘊。著有三轉關集。藏稿篋中。不輕示人。是不欲以理學傳也。然則君子之不朽者。安在耶。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言好名之人。陳子龍云。三代以下。患在不好名。君爲人如此。名湮沒而不彰。豈不重可惜哉。或曰。君工制舉業。屢薦不售。志弗衰。殆將以科目名也。夫舉業之文。代聖賢立言。其體非不甚尊。而俗尙新奇。謬於義理。從之則弋獲。背之則珠遺。詭遇王良。一轉盼與草木同腐朽。何名之有。何傳之有。余之屬望於君。斷不若是。語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德足以及人。功足以震世。名之傳有大過人者。非余之所敢知也。君其亟圖之。獻歲通問。無取諛辭。伏維鑒入不備。

萬壽祺答門師

謹啟。廣陵拜別之後。日月易邁。倏忽八年。雖未得時候座下。然師門近祉。每得詳聞於北來親友。臨風懷想。夙夜維靡。恭惟我夫子道體隆茂。太和日臻。世兄德業進修。才名丕振。祺雖頑愚。時自勉厲。以報訓方。捧讀賜書。百拜加額。仰知夫子家業艱澁。深爲憂慮。祺自甲乙兩年。移家吳郡。運命不辰。數爲兵寇所掠。數世之蓄。一旦都盡。瀕死者不下十餘次。幸特鴻庇。得偷殘生。與眷屬伶仃北還。揭借艱難。薄產房舍。皆已焚燬。餘者官據爲公廩。田園久荒。稍熟可售者。皆賣以救飢。所存礪礪。牛力兩窮。水荒交踞。追呼之聲。不絕於耳。復加之寇警日聞。不得已暫寄淮浦。覓食故交。以爲權宜苟且之計。命窮業廢。竟無一善狀。可爲夫子道者。去夏重病風溼成痺。至今手足拘攣。將爲人世棄物。每欲南來上候萬福。內憂交謫。外憂病軀。輾轉圖維。輒復中止。反承垂問。惶悚百端。勉力搜索枯囊。兼之爲貸親友。敬具六金。附使呈上。仰祈鑒愍。不加鄙遺。來諭之數。不能上遵。蓋赤貧之後。不善生殖。舊業全廢。無從點金。冷暖世情。求貸無所。非復向年從容久矣。黃如千病故於雲間。家口兩被盜劫。貧已刺骨。後人艱窘。僅免流離。李晴老躬耕教子。家居無恙。數年之間。親友彫零。故鄉荒廢。念之每至淚下。此皆夫子所願聞者。謹以上慰。嗣後再圖。

孫鼎臣與郭筠仙書

筠仙尊兄同年閣下。春間一書。諒達左右。軍中勞苦。甚深馳企。自兵興以來。賊蹂躪半天下。守土之吏。行閒之士。與夫團結鄉兵。州縣之豪儁。下至匹夫匹婦。執節守義。臨難不苟免者。所在而是。國家設立史官。文武之士。歿王事者。不患無紀述。然其人皆名位尊顯。又所據僅 詔旨章牘。其所不及。雖奇節偉行。弗詳焉。蓋事之闕略。爲不少矣。況於一命之吏。偏裨之將。匹夫匹婦之賤。欲望姓氏登於簡冊。不亦難乎。夫致命遂志。知義之所在而蹈之。一瞑而萬世不視。安有於後世之名。然有志於扶世翼教者。當求之崩離放失之餘。不憚委曲反復。表而明之。蓋效忠仗義之人。皆天地清明之氣之所寄。而生民至善之性之所發見。人之所以貴者。由此紀之於書。以見天理之在人。雖顛沛流離。未嘗一日而息。以之磨鈍厲俗。垂天下之大經。立萬世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不可曠而廢也。古之爲之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之徒。其人皆魁閎鉅儒。其文章皆有法度。足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苟非其人。莫或與焉。然竊以爲著書傳世。才有及與不及。若夫好善而慕義。則人心之所同。我而曰非吾所敢與。人亦曰非吾所敢與。將聽其若存若亡於天地之間。後雖有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者出。從而求之。則日月久

矣。訪之於人。而傳聞或異辭。求之於書。而十纔一二。其詳略真僞。又未可猝辨。雖欲爲之。孰從而爲之。徒使忠臣蓋士魂魄。遺憾千古耳。國家涵育天下二百餘年。教澤入人之深。至封疆有事。而蹈義者之衆。不得比隆前古。豈非當時之人之責。後之論者。所爲太息。而以爲羞者哉。僕之所以有意。雖其才之不及。而不敢以爲無與焉者此也。往者英吉利內犯。其時仗節之臣。如定海之三鎮。吳淞之陳忠愍。當時能文之士。皆樂爲之志銘傳讚。推揚而褒大之。今之奮身艱難。飲鋒刃而履水火。其蒙難之烈。有倍於昔日。而如三鎮陳忠愍者。至指不勝屈。豈可不爲之推揚褒大。聽其若存若亡。而漠然不動於心也乎。常欲求其人而得之。求其事而觀之。荒山之中。限於聞見。聞軍府有采編。凡殉難者之事蹟。皆具焉。求其書。久而未得。儻命人寫以見寄。使得有所據。竭精畢慮。作爲文字。俟能者加潤色之。其於國家教澤之盛。忠臣蓋士之烈。君子扶世翼教之志。或不無稍裨焉。臨書不勝惓惓。

孫鼎臣與姚廉訪論粵事書

姚廉訪名瑩。字石甫。英夷入犯。防守臺灣有功。旋鐫職去。及洪逆亂作。再起用。年已老。且事權不屬。故卒無功。書中言湘陰李公。指李星沅。所云上相。賽尙阿。以大學士



出督師也。

五月十二日。徐毅甫自合肥以大集見教。因道閣下拳拳之意。閣下聲績暴著中外。奉命辦賊。以忠勇之志。閎達之才。坐而籌之。賊不足平。某空疏無足爲閣下知。然閣下有意之人。意將誘之使言。不敢不展布所懷。以塞盛意。竊以爲粵賊之橫。始誤於玩泄。繼誤於張皇。去年兩帥並命。不畫全局。操定算。遽議出師。半年來賊勢如故。悠悠之談。謂廣西徧地皆賊。非調兵十萬。不敷剿辦。夫賊衆大抵烏合。其驍悍善戰者。不能多也。我能舉事合宜。簡練之兵。一可當百。兵不勝賊。由不明戰守之方耳。賊衆條分條合。我往來馳擊。顧此失彼。是賊逸而我勞。賊東西奔竄。官兵惟事尾追。地利先爲賊踞。追捕往往陷敵。武宣東鄉之圍。株守彌月。是賊主而我客。我號令不一。兵將不爲用。兵民不相能。賊合力併命。視死如歸。是賊堅而我瑕。彼習知山川道路。黨羽四散。我軍進止。彼無不知。我嚮導不明。偵探不精。不知賊中虛實。是賊熟而我生。師久無功。坐此故也。爲今之計。當力矯從前之失。合全局而通籌之。責兵以分地而戰。責兵以分地而守。武宣東鄉之圍。併三帥之兵爲一路。識者早料其無成。自來行兵必爲犄角之勢。況賊勢散漫。諸將議論不一。非分地而戰。責成不專。今都統提鎮統兵大員以十數。宜視賊衆多寡。因山川形便。道里遠近。分軍數路。

使之攻剿。功罪各不相假。則帶兵者之心志專。而才勇奮。所部之視聽一。而號令齊。一路之賊。以一路之兵剿之。他路追賊踵至。合兵夾擊。如是而戰。始有專責矣。賊所過擄掠。無地非糧。所至裹脅。無人非賊。不能塞源截流。無以制賊之命。議守莫如團練。今團練不能禦賊者何。州縣殘破。民無固志。一村議團。賊先攻此一村。團未立而賊已至。官兵不能救護。任賊蹂躪。故民畏賊而不敢團。其能團而足以自守者。又輒調之隨營征剿。於是民不得團練之益。而官亦迄不能收堅壁清野之功。宜擇賢守令。拊循曉諭。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强者禦敵。弱者供役。扼險要。謹瞭望。搜閒諜。遠哨探。由一村及各村。由一縣及各縣。但責令各守本境。勿檄調隨營。遇有堡寨被賊。官仍分兵救應。民知有官兵之援。無赴調之勞。必能踴躍從事。如是而守有專責矣。然後使數鎮之兵。分部鷓剿。使賊進無所掠。退不能戰。此反勞爲逸。反客爲主。反瑕爲堅。反生爲熟之道也。自羣賊滋擾。城邑逃亡。田野荒廢。民不得耕作者。一年於茲。飢不得食。何暇議團。宜視被兵之區。奏請酌口糧。諭居民乘時播種。不及春種者。補種晚稻雜糧。俟秋成察看情形。口糧再行停止。且耕且守。儲侍裕則防禦益堅。特恐大吏以本年通省錢糧已邀豁免。不敢復以爲請。然朝廷軫民疾苦。粵西尤切宸廬。若能反覆指陳。爲民請命。必不靳此恩施。此時若不早籌。無食者盡爲賊誘。

前賊未滅。後賊復起。權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知矣。湖南貴州與廣西毗連之處。山路叢雜。會匪潛匿久矣。伏而未發。聲息未嘗不與賊通。若廣西剿辦得手。廣東防堵嚴密。賊乘虛遁出。不於湖南。必於貴州。方今人情祇顧目前。調防員弁。徘徊境上。以爲距賊尙遠。賊未必至。兵勇不練。隘口不備。設遇衝突。必不能支。宜請旨嚴飭楚黔守臣。不許稍有疏懈。賊中脅從既衆。自當剿撫兼施。昨謝錫祥張國樑殺賊立功。已蒙恩宥。並予優賞。博白之役。黃錦泗等亦相率投誠。蒙以爲招撫機宜。倍難於攻剿。夫被擄之人。可撫。誤爲賊誘之人。可撫。臨戰逃歸之人。可撫。戰敗而窮蹙自投之人。可撫。然安插防範。皆非易事。戰守剿撫。相爲循環。不守必不能戰。不剿必不能撫。軍興一年。征調及數省。糜帑數百萬。雖有小捷。賊未大創。而帶兵者有介冑之勞。籌餉者憂度支之乏。誠恐持見不堅。假解散之名。行招撫之計。權宜罷兵。不爲遠圖。卽斷乎其不可也。九重南顧焦勞。文武諸臣。莫不亟思葺事。然此邦之亂。醞釀二十餘年。以積久始發之禍。而欲尅日平之。恐事勢有所不能。責之愈急。祇足僨事。湘陰李公。惟不敢以此情上聞。故但求速戰。而不暇籌全局。今上相視師。竭全力以制一隅。勢成孤注。國事至重。觀聽非輕。明定規模。申嚴賞罰。非今日督師之望。而誰望哉。閣下手無重權。事不專制。然威名幹略。固督師所深信而誠服者。必有嘉謀。

左右其間。無待淺人覩縷。然區區之心。竊有不能自己者。敢布其辭。惟鑒裁焉。  
郭嵩燾復王綸霞書

咸豐中。所在用兵。司農告匱。巡撫雷以誠倡爲抽釐之說。各省以次仿行。由是騰飽有資。用收中興之效。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憂時閔亂之旨。感事述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效。世亂軍繁。窮極摻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而自漢唐之末。所以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而並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裨政。斯爲稍愈。而湖南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實收實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響訾警。蒙竊悼之。老病閒廢。宜爲高論。而所言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而無學識。爲姦商莠民。設淫辭。而導之逞也。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盡得人。閣下言之是也。其將有聞鄙言而神王者乎。忠義錄一書。中丞強起相屬。不敢辭。此事編纂非難。而採訪爲難。尙懇閣下督催。

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摻討幽微。先任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者數月。台暉咫尺。有闕音敬。枉筭慈問。又未獲以時裁答。略陳前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郭嵩燾復嚴仙舫丈書

闊違崇教。十有三年。甲寅之秋。道江口。聞杖履經此路北行。相距僅兩日。丁巳入都。去懸車之期。亦止逾日。德容咫尺。乃爾乖違。積年思仰。亦未嘗以一書稍自陳述。孀廢可知。頃奉賜函。迺蒙長者拳拳之意。在遠不遺。致以黃門之私戚。上塵盛注。綢繆慰問。奉書循誦。爲愧爲惶。伏念長者聲名在天下。功德及民生。投老抽簪。身榮道泰。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較其出處。以爲難能。若嵩燾者。名不足舉一事。官不足任一職。節行名業。兩無所託。反蒙盛德褒嘉。達觀昭曠之外。加之善誘。嵩燾何足以當之。居京師三年。默察當時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蹟。自維譴薄。未易庶幾。凡事之希乎古者。未有不戾乎今者也。古人成一名。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嵩燾所能及也。知其不足而求以遂其志。苟且自適。豈敢希蹤聖達哉。天下之才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冀稍讀書觀理。期

有所得與一二知者辨論其所以然。此則嵩燾心願之所存也。因長者垂愛之深而略及之。秋農不赴浙江之召。非徒庭闈之養。道固然也。天下之亂。百出不窮。而人之才必各有以自效。吾楚豪傑。激揚跌宕。老成具在。自足任之。君子之仕。待其自致。秋農識遠而年方長。其才自足樹立。不以此時汲汲也。

郭嵩燾再與易笏山書

王壬秋名闡運。有文才。著有湘軍志等書。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爲疑。壬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壬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壬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壬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壬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違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

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衆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認認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郭嵩燾致彭宮保書

時中國以越南事與法人構兵。彭公奉命治兵粵東。郭已家居。特以書道意。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徵平昔蘊蓄之閎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貿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霸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經西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並界越南。南定既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況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

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襲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尊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實。嵩燾於此。尤懷深懼。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與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臺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儋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臺。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 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實亦未覩行軍之要略。嵩燾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牴牾。瓊州臺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尙在



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饜其欲。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癘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歛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踞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即粵東虎門亦然。所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關隘也。一曰嚴守瓊州臺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實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即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敵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

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爲安。一戰之勝而變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肥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論所持。嵩燾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郭嵩燾致沈幼丹制軍書

郭公出使泰西。薦劉錫鴻自助。其後劉詔附政府。事事與郭公爲難。郭公遂引疾去。書中所云援引無賴。偪處憑陵。卽謂劉也。

書械往復。思仰無窮。敬諭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實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禱祝無量。嵩燾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粗有

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偏處憑陵。挾戈矛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貽戚。人心之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塞。然且曰是固可以邀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共居。而艱難尙可與求共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已。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路。期之三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間。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啟侮。陵蹙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暱。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實見人才國勢。關繫

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枚其升降隆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流。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被之身者。既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名富貴。即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實用。不爲虛文。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實致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計時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定規則。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使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通其變而濟其窮。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於學。偪處環伺。以相詰難。而我貿貿焉無以應之。實亦吾輩之大恥。往與何願船部郎論洋務。深中肯綮。問以曾涉歷洋務乎。曰未也。經史傳記

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奚待涉歷而知之。嵩燾驚歎其言。以爲極古今之變。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萬事萬物。無弗通者。其後周旋士大夫。見所言能徵之實。其於讀書觀理。所得必多矣。是以辦理洋務四十年。知者絕少。無他不學故也。此實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爲緩圖者也。至於嵩燾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使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諒。悠悠終古。誰與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之勢。則以進爲義。嵩燾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爲義。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任事。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郭嵩燾致李傅相

前奉五月賜緘。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蓋泰西富強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尙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通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卽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營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厓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強也。烏在其爲富強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畫一。均所弗論。獨就創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款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上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股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數

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僕指計也。造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飽。所借洋款。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人。爲累將主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爲之心折。嵩燾視其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訾議甚力。而於香帥一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曰密運神京。蘆溝橋距京尤近。反不爲逼乎。天津通商口岸。漢口之通商。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瞞瞞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嵩燾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將謀爲富強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泰西富強。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辨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日益繁多。未覩其利。而見其害。又可豫計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熟思審處。未宜傳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丈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

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能見及此。竊論富強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勦。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強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何爲者也。前書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帥所言之多失實也。如此可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其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報。必宜通行。鐵路暫必不能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苦京師諸公。趁知此義者。顛倒惶惑。議論紛歧。貽誤國家。心竊悼之。曾重伯告知薛叔芸。曾以嵩燾使西記程入告。仰蒙 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載海道情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書中論處置



洋務事宜。略有三三段。多朝廷所未聞。叔芸用是以相啓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書進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場所知爲之。得何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 郭嵩燾致黎純齋

奉別十年。中間再一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搜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宣尼之歎。伯言目論之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刊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六年。誠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吮臚。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贊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謂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寢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

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卽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哆口揚眉。禍人家國。懵然莫知其非。追思構釁之初。宣宗憂勤惕厲。以戒諭在事諸臣。眞所謂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譁然。以戰爲名。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京師。獲讀諭旨。尤服聖人之仁。竊意其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懦之氣。延禍生民。尙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讀史者所不能明。而小臣於所目擊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尙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傳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齟齬。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歛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尙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尙不足以惑衆。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

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  
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僥從僥違。反覆變幻。以此處中  
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  
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血。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  
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  
之愈力。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  
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一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焉。已  
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遏傅相。  
此又以見任事之難。而大臣爲國謀經遠計。攻擊之與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  
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  
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  
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郭嵩燾致陸存齊書

存齊仁兄。大人閣下。奉誦惠書。知已安抵韶石。凡百綏宜。欣慰無量。原捐一文。深明入出。

之數。洞悉古今之宜。世俗所駭。有識者猶能辨之。至其立意主於教忠。則知者尤鮮矣。聖人所甚惡乎聚斂者。斂民之不足。而聚之內府。以恣其浪費。隋煬帝唐德宗明神宗皆是也。所籌者兵。所放者餉。憂思殫心。惟日不足。而儒者張大言以亂之。爲商賈富民爭錙銖之利。以倡逆而導之背上。人有窮老多故。而告貸其子者。旁觀論者曰。是而子劬心力。勤稼穡之所積也。奚以告貸爲乎。嗚呼。悖矣。陸贄之言散財爲德。宗言之。以節人主之欲。忠之盛也。後世儒生以議論相高。爲之名曰愛民。曰顧本計。曰培養元氣。而置天下治亂於不顧。所嗷嗷然據以爲言者。期於爲富民恠此一錢之出納而已。天下以是尊其言而高其義。是高背上倡亂之義也。自宋以後。時局屢變。理財之法亦屢有變通。而儒者堅持一說以爲名。高苟爲君子。忍以是懟其君父乎。故曰。微言絕而大道隱。虛言之張。微言之所。以絕也。此古今之通蔽也。此義也。鄙人存之於心。亦惟閣下可與言耳。翁源六里鄉一案。辦理差爲透澈。曾承處事極有條理。不獨御勇之長而已。該縣磔下周陂一帶。匪徒充斥。趁此時兵力一加捕剿。可以貽地方數年之安。鄙人五月交卸。猶可睹其成功耳。手復。敬頌勛祺。

曾紀澤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崇地山以全權大臣使俄、不俟。朝命擅主棄地之議、衆論大譁。詔曾紀澤代之、卒與改約而還、此其出使時書也。

二月八日接誦臘八日手書。具審兩肅。蕪楡已塵青覽。日本垂涎臺灣。果從琉球入手。公之言中。天下之不幸也。猶冀廊廟之上。及早籌之。無令彼族狡計。遂得盡逞。所謂亡羊補牢。尙不爲遲。吉華清流士大夫。高論唐虞。商周。糟粕之遺。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獨無益。實足貽誤事機。挫壯健之軀。以成羸尪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讀書。酸子亦當事者。憚於締構。怯於肩任。有以釀之。紀澤自履歐洲。目覩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豔羨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幾人。祇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歎焉耳。連旬心緒尤惡。緣正月二十三日。得譯署電報。謂崇地山所訂約章。中外臣工。並謂窒礙難行。派紀澤使俄。再行商議。夫全權大臣。與一國帝王面訂之件。忽欲翻異。施之至弱極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順從。況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詘者乎。刻下函牘未至。不知其詳。不審所任之事。是否猶可措手。紀澤所懼者。入其境而見輕。直無術以自列於公使之班。無論商議事件之齟齬也。總署有總署意見。京官有京官意見。左帥有左帥意見。俄人有俄人意見。紀澤縱有畫策。於無可著棋之局。覓一劫路。其奈意見紛歧。道

旁築室。助我者鮮。而促毀者多。蓋不蹈地山覆轍不止也。地山因太怯弱。又牽於私家之事。回華太急。近於專擅。與言路以口實。然全權大臣。處事一有不當。卽重譴醜詆。無所不至。嗣後使臣在外者。更何能開口議事。此亦言事者祇觀一面。不顧後難之過也。紀澤有兩事。與時賢所論相反者。或論重懲使臣。所以明告俄人。以使者之所訂。非華人之本意。則改之較易。愚見則以爲懲使愈重。則辱俄愈甚。改約愈難。將有求而故激怒之。所求其能獲耶。或論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爲難。愚見則以爲俄之內亂。緣地瘠民貧。無業之民衆多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征戰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左相以前事得手。遂欲輕爲戎首。蓋亦一隅之見。未嘗統籌全局耳。總之毀約亦非譯署本意。特爲言路所迫。而紀澤適承其累耳。

曾紀澤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捧讀另箋。詢及洋務之要端。謂必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然後辦理不至孟浪。至哉言乎。茲三語者。卽是普天下辦洋務之圭臬。南鍼再貢千言萬句。亦不能出此範圍矣。承藉餘蔭。渥被皇仁。初登仕版。卽越數萬里而遠使敵廷。自問備員而已。實不得謂之通知洋務。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爲稍能補苴前約之綻漏。不復苛

責。來書以引爲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媿耳。又遽許弟爲識途。然無以爲對。去歲答王祭酒二函。管蠡之見。頗書一二。錄稿奉上。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之爲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尙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命爲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獠獯情勢。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禮義教化雖有。中者。則雖僻在萬里外之國。亦不能徑行而無滯。弟愚以爲辨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力所誣。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卽許。不可許者終始。把握。夫彼此風俗旣異。刑律亦殊。兩國官紳辯論情理。誠未必纖。細詢彼風俗刑律。所以致異之源。亦不難詳論。婉商。折衷。一是也。教不和。若能撇去邀譽於紳民。陽遵條約。暗拒教士之成見。專論其人之是教非教。則棘手之事。亦當漸少。惟西人之赴華者較少。

士之嗜利者。無足論已。卽洋官亦往往昌言於衆曰。處東方之人。不厭譎僞。云詐用誠。難以成事。編爲口訣。轉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陳迹。足以召侮而來訕者。思之喟然。初出洋時。寫日記寄譯署。不知滬人何由得稿。公然印刷。奉一冊以供一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

曾紀澤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敬再啟者。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卽彼國前車之鑒也。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霸東方。我若爲彼所懾。遽如其願。豈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卽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況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

曾紀澤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頃接惠函。就論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煙臺一役。議結滇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錯誤在前。鄙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過蒙揄獎。祇增慙慙。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人制度文物闢之。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報之類闢之。崇論宏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拘墟之見。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闢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所爭鬪。聖人者起。於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爲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卽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尙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亦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不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爲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旣爲

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闢。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爲遠識至論。其效即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因執事留心世務。故略書一二。

會紀澤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

闊別相思。時榮寤轂。前聞寵膺特召。馳企正深。頃接客歲冬月。惠書就諭。養望東山。起居篤祜。曷任抃頌。承示東人敗釁。患在癰疥。西人窺伺。患在腹心。所籌制勝持久之方。碩畫鴻模。洞悉時勢。至以爲佩。刻下日本業已行成。收師而退。雖受我中國撫恤之費。而得不償失。自悔失計。當不復萌故智。尊意以中國帆楫之力。不遠輪船遠甚。宜令商賈軍民。自造輪船。駛往外洋貿易。一有緩急。可倚爲用。洵係當今急務。惟輪船一號。需費總在十萬兩內外。商民獨造則力有不支。合辦則勢難歸一。加以中國工匠。未嫻製造之法。以故商民自造輪船者。竟寂寂無聞。前經奏定在上海設立招商局。俾商民租僱輪船。藉資貿易。選明幹之員經理其事。數年以來。頗著其效。商民措資願合股者。源源而來。倘由此規模日擴。或可開風氣而收利權。至西洋火器愈出愈巧。中國各廠所造。斷不能與之相敵。現惟有隨時購買存儲。以防不測之虞。募工仿造。以爲經久之計。將來仍須多選巧匠。俾往

遊外國各廠。察其製造之精意。轉相傳習。其能自出心裁者。尤須設法鼓舞。庶可精進不窮。總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富。才力聰明之勝。甲於地球諸國。原自大可有爲。無如彼則法簡令行。我則拘文索義。彼則合縱連橫。我則孤立無助。幾幾乎有積弱難支之勢。今誠中外上下戮力同心。於儲才裕餉。選將練兵。製器造船之道。一一講求。如越勾踐。臥薪嘗膽。諸葛武侯之廣益集思。一面擇泰西諸國可交者。隱與聯絡。結爲外援。俟一二年後。確有把握。然後舉一最無禮之國。揭其罪狀。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撻伐之。一敗再敗之後。彼必傾國復來。是時宜持重養威。百審一發。使之連戰連敗。則彼國內空虛。商窮民困。必將罪其始謀之大臣。廢其啟釁之國主。從此議和議戰。可以惟我所爲。若彼駐京與各口洋人。一旦兵交。自宜各自引去。此乃泰西常例。無庸我之驅逐。至謂一勝之後。即可使中西劃分爲二。終古不相交涉。勢恐萬萬不能。蓋宇宙大勢。合者不可復分。春秋之時。吳楚秦蜀。皆稱蠻夷。今已爲中原腹地。漢唐之際。匈奴突厥。皆爲邊患。今卽是蒙古外藩。刻下中外情形。殆已不能閉關獨治。亦在制馭得其道耳。因台端惓惓時務。籌維深遠。故畧道鄙懷。用相質證。

曾紀澤答友人書

辱惠書。知吾兄近攻輿地之學。欲考證塞外形勢。山川地名沿革。勸爲一書。以獻達之於用。甚盛甚盛。國朝諸老爲此學者。如嘉定錢大昕。辛楣。錢塘龔自珍。拱祚。平定張穆。石舟。邵陽魏源。默深。光澤何秋濤。願船。皆各有纂述。邇者李員外鳳苞。方典簿愷。奉曾文正公命。方籌地球圖說。彼二子者。皆以絕人之資。覃精竭能。博稽古籍。復參以今所聞見。他日成書。必斐然可觀。足下志力勤敏。或可與二子驂靳爭先。幸努力爲之。毋怠。承詢近日洋務。雲南一案。漸有端倪。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京師。斷斷相爭。百方恫喝。固已變詐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與枝梧。猶可以蔽厥事。不佞所總總過慮者。滇事雖戢。而四方之釁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犁。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興安嶺。綿亘二萬里。周匝三垂。蓄銳觀釁。法人蠶食越南。取其東京。以爲外府。撤我滇粵之藩籬。英人由印度規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闕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廣。而四面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凜然不可終日。烏慮中國不圖自強。何以善其後。夫今日中國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資格不能進也。士大夫。方敝敝焉。爲無益之學。以耗其日力。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一聞非常之議。則羣賊以爲狂拘。舉紛飾靡有所。而彼諸國。刑法簡令嚴。其決機趨事。

如鷲鳥之發。如是而外國日強。中國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爲也。今雖賢王勳臣。內外夾輔。僅能補苴。持一二十年後。吾輩恐不得高枕而臥也。來書又謂今之自強。不過摹仿他人之強。與自字義相反。允矣。然使因惡他人之強。而遂不願自強。此又因噎廢食。諱疾忌醫之見也。今有數人並駕於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塵。追逐僅至乎中道。一人基他之我。先不屑碌碌。隨人後。終不離故處一步。夫其僅至乎中道者。誠宜以不能爭先爲恥。然猶愈於跬步未移。而自以爲高者也。開闢之初。人與萬物偕生。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爭鬪。聖人者出。於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迄於今造化之機日洩。而泰西諸國之人。研之愈精。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時勢之相推移。雖聖人莫之能違。夫今之不能不用機器輪船槍礮。猶神農氏之不能不制耒耨。黃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黃帝於耒耨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耒耨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嘗謂中國人民物產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強。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弊在不能刪成例以修政。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

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購駿馬。以騁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說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足下開敏善悟。嚮不錮於俗學者。故畧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衛不宣。

吳敏樹己未上曾侍郎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景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還駐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旌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以聞風敗遁。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清皖省。圖復金陵。聞此尤爲喜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如敏樹所日夜禱祝於山中者也。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雖以驚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若隨侍於舟中之坐。每聞傳有捷報。及憂危未免之事。無不竊竊同之。而未敢輒從人一通賀慰。蓋功名形勢之會。一世之所趨求。宜有所避以謝於不知。而妄意相與之徒。謂其獲交寵於大君子之門。而能爲之馳走者。此固先生之所不罪也。而舍甥王慶奎。前歲嘗蒙恥一求供役。竟蒙在驅使之末。銘感在心。豈勝言謝。茲有友人舉博楊君鴻烈。乃前數歲所欲爲今世人才起見。欲一通之麾下者。此君往與芸臺篠岑皆爲密遊。兵事初起。嘗從江忠烈戰長沙湖。

北間。其人名字或亦先生之所宿聞。所以遲回而不敢遽言之者有故。篠岑已有書道之無用申說。要之其人自是負氣性男子。自其早歲讀書。卽喜談兵習武事。欲以雄奇功迹顯於時。而遭時多事。諸庸懦書生皆奮興。此君獨困厄至無聊賴以自存。豈不可歎也哉。今便前詣軍門。儻許加察而一試之。幸甚幸甚。敏樹於先生本不宜以形迹自外。獨自恨無當世才。不能附從以自達。記往歲都門嘗戲相比許。有歐梅之目。先生命世大賢。何止歐公。乃敏樹於聖俞亦未欲多讓之。頃讀宛陵集。見其閒與歐公唱酬。多至不可數。不覺廢卷歎息。蓋使敏樹得相從幕中。承講論道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邀獎飾。非止誇今世耳目。且以炫耀將來。微幸於無窮也。而其事與古人有異。卽兢兢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并。豈非命耶。篠岑昨寄先生所爲歐陽生集序。中於鄙薄亦許在名流之次。而妄見所疑於古人者。乃竊與篠岑論之。彼書聞已寄呈左右。使人惶懼慙愧之極。然先生此文。乃敏樹心所誠服。以爲氣力當在廬陵震川之上也。且序中所稱文派。本近來風氣實然。將來論者亦必援爲案據。所以敏樹尤欲自別耳。敏樹近於詩文俱罕有作。惟見阮氏所編我朝經解中。有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因就加論辨。自謂頗有得處。足以破考據家之習弊。而收其一二之功。僅成學庸論語八卷。適官中委辦捐輸而止。俟成後當

正有道之前。臨書神馳。

吳敏樹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問。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舉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誤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謂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閣下今方執法行常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觀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旣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將盡披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會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於出都。不能以待。則惘惘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閣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衆人之爲者。



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讒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爲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學。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卽有志於古文。雜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每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況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前臨發間。曾作五言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孝廉。澹雅之士。爲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人善。敢以奉聞。王少

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吳敏樹答李香州書

先生以舉人官瀏陽訓導。爲大吏所不悅。乞假去職。故篇中所言如此。

香州三兄足下。見鄉試錄。喜瀏士中式者多。而宿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瀏中科第近來有日盛之勢。後生初試。動輒得之。如吾香州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沿沿千百言。旨趣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譽。萬不敢當。然不意香州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共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旣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強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尙不免遭詬訕。被彈射。僅自逃避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止耳。今乃欲復入京師。以其童然垂白之老叟。與羣少年爭進於春官。此何爲哉。香州旣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聊用相戲云爾耶。旣以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行者。非果自意其尙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平生時讀書。頗喜用意。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

又好爲詩古文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蓋京師者。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走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焉。如欲熟知其人。攬其所長。閒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留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州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吳敏樹與友人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

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旣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

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履專。履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吳敏樹與梅伯言先生書

敏樹再拜奉書伯言先生座前。在都於項君几山所得見先生。旣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待一二次。備聞指論。覽及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爲者。未敢自悲其不遇也。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誠平生萬幸。而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借上計。以數望左右之清光。故遂不自忖度。冒以先人墓表爲請。而先生則已幸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其爲感戴。豈可涯量。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者。必談道著書。其人

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者。往往附飾虛美。假寵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爲也。夫旣爲鄉里之恆人矣。其生平行事。不足爲鄉之子弟所仰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間耳。則及其死也。固無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善爲之文辭。其鄰之厠賤。猶將笑之。況欲僥倖於無窮者耶。且夫文章之果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應者牽率以塞諾。何誠之與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抑今世之有述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欺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慎取焉。若夫誠有善者。斯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更知其善不易知。其所以善。乃其鄉之賢者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戶之間。則得之矣。得而述之。不誇張不驚詭。必有合於性情之所在。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興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今若敏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歿。逮今二十年。而敏樹當時。年已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

憾耳。抱闕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請於先生。凡所爲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辱高文而滋罪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應山連處士之墓。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爲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謹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爲詩甚有古風。先生宏獎士類。並敢以聞。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徐子苓上翁撫軍書

聞之古有匹夫之亂。流寇是也。流寇之亂。禍每烈於敵國外夷。秦之勝廣。明之闖獻。其尤著也。今國家無秦之失德。賊睥然有闖獻之勢。國家集天下之兵力。設長圍於江甯。江甯賊巢。信窮蹙矣。皖中之事。方棘。然兵事之失。究未有如皖之甚焉。執事今相君之賢。胄皖人之司命。敦行束修。學古人之道。聞於天下。昨者廬州陷。諸營相繼潰。執事惠然閱皖人之危。蒞軍梁園。奮過賊鋒。旣戒師於定遠。正諸將失地喪師之罪。赫然討三軍而訓之。方是時。皖人惶汗懼躍。延頸俟命。迺者自秋踰春。疆圉日棘。竊聞諸道路之口。謂柄事者計以皖委賊。并力江浦。旁事招安。兼省兵力。故江浦一路。堵而兼勦。定遠一路。堵而兼撫。子苓竊有感焉。夫兵家之用。得地者便。今計者欲並力江浦。而不亟拔皖中。非計也。何

則皖地四通。根本江淮。廬鳳土沃材武。羣盜多倚賊自重。賊亦時藉其力。以分我兵之勢。蓋自安慶棄。長江之限日益疎。自鳳陽棄。羣盜之交日益固。昨者大吏又棄廬州。而江淮大局悉歸於賊。夫以剽悍之賊。據形便之地。挾全皖耕戰之民。故其深沈觀變。悉甲於安慶。揚聲南下。則三楚戒嚴。沂流而東。徵粟無巢。津逮含和。輦數千金。設餌於江上。則江甯之困以甦。鼓行廬州。嘯挈羣盜。廟堂之上。咨嗟嘆喏。大河南北。無解嚴之日。夫惟賊之勢便。故我之勢常絀。故賊飽而我饑。賊逸而我勞。賊專而我分。蓋賊嘗以一隅之皖。牽制數省之兵力。故楚豫未解。兵端江甯久無成效。故曰。兵事之失。未有如皖之甚也。定遠壤小。四偏護鎮之役。我兵甫振。又挫。羣盜恣睢。犄角巨寇。柄事者不得已。計出於撫。似也。夫盜非盡不可撫也。古之撫盜者。或撫之而安。或撫之而兼收其用。而陳奇瑜。熊文燦。率以撫誤天下者。非惟盜之巨細強弱之不同。抑撫之者措置得失之互異耳。夫以屢挫之兵。處四偏之地。羣盜名雖待撫。持兵顧望。衆各巨萬。彼柄事者。客將也。日長寇敵。財之不卹。事成則樂居其功。事壞則擁兵去矣。脫有故。未審執事何以應之。子苓書生褐夫。陣戰之末習。況軍國事巨。山陬一隅之傳聞。又多未暇以詳。謹以衆人之所知。耳目之所嘗及。竊見兵事之失。大較有六。其四事皖中之積弊。其二事天下之大局繫焉。六弊不去。亂將難已。



剿與撫均非長計也。請言其略。執事試裁察焉。法曰：軍無選鋒則北。又曰：將不宿戒。三軍失其備。古人用衆之法。大率馬步相維。勇怯並進而掩擊衝突。常以選鋒爲奇兵。前明戚少保教兵。親立課程。嚴若師弟。慎宿戒也。今者營陣潦草。大率馬少步多。有正無奇。有戰退無休替。小勝輒囂。偶卻易潰。兵多闕伍。何論選鋒。士無見糧。遑言宿戒。弊一。間諜者。軍之機括。將之思慮所從出焉。夫察變於未形。決幾審而應敵也。暇。記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孫子終篇。詳言用間。國家臺灣之役。姚撫軍開修來館以間鄭氏。卒用成功。今者員弁差委。虛應故事。徵言市井。析賞錙銖。衆聒羣瘖。見止房闕。誤事失機。率多由此。弊二。戰之本在氣。將之德尙嚴。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蓋功罪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士氣奮。戰之本也。賊起烏合。行無他奇。惟誅戮果而爵賞不吝。其將士之功罪。多取決於臨陣時。故能使其黨生死一心。每戰用命。今者朝廷務寬假於將帥。將帥務寬假於偏裨。功罪混淆。人心離渙。法所謂宿敗之師。此類是也。弊三。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蓋流賊如水。潰卽難治。治水之法。欲遏其流。必濬其源。古人謂禁盜輯民。得一良吏。可省勝兵萬人。乾嘉時楚中教匪之亂。不滅今日。自大吏申請招卹。賊黨始孤。自堅壁清野之議行。賊窮就燼。今者賊所殘破之地。附從益衆。長吏但知遷就。

朝夕之安。曾無還定安集之慮。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弊四。軍民之盛衰。國勢之強弱。其耗息恆視乎財之有無。法曰。用財欲泰。夫泰與節相反。適以相濟。車薪之然。挹江河以救之。所費似巨。所省甚多。拙者反之。其費似節。其傷益衆。今者軍興久。官私告瘁。計增騎之費。多於增步。計嚴刑峻威。以收積玩之人心。則必有豐財厚賞。以振就頹之士氣。議者必曰。正餉且絀。費從何增。而賞何從厚。愚見祿浮官曠。卽一營財之漏者已多。師老餉糜。再數年財之絀者必竭。弊五。古者闔外之事。屬之將軍。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軍士疑矣。今者連兵數千里。一日之間。緩急異宜。數省之間。攻守異勢。夫勢相隔則不相通。位相均則不相下。文移奏報。動經踰時。賊之出沒。兵之進止。又嘗拘牽焉而不能以相及。故賊屢撲而益滋。我多備而益寡。殫財病國。久將自困。愚見於此之時。遮前殫後。挈數千里之兵柄。與賊消息。則必有人焉。兼天下之智勇。以其長略遠馭之才。建一勞永逸之計。顧盼開合。角羣將吏之短長。指麾而運動之。若是者。夫而後謂之大帥。顧有其人矣。或難其權。有其權矣。或難其人。弊六。今夫弊之所積。其因而仍之。又摧拉而敗壞之者。非一朝夕之爲。反其弊而更張之。夫豈一朝一夕之圖。一手足之事哉。今以執事之賢。際全皖凋喪之後。蹇諤一心。蒿目掣肘。子

苓雖愚昧。誠有以亮執事之難。然古之名將。受命艱危之日。常以少勝多。轉敗而爲成者。竊嘗考其設施方略所在。其居常大都簡軍厚謀。明法飭吏。務自治以治敵。蓋自治者。將之本務。固爾也。定遠叢爾地。顧今日所關於淮者。誠重。而羣盜之果就撫與否。事殊叵測。前車覆矣。後車之戒。用敢告於執事。抑嘗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者。天下安危之屬也。子苓竊以爲。廟堂之上有良相。斯疆場之間有良將。夫勤思集益。上以佐中興之業。而下不遺於葑菲。古之賢相。君所由德光上下。勸施於無窮焉。國家列聖創垂。公卿百執事之衆。布滿朝列。闢獻之事。度不至再有於今日。然亂經十稔。連兵數千里。而事權各出。凶疫旱蝗。天地日星之變迭起。生民之痛益痛。國家財力日益敝。盜賊之凶淫僭悖。又久而益烈。執事皖人之司命。今相君之賢。苟有便宜。執事試言焉。而相君納焉。則所以邀福於執事者。豈惟皖人。山中紙筆。缺略倉卒。不莊不備。惟察其拳拳之愚。而原宥之。

王錫振復陳冀子文書

鄉中人來。獲惠書。悉起居。辱念肫然。感荷感荷。念自兩春。衛郡甫得一月。親炙。別後思詠。未嘗或釋。丁戊之間。臥病鄉城。屢瀕於死。傳聞吾丈遠客汴中。亦抱殊恙。私謂餘生當永

相望。不期儻從來歸。惠然存顧。以垂死之身。於牀蓐間。猶得一見長者顏色。亦深幸耳。屬乃就醫吳下。牀輿狼狽。牽率以行。曾未獲一告別。耿耿至今。到吳以來。將及兩載。吳醫庸陋。甚於越中。而又加貪。屢以孱羸重困之身。試其不聊僥倖之術。勃洩艸雜。針石紛綸。病夫坐是。乃益無窮痛戚。兩年之間。頽挫萬方。明知無益。而有不能不姑試焉。以求或效於萬一者。天下事大抵皆然。時時仰天自陳。願求速盡。迄不可得。鄰家孤子。數日不汗。遽爾天殤。翁姥哀號。早暮聞之。獨起歎羨。以爲仙蛻。秉質鶩胎。猶疎方技。世傳靈素僞書。向不寓目。枕上不已。取而稍涉。乃復躁率。殊不見其緊要。只益迷悶。又輒屏去。前蒙示風毒之方。本欲試用。嗣以其中藥物多不易得。製鍊猶艱。逡巡再四。今春姊瑩甯君自粵入都。枉道此間。攜來海濱醫人所遺風藥。中雜砒汞。施用一切。適與吾丈示方十同七八。用之乃竟大效。人之修短病愈。固壹惟天所命。獨未至其時。而人之所有事。幾若不能以自主者。從來豪傑有爲之士。所以致憾於庸庸委運之人者。與兩三月間。身之腫潰數十餘所。已瘡十七八矣。諸所患苦祓除。惟脾胃猶復多痰。而兩足惡瘍重傷。又爲諸醫藥所毒害。所出血瘀。計以斗斛。筋絡拳曲。驟不得舒。比雖日漸有差。猶未卽能蹶起行立。不知繼此還可復常否耳。此間非可常居。只欲病已。遷延仍返京師。或歸於粵。彼雖廬畝蕩然。一二親

知。猶任扶掖。且冀越醫或勝吳中。餘疾皆能拔棄。未可知也。生世三十餘年。行能無狀。由來直倖免耳。獨念單門兩世。嗣續靡托。每一捫心。輒不甘死。平昔於世寡合。其中枵然匏落。即令幸而材老。亦於世何所用。惟於所好書史文詞。數有述略。不見絕於先生長者。老學清修之士。用是亦時自奮。欲一雪於世俗耳。吾丈生平於人詎嘗輕可。及以歸休屏息之餘。猶復惓惓不材病棄之人。來書心悉語長。讀之感慟靡已。餘疾未捐。行止搖搖。身不遂已。舊鄉或當復至。再親罄歎。何祝如之。

鄧瑤與崇海秋大令書

僕南楚之鄙人也。德行不足以服一鄉。文采不足以庇一身。自取棄絕於海內賢豪長者。足下乃一見傾心。以爲稍異於衆。辱而交之。久之。情好益篤。且欲結爲兄弟之好。如世俗之訂爲蘭譜者。言之數四。僕未之答。請爲白其區區之私焉。僕年十歲時。讀昌黎文。至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數語。誦未終篇。嘗掩卷太息。以爲世固有若是之人哉。甯老死不願相見也。及年十三。出應童子試。所識者郡縣之士耳。十八試舉人於長沙。所識者九郡四直隸州之士。聞見所及。其中結爲交遊。如昌黎之所云者。所在而有。及二十五歲。遊京師。京師人海也。賢士大夫。之以文章道德援引後進。培養人材。爲士人之所亟

欲求見者。未嘗無其人。然而如昌黎之所云云者。其人又豈乏乎哉。瑤竊恥之。故自出應童子試。以至於今年將四十矣。游歷所至。同輩之謬見親愛者。嘗溺於世俗之見。約訂盟好。僕輒婉謝之。然未嘗一日忘其人。嗚呼。世之所謂密交好友者。豈果有金石之堅。膠漆之固邪。大抵適仕籍者。視其人之官高於我。又有氣力能推挽我。則從而師事之。雖年齒相去遠甚。俯首稱弟子。不少愧。若其人與我同僚。而聲氣通顯。可恃爲夤緣之助。則從而兄弟之。互書姓名籍貫。與其祖父兄弟及妻子名氏於簡。交易藏弄。是謂蘭譜。訂盟後。兩家妻妾子女。遂可迭相往來。視爲通家。其窮而在下者。亦各有兄弟之交。用誇結納。當其締交伊始。澁之以神明。申之以盟誓。真若死生禍福。可以以之。而詩所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信不謬矣。曾幾何時。向之結爲兄弟者。今忽視若塗人。或成仇敵。人未嘗不咎其隙末凶終。吾以爲始之不慎。勢所必然。足下閱歷多矣。甯見結爲兄弟者之果可恃乎。故僕堅持初見。不敢輕效世俗之所爲。雖遇足下。至誠懇切。數申前意。亦終不敢破戒。以從蓋道德之交。貴以誠信相終始。固不在乎稱謂之密。儀文之厚也。且人必先於兄弟之倫。自問已盡。無少缺陷。然後可言交友。若兄弟而塗人之反能就塗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肯信之乎。孔子大聖。尙云事兄未能。僕於至親骨肉間。負疚實多。友朋之際。豈能自

信必如兄弟之親邪。足下亦何所取於僕也。且足下所約同盟之某君。其人有高才而少篤實。伏波所云。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僕所與友。歸必告諸父母及吾叔父。今先君雖見背。而老母與叔父訓誡綦嚴。交游不敢不慎。誠不敢蹈馬氏畫虎之誚。區區之意。惟足下諒之。雖然。足下文章之美。風義之篤。與眷待不肖之厚。則已銘諸心版。且將傳示子孫。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詩也。請爲足下誦焉。薛福成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光緒八年、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燬、時張樹聲署直隸總督、得急電、謀發兵往援、薛公因上此書、其後我軍抵朝鮮、日船遲半日始到、其誘取李是應、殲斃亂黨、略如書中所策、

昨讀大疏。圓暢修潔。布置井井。而見幾之明決。籌辦之迅速。亦爲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喻。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覆思之。此舉以順討逆。以強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慮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素饒謀略。秩望較崇。有便宜行事之權。今年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中國不使與聞。彼已深懷忌恨。萬一此次乘朝鮮內亂。逞其狡謀。以與中國爲難。甚屬可虞。不能不豫爲之防也。然猶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彎環紆曲。井

上轎由東京起程。非十餘日不達朝鮮。不若中國兵船。由煙臺東駛之捷也。儻倭艘與華輪後先併到。或雖先到數日。而稍有觀望。未及肆毒。猶可措手。中國宜於此時。風馳電發。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本無能爲矣。今聞揚威超勇威遠三船。已同時起碇。似宜速告吳軍門。不必俟南洋兵船之會集。可先率一二營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湄雲登瀛洲澄慶等船。及招商局船之運陸兵者。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其多寡之數。此兵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夫朝鮮之亂。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尙無所聞。若彼但幽其王。奪其柄。未敢顯拒王師。王師既到。宜爲書聲明。專討亂黨。違命啟釁之罪。檄召李是應赴兵船問狀。彼如挺身來前。或歸罪他人。或飾辭狡辯。宜概勿理。不動聲色。暫予羈留。先以威遠一船載送來華。致之京師。聽候朝命。其大隊官兵。暫駐朝鮮。爲之捕誅亂黨。不數日而大事可立定。此策之善者也。若李是應伏匿不出。亦不顯然抗拒。宜以代禦外侮爲名。引兵疾入王京。擇地駐營。然後爲之捕治亂黨。嚴究主使。仍遣人開導。是應諭以出則貸其重戾。不出則罪及親族。彼懾於兵威。不敢不出。出則選精卒衛送兵船。運赴中國。若彼畏罪出奔。而亂黨不時出沒。官軍一到。彼勢自衰。可卽擒誅餘黨。檄數是應罪狀。布告遠近。俾所在



郡縣執之以獻。敢有藏匿者罪之。抑或竟挾王出走。國都無主。宜以大軍代守王京。分兵邀截要路。稍以精卒驅其後。馳檄解散其脅從。亦許是應束身歸罪。待以不死。敢有傷損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則彼勢孤黨散。亦必自敗。無足深慮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矯朝鮮王之命。驅煽徒黨。授兵登陴。力與我抗。朝鮮之民。久已不覩兵革。一聞雄師壓境。火器精利。莫不氣餒心怯。探彼輿情。必莫肯爲之用也。是宜嚴兵城外。作欲攻圍之勢。仍檄諭閭城官民。示以爲彼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責以擒獻罪人。卽一切勿有所問。不出三日。內變必作。蓋順逆之理。強弱之勢。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旣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劫奪之慮。不能不便宜從事。則臨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之死可也。雖國王不能爲請也。或罪人旣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則慮之不可不周。定計宜密。措置宜速。鼓輪疾駛。徑入大沽可也。雖其黨未必及謀也。然福成所總總過慮者。則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馨以狡毒之計行之也。蓋日本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遽以兵船入其國都。或剪除亂黨。而并廢其王。或與李是應相合。而行廢立之事。或執是應送東京。藉以市德於朝鮮。此三者。皆非中國之利也。夫使其剪除亂黨而并廢王也。日本必立其素所親厚者爲王。留兵久駐。號稱保護。漸收權利。爲蠶食鯨吞之計。然彼大勢未定。而

中國兵船倏至。亦非其意計所及。中國宜乘此時據理力爭。必使前王復辟而後已。彼見衆心不附。公論不與。而中國兵力又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轉圜。倘中國持之稍緩。則事機一失。後悔難追矣。如其與亂黨合而行廢立之事也。則其意將厚其毒而取之。中國宜專以討亂爲辭。直逼朝鮮。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國屬藩之事。不願他國與聞。朝鮮官民見我勢壯氣盛。必有應之於內者。如其執送是應於東京也。日本必張大其辭。誇示諸國。以謂朝鮮朝貢中國二百餘年。未獲纖毫之助。此次削平內難。必待日本爲之出兵。顯以形中國之短。隱以責朝鮮之報。非多索口岸。卽更立新約。此中國所病也。然猶幸我軍隨後卽到。可以有辭。宜致謝日本曰。朝鮮係中國屬邦。貴國篤念交誼。代平其亂。感謝弗緩。然貴軍勞苦可念。搜除亂黨之事。當由中國任之。如此則稍杜倭人之口矣。凡此數端。皆隨其機而應之。庶稍化後著爲先著。萬一倭軍雖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觀釁。或專理論使館被燬之事。必尙相持未決。中國宜遣使以溫語撫綏倭人。許以平亂之後。諸事可代爲清理。仍出其不意。引軍疾入王京。旣踞上游。則百務可代。朝鮮主持矣。日本館人被殺。必索抵償。自不妨以捕斬亂黨爲抵償人命之用。所謂一舉兩得者也。大抵數千里外。軍情敵勢。瞬息千變。原非可豫爲揣測。然相機利導之方。大旨固不離其宗。倘於函致

吳軍門時。授以機宜。或有裨益。是否有當。伏惟裁擇。六月二十九日。福成謹上。  
薛福成上閩尙書書

自粵匪之亂。諸大帥均以募勇立功。而綠營竟成無用。其議撤之說。多形於各章奏中。時間敬銘適以戶部尙書兼署兵部。故薛公上此書。

年伯大人鈞座。秋間接奉賜書。憂世之心。溢於言表。伏維起居曼福。儀型百寮。抃祝無量。承示戶部歲費支絀。勢實岌岌。竊嘗深惟其故。因由外患漸逼。種種費用。日益浩繁。而漏卮之最大者。則在於養兵。漢唐以前。臨事調發。無事歸農。尙少養兵之費。故其時國計常裕。自府兵廢。而兵農始分。數十百萬之衆。坐而待食。故宋明以後。國用恆絀。甚至括財加賦。而事益不可爲。本朝經制之兵。旗綠各營。餉用銀約二千萬兩。幾去歲入之半。然綠營之不可用。乾隆以來。聖訓蓋屢及之。厥後楚淮諸軍。剿滅內寇。皆以勇營著績。近雖節次裁汰。留防之勇。尙需歲餉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加倍矣。邇者西洋種族。紛至沓來。恃其船堅礮利。日肆侵侮。中國欲圖自強。於是不得不修礮臺。購火器。不得不設船政。與機器局。不得不練水師。造鐵甲船。不得不遣使分駐各國。以結外援。而訶敵情。綜計歲費。亦不下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勇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又加倍。

矣。夫漢唐以前所無之費。宋明以來有其一而已。足以自困。宋明以來所有一倍之費。今則化爲三。而尙未知底止。此固管蕭所不能謀。陶猗所不能支者也。且今之釐金洋稅。合計歲入三千萬兩以外。實爲昔年所無。幸稍補苴闕乏。然無事時所出。仍浮於所入。有事更無論矣。誠以此時適遘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東西洋各國。方日務製器通商開礦。其嗜財如性命。用財如泥沙。及至用兵。雖糜餉數千萬億而不惜。中國綢繆武備。斷不能如各國之耗費。然爲事機所迫。竟有欲罷不能之勢。今於三大宗之中。如去綠營。則數百年之舊制。似難驟改。如去勇營。則所留實多百戰之餘。今皆分扼要隘。彈壓土寇。撤之則更虞單弱。各省所稱無可裁減。似非盡虛辭搪覆也。至於扞禦外侮。則築礮臺。練水師。治火器。最爲當務之急。所費尤難減省。然則今之時勢。誠如鈞論所云。萬分無計者矣。顧福成於窮極思變之時。審度事理。必不得已。或者裁減綠營乎。昔胡文忠公有言。凡染官場與綠營習氣者。文武兩塗。萬無可用。只宜屏棄。蓋以二百餘年之流弊。積重難返。雖欲整理而無由也。夫勇營固不能無。竄弱之弊。然或易一將。而壁壘更新。或募一旅。而旌旗變色。非若綠營之不能振作。綠營旣決然無用。則是空養游惰六十萬人。坐耗歲餉二千萬兩。將何以堪。爲今之計。惟有淘汰綠營。而於勇營及海防諸務。亦仍精心綜覈。綜覈之法。祇

可視督撫爲何如人。而可否之。督撫有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照行可也。督撫有如英西林文質夫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痛駁可也。至各省綠營。近來發餉有八成者。有六七成者。雖尙未能盡裁。若再普減兵額一成。每歲可省餉三百萬兩。普減三成。每歲可省餉四百數十萬兩。以十年計之。則四千餘萬矣。得此一項。擲節尙可稍紓財力。若謂經制之兵。減之恐冒不韙。則前哲所論。與時勢所趨。確有明證。專賴有大識大力。卓然不惑於流俗者。起而變通之。庶以匡維全局。今又適值鈞座兼掌兵部。此固難得之繼也。或又謂綠營過單。則護餉解犯捕盜諸差。恐難應手。不知僅減二三成。於諸差尙可無誤。且有勇營駐紮之處。不妨責令分任其勞。其汰之之法。但令各省於營兵之老死者。綠事革退者。勿復募補。則兩三年內必可減去三成矣。營兵旣減。營中將弁舊額。亦須酌裁。以昭覈實。或稍撥補勇營與海防諸營之缺。至於添練輪船水師之處。其原設艇船水師。亦少實用。可漸裁也。夫沿海各省。原設水師。承平時久。多廢弛。或專恃洋煙妓博各種費用。以餬口。或船已朽爛無存。將弁尙按期支領修船造船經費。視爲本署入款。此等有無實之費。似宜設法查驗。大加裁減。務稍撥補輪船水師之餉。他若長江內河各舢板。師爲扼守江河以港之用。曩歲肅清江面。深得其力。此則當仍舊貫者也。因鈞諭殷殷。

商輒敢發其狂瞽之論。未知可備采擇否。冬深驟寒。惟爲道爲民珍重不宣。十一月二十七日。福成謹上。

薛福成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光緒壬午癸未間。法人與越南構釁。以兵據其東京。我朝議出兵往援。而其時與法尙未決裂。在和戰未定之間。故書中所言如此。

宮太傅伯中堂鈞座。敏送旌麾。瞬逾一月。伏維禮祺康泰。永卜佳城。大事已終。渥膺倚曷。任企慕。昨聞越南事急。朝命督師往援。未審如何定議。竊思法越構釁。法使寶海已有分界保護之議。而法廷忽翻成約。決計濟師。我出使大臣來電。與寶海來言。皆謂一二宵小之謀。非其通國之公議。法廷亦必不肯以全力圖越。苟知中國志在必爭。自當返而變計。此固理勢之必然者。儻中國竟置勿理。彼一二宵小。必自鳴得計。益肆鴟張。我雖不願決裂。務存退讓。彼且得步進步。終迫我以不得不決裂之勢。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讓。張我虛聲。俾彼之議院。猶豫而不敢定謀。彼之紳商。疑沮而不肯集餉。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然福成愚以爲當如前此鈞議。薦劉軍門銘傳。率萬餘人前往。已足伐敵謀而壯聲威。中堂宜早還北洋。或暫駐南北洋適中扼要之地。調兵選將。兼籌全局。廟堂

既便於諮詢。各使亦可來會議。較之局於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遠矣。廷議或又以鈞座威望最隆。方略最廣。呼應最靈。姑借此一行。以牽制法庭之議。冀如煙臺約事之速了。誠能一勞永逸。豈不甚善。惟既圖大舉。後難爲繼。究係孤注。設彼未遽就範。則曠日持久。驟難轉圜。亦非長計。此事關係至鉅。似宜爲朝廷切實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一得之愚。謹陳大略如左。一請薦劉軍門銘傳爲督辦也。劉軍門在諸將中。韜略優長。聲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無意出山。似宜密請朝廷。優以禮數。假以事權。馳往前敵。總統諸軍。相機援越。其智略氣概。必可警服遠人。所有分駐南北洋之銘軍。皆其舊部。若南北洋各撥十數營。尙於防務無損。萬一有警。不妨臨事補募。且我軍雖往救越。而法使駐京者。自若也。法商在各埠通商者。自若也。則並無決裂之形。南北洋各口。乃各國通商之公埠。法人必不遽圖侵犯。即有戰事。亦僅在越地而已。夫以劉軍門之才。與銘軍之習戰。且得滇粵官軍爲之援應。而法兵不過一二千。又在山險善密崎嶇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諸衆寡之勢。未必彼勝我負。法人心孤氣餒。當可設辭講解。似不至驟出於戰也。一規畫全局。不可惜鉅費也。中國徵兵遣將。本意實不在戰。然動一大衆。則弁勇之運送有費。糧械之轉移有費。將士之犒賞與一切雜用有費。或者以虛糜帑項而惜之。不知所籌在天下大

計得失之機。有不可以數計者。昔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戰艦。進泊黑海。而俄約以成。俄人議伊犁之約。多遣師船。屯駐海參崴等處。迨和局既定。然後徐退。蓋凡兩國交涉。虛實之機。互相爲用。欲求實事之無損。不能不藉虛聲。而欲播虛聲。仍當課之實事。以西人消息甚靈。虛聲固無倖獲之理也。且非特此也。方今各國皆擲數千萬億之鉅費。治火器。造鐵艦。習技巧。無稍顧惜。而究之實有戰事者。或數十年不一覩。然使其不用而不爲。則其國必危且弱。而其終也。轉不能出乎戰。殆亦時勢使然。雖聖人不能違也。今如添調萬餘人。援越。除正餉。因其原額。無庸重籌外。所有轉運賞犒。及雜用各費。似可核定。歲需若干。奏明由部撥款。毋使闕乏。若謂其本不出於戰。而多此一舉。稍存顧惜之意。恐所失不僅什伯於此者已也。一兵輪船。宜酌調也。此次中國出師。原不過廣張聲勢。而論聲勢之壯盛。兵輪一號。可抵陸軍一二營。兵輪雖遠涉重洋。用煤而外。尙無大費。若陸軍往返跋涉。其費不啻倍蓰。故多調陸軍。不若多調兵輪之費省而威壯也。雖中國兵輪尙單。各守其地。未能多調。然兵輪本貴變動不居。涉歷風濤。以資操練。乃足化呆著爲活著。今由船政派往廉瓊洋面巡防者。既有濟安雲飛兩船。此外如北洋之揚威超勇威遠鎮海四船。似尙可抽調一二。江南之靖遠澄慶登瀛洲測海威靖馭遠六船。尙可抽調二三。浙



江之元凱、超武兩船。尙可抽調其一。福建之伏波、振威、藝新、福星、揚武五船。尙可抽調其二。如此則兵輪已近十號。再輔以廣東善後局之小兵輪。遴派水師統將。前往督率。與吳軍門全美會同操防。梭巡粵越洋面。在各省偶爾借撥。斷不因暫少一二船。而有損防務。而越事之藉其聲勢。則可與萬人之陸軍相等。亦且相輔並行。固事半功倍之策也。至定遠鐵甲船。本有三月來華之信。似宜電催。以免再有稽延。國家不惜鉅帑。購此利器。正須及時而用。不可失也。一宜籌定駐營之地。與進兵之路也。今援越之兵。除廣東雲南諸軍。各由陸路出關外。如再派大枝勁旅。則陸路之艱阻。與海道之便捷。其勞逸相去。奚啻十倍。昔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由合浦緣海而進。大功以成。厥後水軍入處。皆用此道。誠以廉州北海一口。形勢穩便。海道順利。駛往越南各海口。皆不過一二日海程。必以此爲會師之地也。竊謂宜就廉州北海。擇地駐軍。定爲老營。輔以水師。聲威益壯。然後相機進止。必有不戰屈人之威。至由海入越之塗。當以海防之桃山一口。爲最扼要。然有法軍駐泊。恐啟釁端。此外則有安陽海口。塗山海口。多漁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皆係北圻要隘。處處可以登岸。是宜臨時審酌。非可豫爲遙度也。一強敵之隱情。宜審明也。方今法國議院。分黨角勝。莫適爲主。其持議欲吞全越。與意在適可而止者。衆寡之數。

本無懸殊。特彼素料中國。不尙遠略。姑爲此舉以相嘗試。不過一二桀黠無賴。不顧大局者。主之。然通國上下。隱謀仍在。養精蓄銳。報德之仇。備德之患。而不願敵其力於遠方。若須多用兵餉。或能發而不能收。則彼計所決不肯爲。且法國地居四戰。與英俄德意奧諸強國。境壤相接。其水陸兵額雖多。各守要地。勢難撤調。卽調兵赴越。而遠涉重洋。四五萬里。其餉費必加十倍。近聞法廷定議濟師。以千五百人爲限。其餉以五百萬佛郎爲限。法非不富且強。而兵餉之數。僅能如此者。非惟勢有所格。亦見其上下之情。徘徊瞻顧。未肯爲孤注之一擲也。審乎此。則啟釁之事。斷可無慮矣。且法廷雖撤寶海。而又未派員來代。或者故留一活著。徐觀形勢。再定進止。固未可知也。中國能出其不意。命將出師。自足間執法廷主議者之口。而隱戢其欲逞之心。彼議院因疑生沮。或且漸改成說。而千五百人可不盡來。卽從此。讀武之議亦益細。此其機括甚微。而轉移甚捷也。一中國如發軍援越。宜籌所以措辭也。今者法軍侵逼越南。自稱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不過欲使越人踐甲戍舊約耳。其言近似有理。中國欲正辭以折之。則近於挑釁。欲順受而聽之。則終非長計。是宜告法人曰。越南本中國屬邦。私與法盟。未告中國。又擅立虧損中國之約。故將進兵問之。斷無與法爲難之意。此一說也。或正告法人曰。北圻諸省。中國頻年勞師旅。斬荆棘。

冒霜露。所代爲戡定者。今越南不能自理。以致土寇縱橫。中國不忍其民之塗炭。仍以兵力撫定其地。俟道路疏通。與各國徐議通商。自無不可。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審時度勢。參酌用之。而爲之將帥者。尤貴有能戰之才。可戰之具。而不輕於一試。蓋中外文告。旣無與法開釁之辭。萬一偶有戰事。猶可以將士械鬪爲解。雖劇費口舌。似終無損兩國之好也。一導越南聯絡英德諸國也。近聞總理衙門。欲仿朝鮮之事。導越南與各國立約通商。此雖要著。然已稍後而失其時。蓋越南之經營此事。如在二十年前。僅足比今日之朝鮮。朝鮮如再不與各國立約。俟至二十年後。亦當如今日之越南。固由時地不侔。雖可執一而論。今法已踞越之南圻。取越之東京。翦越之南定。勢如破竹。危如累卵。中國卽爲代約各國。各國知不得已而求之。未必喜出望外。而法人亦必多方阻難。或且市恩各國。以遂其包攬之私。是其事之難辦。當數倍於朝鮮。卽幸而有成。恐所議條約。必不能如朝鮮之多獲便利也。雖然。知其無大效而爲之。猶愈於不爲。且德爲法之仇敵。而英人注意滇邊通商。又忌法之得越者也。中國果能代爲介紹。俾英德各國。與越南立約通商。則法人無所挾以款動各國。或再導越南使臣。歷聘英德。隱動法人顧憚之心。卽遇各國有所評斷。亦必歸曲於法。法人恐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則其議院之謀自變矣。以上數端。皆就時勢

所宜稍抒臆說。至於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電商出使大臣以資辯論。妥籌商務以操利柄。而定和局。客冬已詳議之。蓋事勢至迫。措注愈難。於此而欲求萬全。轉至終無一全。祇可權利害之重輕。而決擇行之耳。伏求中堂主鑒。至計。勿稍顧慮。大局幸甚。恭敬禮祺。伏惟崇鑒。四月初十日。福成謹上。

薛福成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道光中年。禁煙議起。侯官林文忠公。以 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後以洋艘入犯。

朝議歸咎林公。因中以罪去之。書中所云一二巨公。卽指林公也。

福成白。辱惠書。以謂洋煙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旣成風俗。亦自不必禁。斯言也。僕甚訝之。近有人傳足下亦染此者。僕以足下績學砥行。平日持議。與此相反。堅不之信。姑就來書之旨。一抒狂瞽之論。幸垂諫焉。大抵世風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古未聞煙可吸也。卽旱煙一物。至明季始有之。曩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乃閱百餘年。而有水煙矣。未幾而洋煙入中國矣。又未幾而中國膏腴之地。徧種罌粟矣。有南土西土廣土之名矣。曩者一二巨公。惄然憂世道之變。欲厲其禁。而大爲之防。未獲伸其志。而顛沛以去。遂使世俗之論。謂洋煙終不可禁。當路諸君子。苟求無事而止。不知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蠹。生事之端。

將有不勝言者。禁之而得其術。則轉移甚捷。實未嘗有一事。近世不惟決其防。又從而揚其波。以致洋藥之局。徧布城市。民之寶之。逾於穀帛。而其害將與宇宙相終始。且自古蠹民生敗風俗之事。曰飲。曰博。曰妓。此三者。朝悔而夕改之耳。惟洋煙之癮。能改者百無一二。其性又足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委頓。玩愒歲月。其下流無藉之貧民。因耗費不貲。往往寡廉鮮恥。以求足其欲。加以煙燄薰灼。日夜銷鑠。此身則其身體因之以壞。五十年來洋人布此鳩毒於中國。殺人之身。復殺人之心。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今天下之日趨於洋煙者。如水之源。源東向而無窮期也。此其故由於上不之禁。上不之禁。則民不以爲詬病。而轉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然而持不禁之說者。且以爲海內之廣。勢不能人人而禁之。禁之不絕。適以擾民。不如毋禁。噫。此所謂慮趾之顛。而不敢縱步焉者也。夫國家立一法。豈必遽效於旦夕間哉。盜賊之必誅也。殺人之必死也。此千古治天下之常法也。然非堯舜之世。則不能使天下無盜賊。無殺人之事。夫自古治天下者。不因之而廢其治。盜賊與殺人之法也。而盜賊與殺人之事。卒以此而不比肩接跡於天下。然則洋煙之熄。亦在上之行其法耳。今計天下之財。耗於洋煙者。每歲不下數千萬。以數千萬之銀。易無限之灰燼。此如漏卮之不

可不塞也。然塞之之功。不必先與洋人校。而當自中國始。邇年以來。煙之來自外洋者半。其出於中國者亦半。僕謂在上者。宜飭州縣。嚴禁民不得種罌粟。違者責里長拔之。仍罰其田主與里長畝米各若干石。里長舉發而先拔者。即以罰田主之米畀之。如是則民已難牟厚利。而轉有所失。而治其源者。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種者益寡。卽來者亦寡矣。且今之人嗜洋煙者。非其本性。弊在不相詬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也。是當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煙之盛。風氣皆由此而開。爲今之計。宜由太吏舉屬官之嗜煙者。劾令致仕。每屆大計。書之於考。以爲用舍。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各學官察犯者停考。閭里中有嗜煙不戒者。里長籍其名於官。以清白論。其尤無賴者。執之徇於市。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也。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法必煩苛急迫。以駭民耳目。勿禁可也。今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洗濯而去其習。其效非可擬契致者哉。蓋今日洋煙之熾。在上之不禁耳。上之不禁。由下持不禁之議者多耳。僕不敏。不敢隨聲附和。足下儻有以教之。幸甚。

何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敬稟者。竊嘗推究國家盛衰之故。亦曰人才而已矣。人才既衰。則雖朝野清泰。一旦事患  
颺起。土崩瓦解。無復枝柱。若漢明之殄瘁黨錮。遂以失國者是矣。人才既盛。則雖境地削  
弱。一旦發憤爲雄。雷砰電射。各奮智勇。若德意志之振興學校。遂以崛起者是矣。恭讀  
憲皇帝諭鄂爾泰曰。治天下以人才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又讀曾文正與胡文忠書曰。  
吾輩今日惟當多布種子。以爲異日發生之地。聖君賢相。厝意深遠。蓋如其亟亟也。  
顧欲用才。必先培才。百尺之木。經雨露而始滋。再熟之禾。失灌溉而損秀。培之無素。才不  
可得而用也。欲培才。必先擇才。習嚮勤於麒麟。易以成功。施雕鏤於砧砮。勞而無益。擇之  
不精。才不可得而培也。往者。朝廷懲前毖後。因時制宜。知成法之難拘。思養才之宜豫。  
於是開圖繪之館。設練習之船。瓶水陸師之學堂。肇於福建。大於北洋。流衍於各行省。知  
理之生乎器也。則爲外場以操演之。知技之近於道也。則設內堂以講肄之。知中西之不  
可偏倚也。則分延洋漢教習。以督課之。孜孜矻矻。維日不遑。蓋將以建自強之基。拓積衰  
之勢。進可以龍驤虎步。蹈藉強鄰。退可以金城湯池。完固疆宇。英才偉畧。皆於是乎在。然  
而倭人一島夷耳。校其地。則大小相懸也。計其兵。則多寡殊絕也。乃一敗而失藩封。再敗

而罄土地。陸師望風而逃。水師束手待斃。費數十年之力。擲千百萬之帑。求其一戰之效。竟不可得。遂至資兵齎糧。殃民辱國。和局之成。古今罕見。此則海內之士。所爲拊心而長歎息者也。夫一代之才。足供一代之用。今乃聚生徒以教之。懸爵祿以餌之。而其效卒至於。是。豈中國之無才耶。抑西學之無益於中國耶。熙年往以漢文教習。供差北洋某水師學堂。員友往來。尤爲耳目所及。蓋嘗深究其得失。覘考其效驗。未嘗不歎意則美矣。而擇取收錄之法未善。其及此不足怪也。夫所謂法之未善者。何也。自漢武開利祿之途。而經術始重。歷代爲科舉之具。而文藝愈尊。上旣懸的以爲招。下自殫精以相赴。聰明智慧。略盡於斯。此而不成。他將何望。彼西人者。以戰立國。肄兵最精。用槍礮者。必諳測量。爲探謀者。必諳圖繪。司藥彈者。必諳化學。各學堂專門之事。義蘊深閎。非第以步法整齊。手足靈捷爲止境也。今乃以武夫庸豎充之。是猶說生公之法。而欲頑石點頭。彈雲和之。瑟而冀聾蟲用其耳。指授雖切。領會終難。此一弊也。人之難馭。兵爲最甚。德意足以撫循之者。上也。聲望足以鎮壓之者。次也。自古名將。或甘苦與共。而湯火爭趨。或號令一下。而旌旗變色。惟克愛而克威。故可勝而可敗。今學生出身寒賤。不識詩書。頗多心性。浮囂資望淺薄。一旦遽以略通西學。躡司兵柄。旣爲士論所羞。稱必爲兵丁所薄。視驅市人以戰。非



韓信其誰能其從政者新爲伍參所預料此二弊也然此猶曰學之不精人之不服也精矣服矣將遂足折衝而禦侮乎曰未也夫兵者凶器必志足以勝之戰者危事必氣足以舉之故裴令公有三光不共之志卒滅蔡賊曾文正有百折不撓之氣終清逋寇今學生之於洋人尊之若神明奉之若徒隸羨其服食之精則見獵心喜誇其器械之利則談虎色變其於中國志士仁人奇謀壯節概乎未之聞也郭筠仙中丞曰崇厚號爲知洋務者知其可畏而已未戰之先志已餒氣已索矣見弓疑蛇浸成虛怯聞竝落雁是爲蕪餘此三弊也夫人必有敦詩說禮之風而後篤愛國忠君之義必有仗節死綏之志而後成殺敵致果之才張巡著睢陽之節而漢書極熟武穆建中興之功而章表殊健仁乃有勇儒不負國由來舊矣故自三代以來英君誼辟崇儒右文豈真飾爲耳目之觀倚爲潤色之具哉蓋欲由藝文以求義理由義理而興節概耳濡目染耳蔚成風俗安則可以消磨智力而禍孽不萌危則可以羈勒名義而叛亂不作恭讀太宗文皇帝諭令貝勒子弟就學聖訓曰上年我兵棄灤州遂至永平遼化等城相繼而失皆由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上年明國築大凌河援兵盡敗猶以死守而錦州杏山等處亦不忍委棄由讀書明道理知爲朝廷盡忠也聖謨洋洋囊括萬禩今北洋學生除各營咨送外大抵仕宦落勢

之家。讀書未成之輩。近來收錄尤雜。輿臺廝養。溷迹其中者。頗不乏人。而總辦堂務者。又均粗知洋語。毫無遠略。彼固以既崇西學。安用漢文。此中奧折。非所能識也。於是讀書功課。則刪減之。能文學生。則斥革之。遂至肄武之堂。寔成濟貧之院。靡衣媮食。此外何求。請安叩頭。應聲卽是。節義之不講。廉恥之不知。而欲其忠勇奮發。凌厲無前。有斷脰決腹。一瞑不視之志。豈可得乎。此四弊也。雖然。此四弊者。究其實害。不過歲糜數千萬帑。養千百游惰之民。虛文故事。與宋元郡縣學流弊相似。於國家無大損也。而豈但已哉。夫國家創一制。立一法。必當究其始終。與夫利害之所在。流弊之所歸。輕心掉之。鮮不失當。往者廣方言館學生。逃爲買辦細崽。出洋學生。背離儒教。見於邸抄者數矣。北洋有以府道大員。閒居宴處。衣食悉效洋人。熙年實親見之。以此等不知大體之人。縱使西學精深。一旦或以事廢。則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張元入夏。而宋廷旰食。中行說入匈奴。而漢邊虛耗。其患一也。卽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仇魯謀燕。必非素志。此不足慮也。然言先入者爲主。事偏重則致爭。方今學堂林立。人數既多。其中亦必有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朝廷求才若渴。將來破格錄用。以風示海內。或內躋槐棘。或外縮封疆。咸在意計之中。夫贊皇由任子。則薄進。士史弘肇由行伍。則警。毛錐該學生等。既不由科目進身。其於文人學士。旣存各

執。一。是。之。心。必。有。兩。不。相。下。之。勢。牛。李。一。分。蠻。觸。交。關。英。國。之。公。黨。保。黨。流。弊。已。滋。朝。鮮。之。開。化。守。舊。貽。禍。尤。甚。來。車。可。鑒。覆。轍。方。道。其。患。二。也。夫。國。家。培。才。當。爲。萬。全。無。弊。之。道。達。而。在。上。相。與。宏。濟。於。艱。難。窮。而。在。下。亦。各。自。安。於。義。命。立。法。創。制。斯。爲。美。耳。今。之。學。堂。歲。糜。巨。萬。學。者。牛。毛。成。者。鱗。角。揆。諸。始。事。者。創。設。之。心。已。稍。戾。矣。幸。而。淘。沙。揀。金。披。榛。覓。路。拔。千。得。一。屢。有。成。者。乃。不。用。而。其。患。如。彼。用。之。而。其。患。又。如。此。原。始。要。終。獨。不。爲。之。深。思。而。審。處。乎。故。熙。年。居。常。思。發。狂。議。以。爲。今。日。爲。治。之。道。非。以。核。名。實。明。賞。罰。爲。先。不。可。今。日。培。才。之。道。非。以。綜。中。西。合。文。武。爲。務。不。可。若。第。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卽。使。功。課。之。例。悉。仿。西。人。水。陸。各。堂。遍。布。行。省。要。其。無。纖。毫。之。益。有。邱。山。之。損。者。可。豫。必。也。而。欲。倚。爲。干。城。以。備。一。朝。緩。急。之。用。是。猶。望。蚊。負。山。責。盲。人。以。萬。里。也。蓋。其。難。哉。區。區。之。心。懷。之。久。矣。乃。本。月。於。申。報。中。獲。讀。帥。臺。設。立。湖。北。武。備。學。堂。招。考。告。示。舉。熙。年。夙。所。私。憂。而。竊。計。與。夫。識。見。之。所。未。及。者。悉。愷。切。言。之。而。津。貼。貧。員。收。錄。撻。越。兩。端。於。學。堂。積。弊。尤。如。燭。照。計。數。纖。微。畢。見。仰。見。規。畫。宏。遠。釐。剔。無。遺。之。至。意。伏。讀。之。下。歡。喜。贊。歎。以。爲。中。國。風。氣。之。開。羣。才。之。奮。其。在。斯。乎。夫。帥。臺。以。經。緯。天。地。之。才。而。爲。培。植。人。才。之。計。宏。綱。旣。舉。細。目。自。張。此。豈。待。下。士。之。擬。議。者。願。廣。集。思。益。者。大。臣。之。心。而。撫。說。得。失。者。書。生。之。習。熙。年。從。

事學堂。繇歷年載。愧廩給之虛糜。睹弊端之重積。嘖嘖自守。歎息彌襟。今者堂務肇興。無所用其忌諱。用敢不遠千里。上謁鈴轅。彙爲八條。瀆陳鈞鑒。敢云壤土細流之助。聊效獻芹負曝之忱。伏惟帥臺道合古人。而濟以遠識。才蓋當世。而處以冲襟。敬聽下風。久深傾仰。倘蒙不棄微賤。訓示一二。俾得仰藉當代偉人。一言之賜。以爲生平榮幸。翹企之思。曷其有既。

陳廷經與陸存齋書

陸氏所著文集。名儀顧堂。故書中專論亭林學問宗旨。

存齋尊兄大人執事。人間霖雨。忽作歸雲。秋水一方。溯回正切。令弟昆仲翩翩而來。奉手教并惠寄大集一部。欣喜過望。如見紫芝。展讀開卷第一篇。即是絕妙文字。亞聖發此論。當時必有所指。大作更透切言之。實能發前人所未發。惟憤世嫉俗。未免傷時耳。經少讀顧亭林先生與友人論學書。錄置座隅。朝夕諷誦。每讀至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數語。未嘗不拍案起舞。歎古人學問固是如此。非顧先生不能道出。執事以經世之才。讀經世之書。而宗仰經世之人。固宜綽綽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間。入爲端人。出爲循吏。卓然表見於當世。然而人不見信。友不見助。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未必不由

於此也。日知錄之言治法。有王者起。必用其言。其考據經史。及朝章國典。自是不朽盛業。然一名一物。一草一木。亦敝精竭神以疏證之。經所不取。方今滄海橫流。萑苻徧野。所以正本清源之術。摧陷廓清之方。及強兵裕餉用人之長計。正賴大手筆深切以著明之。不宜究心於小學也。執事以爲然否。經棲遲徽省。長日杜門。味蔗鮮甘。思莼正切。所幸者六小兒已補衢州之西安。江通嚴瀨。山接富春。一勺廉泉。可貲菽水。一篷漁艇。可理釣絲。便擬長爲寓公以終老矣。此行也。假道莒涇。泊舟浮玉。必當趨過高軒。追隨杖履。相與剪燭開尊。博續名山著作也。一笑。引領南望。神與俱馳。草草數行。用代晤語。藉頌吟安。不盡欲云。

張度與陸存齋書

存齋學長兄先生閣下。道咸之際。迄今二十載。彼時於人海藏中。拜識閣下。締交爲最早矣。其間歲月世事紛紜。乘時成名。固多賢俊。負志不遇。亦云命爾。雖萬事之不齊。亦同歸於大幻。未必衣冠優孟。終勝土木形骸也。噫。亦可以悟已。數年以來。都門伏處。只以祖基所在。捐棄爲難。戀戀名區。又豈僕之本意乎。今夏承蒙不棄。賁我尺書。泉石襟懷。詩書色澤。臨風披誦。溽暑全消。叢刻之頒。墨拓之贈。攷覈賞鑒。兩者兼精。宋本彙抄。上媿庫箬。古

躡册軸。遠溯晉賢。竹垞翁八萬卷書樓。退有媿色。又何論其它邪。物處窮而必返。文極敝而必更。近日士夫。漸知復古。病多客氣。誤在好名。使度側隸其間。茲多媿懼。閣下至以收藏爲詢。正不足當大雅之一眇。又何能逐物而指數乎。惟是寄心之處。久在許書說文索隱一目。二十年來。尙未就緒。阻於病者一。阻於貧者一。雖有成卷。恨未能呈。亦不過藉自消遣。必欲馳逐藝林。知爲妄矣。昨者香濤已爲詳校。彥士慨許刻刊。非敢堅辭。自知媿耳。近得蜀石經三册。在黃松石梁菴林陳慶鏞收藏之外。既是宋拓。又關經典。洵奇寶也。差可附聞。乘此永晝。已盡錄竣。校勘正未知何日。安得如閣下之高風雅志。博學清才。朝夕過從。一爲商榷也。吳雲薊樹。企望維殷。臨穎神馳。敢祈遠誨。時惟炎熇。諸希珍攝不宣。

張度致陸存齋書

存齋教長兄先生閣下。相別二十餘年。亟思把晤。今春歸里。得挹芝芬。知先生之清矯。猶昔悠悠之口。鉅足信哉。登清閼之閣。遊鷗波之園。商周彝鼎。唐宋圖書。得使故人。盤桓其間。而先生復虛懷採納。不以度之品。評爲狂妄。處今之世。獲古之交。碌碌風塵。海內得有幾人。送別登舟。不辭厚贖。度頗以修絜自守。亦以先生之知己。不敢爲矯情之過舉也。扁舟月夜。一往深情。桃潭千尺。正不足譽此思懷矣。二月初海輪北上。十日至都。半歲之遊。

時局頓異。所謂金鏡雲蒙。妍媸莫辨。士多儉薄之風。民無蓋藏之蓄。羽林之弱。帑項之窮。計臣之欺。錢法之壞。有一於此。正氣不充。況外侮之日深乎。今而知先生之高蹈。見解爲不可及。度非不欲席卷歸鄉。薄資所累。銷售無人。斷不能學雲林生之子。身短棹。寄食江湖也。奈何奈何。專此鳴謝。遙申素悃。今歲春寒特甚。諸希珍攝不宣。

毛鴻賓致陸存齋書

存齋觀察賢弟大人閣下。三月中浣。接奉惠函。誦悉一是。仰蒙遙頒厚貺。具見垂注殷拳。感激之私。匪言可喻。就諗侍祺。曼福政猷懋集。口碑頌洽於南交。心簡恩濃於北陸。開藩陳臬。頌祝無量。側聞粵中自髮逆殲除後。土客之亂亦平。四境乂安。大有欣欣望治之象。以視鄙人在任時。籌防籌剿。若恐不及。其勞逸難易之致。判若運庭。人生福命之懸殊。豈不遠甚。不特度量之相越也。南韶一席。名實久不相符。近又盡改舊章。其苦累更可想見。高廉雖屬瘠區。而僻在南服。政務較簡。以大才處之。必有臥理之效。趨公之暇。窮研經史。肆力於詩文。用宏著作之才。而不致抱此事遂廢之憾。以視地當孔道。僕僕送迎。忙閒不同。雅俗亦異。則此番更調。未必非天之玉於成也。皖捻構亂。已逾十稔。近分兩股。一竄陝西。一竄湖北。而皆去東境不遠。防堵之師。月糜帑金二十餘萬。而各處增修土堡。濬濠築

牆所費尤鉅。日來楚師不競。賊勢又張。不知何日始得了局也。兄伏處田園。條經納載。食指林立。生計蕭然。茲承惠愛。正如鄒子吹律。頓令寒谷皆溫。以此見大君子肝膽相照。情致纏綿。固非勢交者流所可比也。山居無事。日課兒輩讀書。藉以自收放心。差足爲知己告耳。手此布諭。卽請升安。諸惟荃照不宣。

張曜致陸存齋書

張曜字朗齋。由廣東陸路提督授山東巡撫。

存齋仁兄大人閣下。耳碩望者有年矣。心儀苑結。翰素稽違。前以戎馬倥偬。備邊萬里。迨至東郊移撫。河海紛籌。治狀無聞。不遑夙夜。江雲南望。鄉訊多疎。翹企光塵。祇深馳嚮。每於均甫觀察書中。得承履福。並辱注問。感荷弗勝。閣下裕經世之才。樂遂初之服。蕩英一握。舟楫旋迴。有著作之等身。喜林泉之適志。諸郎肯構。偉業藏書。荷天語之榮褒。知德門之鼎盛。望風馳仰。曷任欽遲。前承惠十萬卷書樓叢書。中多古本。世所罕覩。良擴見聞。拜嘉感篆。山東近年黃河爲患。荒沴乘之。曜之疏庸。適忝疆任。籌工籌賑。備極焦勞。今又疏治海口。規畫全河。大役煩興。益增勞劇。閣下宏謨夙蘊。偉抱澄清。倘可出其緒餘。用資津逮。匡襄是賴。麟幸奚涯。專肅並謝。敬請台安。



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書

前月十一日。接惠緘。卽欲作復。而舊恙復作。仍是患淫。懣懣思臥。百事不願理。蓋脾家之受困久矣。病勢較往年爲輕。近月乃得全愈。尙未知六七月間何如。賤體年來頗似黃河。日日宣防修築。而歲歲應候而決。必待秋汎後。始慶安瀾。其不爲鄭州之大潰者幸耳。端節前兩日。續得來函。驚稔文郎之變。爲之氣咽。客中漂泊。乃并是區區者奪之。天胡此醉。然今日之天。每惡人之倔強。多方挫折。宜其有此。獨患憂能傷人耳。吾輩凡百不足擾方寸。獨骨肉之際。每難爲懷。至無可如何時。祇可以慧劍斬之。君尙在盛年。幸毋以此介意。于氏碑簡肅深至。義例極嚴。文筆極雅。君於此事治之甚勤。足以信今傳後。他日當以先曾祖家傳相託。以冀附名集中。先曾祖尙有數事可紀也。崇義祠碑早拓得二十分。欲以奉寄。前發書時。偶忘之。今并附上。君乃言及楊資。當罰金谷酒數。

朱一新復袁爽秋同年書

秋間接誦惠函。冗嬾久未報。忽忽遂將更歲。執事蒞任鳩江。美政溢於人口。足爲吾道光。借遠阻郵籤。僅從報章中略窺管豹耳。外官不易爲。近事尤多牽掣。以大才處之。自必游刃有餘。理財之道。劃清界限。不以身爲怨府。足見操縱得宜。至於吏治民風。非旦夕可以

收效。但能持之以恆。潛移默化。自當日起有功。若欲大聲以色。進退人才。談何容易。中國果能破除情面。何至爲外人所輕耶。沿江上下。會匪潛蹤。外夷一有蠢動。此輩皆將乘之而起。東南民力已竭。民氣復囂。若使互有紛紜。未知何策以善其後。天下之大。患在財匱。而尤莫患於才匱。財之息耗。已半操權於外夷。若才之盛衰。非外夷所得操其柄也。不惟不作養之。拔擢之。乃不啻助外夷以腋削之。傑出之才。既已不可多得。而庸庸萬輩。盡使之銷磨於逢迎奔走苞苴竿牘之中。惟利是視。人有苟心。至於人有苟心。則其效可睹矣。而況外人之覘國者。久眈眈環視於臥榻之側哉。敵居在萬山之中。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雖非世外桃源。亦足自適其適。足下倘能從我遊乎。指彼白雲。以爲息壤。

朱一新復樓芸皋大令書

獻歲。接誦手書。備悉近況。嗣於申報中得委署之信。未審以何日赴任。署中諸人。有得力者否。新於去秋。曾肅一緘。附家嚴壽文。後呈祝嘏詞二闕。折楊皇琴。曾污尊聽否。聞萬安離任時。民情之愛戴。紳士之攀留。足爲吾黨生色。自新觀之。在他人以爲意外之榮。在閣下則直爲意中之事。閣下豁達性成。疏節闊目。雖嫉俗如讎。而性情肫摯。同輩中殆罕其匹。古未有天資刻薄。而可爲循吏傳中人者。則以閣下之所長。擴而充之。方將爲一路福

見。爲蒼生霖雨。卽屈其才而爲牛刀之一割。其舉動亦必超出俗吏萬萬者。萬安不過其見端耳。烏足爲閣下榮。雖然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如脂如韋。吾輩固無此媚骨。若開罪上官。遇事掣肘。又非屈己愛民者所敢出也。夫疏節闊目以之臨下。則可以之事上。則不可以臨下之待百姓者。推以待家。丁尤不可閣下處事。敏決而馭下。或失之優容。此輩狡猾性成。感恩圖報者。百無一二。安分守己者。十無一二。其呼朋引類。作奸犯科。以主人之身家博一己之囊橐。則比比而是。貪懦者。或爲所播弄。或爲所挾持。無足深責。閣下處脂膏不潤。固無慮肆其挾持。燭奸宄如神。更何所用其播弄。誠慮用情過厚。或示包荒。則恃寵營私。何知顧忌。必將有受其弊者。然言之不當。不過爲無病而呻。使額爛頭焦。而始進曲突徙薪之說。則已晚矣。冒昧直陳。恃惠子之知我也。新自九月杪。俶裝北上。匝月抵滬。小住旬餘。懲輪船風浪之險。改而從陸。以冬至前三日至清江。馬足車塵。又飽嘗十年前風味。途中訪金焦。登泰岱。遊覽之勝。頗足自豪。草草勞人。獨此差堪相傲耳。臘八日安抵都門。暫居郡邸。官多於卿。身拙如鳩。索米長安。居大不易。願故人之有以教我也。側聆新政。時惠德音。

朱一新復龔萊田刺史書

時法人以越南故。與中國失和。法兵逼鎮南關。劉永福者。故粵匪。金陵既破。竄伏越南。出兵與法相持。屢有斬獲。自署其軍曰黑旗軍。後復歸附。卽書中所云劉軍是也。秋間。兩奉瑤函。久稽裁答。頃復接龍州營次書。知己安抵軍前。想王事賢勞。馳驅鞅掌。雅途請纓之願。兼資借箸之籌。碩畫鴻規。足爲管城生色矣。北甯爲粵邊屏障。進可以搗河內。退可以固諒山。自昔有事交州者。必爭之地。如豫籌一軍。進扼三歧江。與山西犄角。則法船不敢上駛。劉軍尙可自存。堅壁以待岑軍。斯爲萬全之策。乃優柔寡斷。以致沿江要隘。均爲敵據。聞劉軍苦戰兼旬。法弁陣亡至三十人。卒以無援而敗。山西既失。北甯勢孤。不識黃提軍能否堅守。此地如有差池。則進攻道阻。滇粵兩軍。聲息中斷。我師所保者。僅太原宣光諒山興化礮礮之地。全越形勢。在其掌握。欲求畫江互市。豈可得哉。鄙人見築室道謀。戰守卒無定局。發憤作封事一通上之。約三千言。前陳敵勢。凡七條。後陳戰事。凡五條。明知杜牧罪言。無關至計。第自盡其靖獻之心而已。嗣是聚訟遲回者月餘。始定戰議。而法師已齎聚山西矣。目下情形。除固守北甯。聯絡滇軍外。恐別無善策。倘粵東能出一軍。由欽州進駐廣安。以迫海陽。聲勢似當益壯。惟在握軍符者。釋衷共濟。激勵將士。拊循義民。慎固吾疆圉耳。私心過計。尊意謂爲何如。

張裕釗與黎莼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窗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願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據辭章之屬。其途徑至博。其號稱爲專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擊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孳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夔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儁。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嗜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

不齊。至不可以巧歷算。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嗜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羸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張裕釗復查翼甫書

翼甫足下。積年睽隔。思子爲勞。鄙人以宿昔性懶作書。每奉惠函。輒久稽裁答。昔歲足下遴罹憂戚。竟亦未及聞知。弔唁並闕。深歉於心。秋間君來我去。如相避然。爲之惆悵無極。足下謂豈其中有數存者邪。諒哉。讀來書款款深深。使人再三諷誦而不能已。又先後承惠諸珍冊。良深感謝。承示大著。春秋地理異同釋。粗讀一過。已覺甚精核。體例亦善。足徵好學深思。非世俗之所能及。頃以事當返里門。忽忽不得暇。俟明春來至金陵。容更細加細繹。惟鄙人於地理之學。鄉日不過略涉其藩。恐未能爲足下剖督幽蹟。決定然疑。或爲

作一序。略道足下纂述之惜。儻尙能爲役乎。足下勤學不倦。爲今世所罕觀。惟學問之道。義理尙已。其次若考據詞章。皆學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須爲用。然必以其一者爲主。而專精焉。更取其一以爲輔。斯乃爲善學者。不然。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年。行歧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於考證者。莫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其他偏指末學。可一舉而掃除之也。且即專精考證。亦宜務其正大而深博者。本朝經學。號稱極盛。然其能闡述六經之宏旨。洞明古今之要最。勅成一書。卓然自存於天壤者。僅乃十餘家已耳。自乾嘉以來。家纂一編。人立一說。枝辭碎義。汗牛充棟者。不可勝數。迄今未幾時。其書已若存而若亡。更歷數百年。誠有如歐陽氏所云。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者。竭耳目心思之力。積數十年之勤。所爲者。乃終歸散亡磨滅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知道者必無惑乎此。裕釗衰老日甚。鬚髮十九白矣。幸差能食。精神尙不大憊耳。小兒鷲鈍。爾時且專攻舉子業。其餘皆懵不曉。來書獎借之已甚。非所以厲之也。尊外舅近晤。見不希爲道意。并詢寶日昆弟近好。久不相見。道阻且長。爲之惘然。且雖足下與渠等。想亦不能長合併也。復詢近佳。惟亮察不宣。裕釗白。

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月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惋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噎氣。傑侏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嵬瑣之醜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闔域制限。於是乃獨棄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復之。雖然。其遂以是顯蹟。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耶。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曠曠。替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耶。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閭之虛。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忽忽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



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張裕釗與鍾子勤書

子勤尊兄先生足下。裕釗近從蔣部曹所。側聞先生之懿。私心甚慕。鄉日又於部曹所。獲睹手書。乃承垂問及於不肖。且感且愧。用敢奉書於左右。而一陳其所欲言。蓋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號爲極盛。非獨遠軼前明。抑亦有唐而後所未有也。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而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一二篤志之士。稍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而不溺於纖小之習。然或專從事於義理。而一切屏棄考證爲不足道。蒙又非之。夫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釗常以爲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是不待口說之辨而明者也。然學者常以其所能相角。而遺其所不能者。以開其隙而招之攻。是以學術異趨。紛然而未已。夫以其然。其必有窮貫乎本末精粗之數。而無所不能至者出焉。存其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一切之爭可息也。烏乎。非有絕人之資。勤篤之力。其孰能與於此。雖然。必樹是一人者。爲之宗。以靖天下之紛紜。而一其趨。於是學者得有所歸。隨其才力之所至。雖淺深大小不齊。而於道皆

有所明。夫然後學術一而成材衆矣。豈不瘵於水火相鑿。更出迭勝。而以黨仇攻伐爲事者哉。伏惟足下才高而識遠。智崇而業廣。自許鄭賈孔下逮。國朝顧閻江戴段王之說。旣無所不窺矣。又將一折衷於宋儒。以求當乎周公孔子之意。由是而推之。則裕釗之所稱者。足下豈有意乎。抑將啟此一途。以待後之作者乎。相去千餘里。不得面奉誨言。惟幸辱教焉。裕釗頓首。

張裕釗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爲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著。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短。固亦未爲失。裕釗豈敢任此。願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即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曩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茫乎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履有一之非其命者耶。或乃棄

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爲之事。奔者騁欲一切。以徼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爲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既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擗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爲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耶。是吾益也。用竊自慰也。不然耶。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棄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釗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陶模寄楊利叔書

利叔二兄足下。別來一歲餘矣。兵戈擾擾。音問莫傳。今秋八月。自滬城遞到尊札。得悉近履無恙。慰甚慰甚。弟不幸於去歲八月中。遭先孺人之喪。流離顛沛中。忽復罹此大故。痛何可言。近聞尊太夫人亦於爾時去世。嗟乎利叔。何天之厄人。乃復相類如是邪。弟家經五徙。長物無存。九死餘生。心枯形槁。近來課讀荒村。益無善狀。窮餓本吾輩分內事。所幸

老父尙健。差堪自慰耳。鄉居無書可讀。從親故處借得徐侯齋集。其清風勁節。眞足爲百世師表。朝夕吟誦。令人志意卓然。昔賢云。餓死不作賊。弟於此蓋亦竊有志焉。近有人自楚中來。聞足下頗有狂名。且用是招人忌嫉。聞之深以爲憂。夫吾學本無盡境。惟篤實沈靜之士。爲能入其深人之處。事亦然。當紛紜煩擾之時。而其神淵然。其氣穆然。乃有以定天下之大事。而無所眩足。下抱濟世之略。值需才之時。而動輒得謗。終未能有所成就者。得無於涵養有所未至乎。且夫不世之功。未可以旦夕期也。學問之道。非可以揠苗助長爲也。麟鳳誠瑞物。然以罕見爲貴。苟日夕翔於世。則人將犬豕狎之。以足下之才。而出之以謹慎。夫豈無所成就者。而乃自甘於淺小。則又何也。抑足下之病。又在乎輕於信人。與果於自信。自信故過日積。輕於信人。則將爲人厭而不及覺。二者皆非所以處世也。方今世事日壞。人材衰少。吾黨中抱負瑰奇。足以爲國家用者。非足下而誰。區區之心。惟望足下深自歛約。以期不負所學。庶幾爲吾黨吐氣爾。弟身羈異域。與豺虎雜處。大懼此身遂至頽廢以死。相愛如足下。又遠隔數千里。無由謀面。令人何以爲懷。茲因風便。輒敢貢其愚忱。竊附於古者朋友相戒之義。亦望足下時有以教誡之。不宣。

陶模上顧訪溪先生書

自去年四月拜別。忽忽已將二歲。思念之深。何時能已。近聞府居已遷舟山之青輿。維道履安適。曷勝遙慰。今天下亦亂甚矣。士大夫徇於貨利。而君父之倫。亦可任其情爲去取。世教泯。於斯爲極。惟先生躬楊園清獻之學。遊跡海濱。雖忽遽流離中。仍復讀書不輟。身雖否而道則亨。於先生可以無憾。然模又有爲先生言者。剝之上九處。天地閉塞之時。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聖人繫之曰。碩果不食。曰。君子得與。誠以天心至仁愛。雖當極亂之世。必有一二魁壘耆艾之士。爲斯道所維繫。而所謂魁壘耆艾之士者。亦隱然有以體天心之所屬望。雖顛躓困餓。舉一世無可以容我身。而其浩然之氣。歷艱險而益充。其責愈重。其憂愈深。其收功也愈遠。如先生者。非其人耶。模生二十有七年矣。鄉者之志。未嘗不以古之人自期。自遭亂後。顛倒昏惑。失所常守。飢寒迫於外。而利欲動於中心。之搖搖者屢矣。所幸羞惡之良。有未盡汨沒者。作苦之餘。常取古來處困之士。以自警惕。則志爲之振。而心爲之開。然身處污泥之中。不能自振拔。縱欲強自洗濯。其道無由。此則模之所爲。日夜憂懼。不知所措也。夫互鄉童子。尙見錄於聖門。人當沈溺之時。往往有聞大賢之風而興起者。況模固嘗受教於先生者耶。伏維先生哀其志而常賜書督責之。幸甚。今寄上子松師行略一首。敬求繩削。模喪先孺人方踰年。遽敢有所撰述者。誠以身處危地。朝

不保夕。竊恐先師行事。日久更多失實。故違禮作此。然於先師之學。實無所知。亦惟先生指教爲幸。近聞武林復陷。四明一帶盡爲盜窟。舟山孤懸海外。能否無事。惟加意珍攝。以待天心之復。是所深望。專此布臆。統祈鑒原。不宣。

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功課書

四月以來。政治學院功課甚繁。考期伊邇。無暇將日記繕錄呈上。郭星使於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國書。札忠兼辦繙譯事務。並承多加薪水。長者之賜。忠何敢辭。且繙譯事少。不致荒功。無負來歐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爲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與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爲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爲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不患其衆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爲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觀。縷而陳也。第五問爲英美法三國政術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

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蔽。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爲普比瑞奧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爲局外之國。奧爲新蹶之後。措置庶務。孰爲得失。第七問爲各國吏治異同。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卽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爲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爲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後。多與當道相往還。而所最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與夫各國政事興替之由。各國欽仰。尊如北斗。渠輩見忠考究西學。殷殷教誨。每勸忠考取彼國功名。忠對以遠來學習。祇求其實。不務其名。勸者云。徒競其名。而不務其實。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揚。則所學不彰。故華人與西人交涉。時時或被欺蒙。非華人之智短才疎也。名不揚而學不

彰則不足以服之也。且辦交涉以文詞律例爲主。講富強以算學格致爲本。中國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將來採礦釀酒製機器創鐵路通電報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諸學。我國功名皆以此爲宗。子欲務實。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學。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憚而不爲耶。忠以此說商之二監督。允其赴試。旣應政治試畢。然後應文詞科。六月底試第一場。期二日。第一日以臘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臘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獎。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遍。謂日本波斯土爾基人負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而東土之人。獨未有考取文詞秀才者。有之則自忠始也。忠念此須微名。而震驚若此。亦見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終考文詞秀才第二場。兼考格致秀才。來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舉科。近日功課稍寬閒。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擊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然而礮之有前膛後膛。孰優孰劣。彈之貯棉藥火藥。何利何弊。附船之鐵甲。有橫直之分。燃海之電燈。有動靜之別。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沈之不一。礮壘則有連環倚



角重單之不同。均無定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也。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無善術可行。此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紬。價廉而無寶光。此紡織之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游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之本意哉。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絲茶爲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綢。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列。至磁器之不古。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而農具人物。且類要貨。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陳中華土產。宜乎其見聞之淺也。有以質之忠者。忠惟云賽會另有監會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謀。又何能詳言其故。此巴黎炫奇會之大略也。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爲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又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爲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爲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

愧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為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託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為藉口。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路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憂憂乎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於各國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彙為一編。名曰聞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為進益也。西人以利為先。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焉。現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無所學。涉獵不廣。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之意。下無忘西學根本之論。敢云立說也哉。

馬建忠瑤賽復友書

接奉來諭。囑就中國情形。擬成出使學堂章程。竊思遣使各國。歲費帑金數十萬。無裨國是。是朝廷必不得已之舉。不過多開一仕途。適以逞鑽求者之志而已。夫今天下之自詡稍通時務者。莫不曰治本在富強。採礦煉鐵。防口設險。則國庫殷實。而兵力日振。以臨歐洲。孰不震懾。若出使者。不過聘問專對之才耳。烏足以言治本。然而爲此言者。業已閱數十年矣。而礦山無恙也。礮壘戰艦。或有之而不適用也。或適用而未成軍也。至於出使。則軺車幾遍歐洲矣。是則所謂治本者。至今未能行。而所謂治末者。反爲外人制而先行。則爲今之計。亦姑即向所謂不必先行者。爲之設一可以先行之法。使人以制我者。而我反以制人。庶幾補牢顧犬之猶未遲晚也。其法維何。曰嚴選使才而已。嚴選使才維何。曰教導有方而已。且夫西人之欲我遣使於彼也。其意有二。一則中華使臣。駐紮彼都。凡遇大禮。亦得隨他國使臣。按班申賀。以壯觀瞻。是則使臣不過爲之備數而已。一則西人好誇耀。近百年來。政治聿新。商賈通而生路日廣。議院創而民情可達。賦稅則實收實報。無侵吞之虞。獄訟則比事比情。無刑求之虐。其民安居樂業。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擾。雖無熙暉之風。差勝驩虞之象。至於街衢整潔。路途平坦。無擊柝之警。而有開門之治。此效也。而非本也。然西人每以此自矜。謂中國積四千年之教化。而未克臻此。而我百

年來破除習見。日新日盛。遂至於此。則欲中華士大夫之深究其理。而幡然改圖。固莫若令我使臣。莊嶽其間。朝夕觀摩。以爲他日返國之師資。而不失鄰善之望也。是則各國之強我使使者。雖屬鋪張之意。尙有樂與之心。假如使臣。當秉節伊始。一遞國書。一獻頌詞。兢兢業業。惟無隕越是幸。不問其他。或有彼都人士。筵會衣冠。一往卽退。閉門不出。不交一人。卽間有酬酢往還。又皆彼國所謂賁緣之輩。致使門庭多俗客。見聞悉庸流。則徒爲西人竊笑。以爲東方之人。不可與語。若曰土爾基與波斯等國。知識未開。其不知邦交無怪也。日本性類沐猴。不辨賢愚。不知本末。其習於我也新。亦宜其不深相知也。中國則我素所仰望。爲四千年文物之邦矣。今使臣之初至也。亦有參贊隨員之名目。亦有國書頌詞之呈遞。彬彬乎有禮哉。而於我國之政教財用法律兵政諸大端。則亦未見其一過問也。豈其知之而不屑問歟。將不知而矯以爲知歟。抑輕我而所使來交際乎我者。亦猶土爾基波斯日本之流歟。是其故見自封。雖出使猶在中國也。由是以觀。則是使臣不足取重。而反以取輕。不亦重可惜哉。然而此非遣使之失策。而不可行。亦由出使之未得其人。養之未盡其道耳。參贊隨員等名目。不過爲調劑私交之具。而非爲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僥倖而來。不過計數年積居薪水之資。爲異日俯仰囊橐之計。如必攷求實

學則當讀其方言。舌音初調。而瓜期已屆。倥偬返旆。依然吳下阿蒙。問所謂洋務者。不過記一中西之水程。與夫婦女之袒臂露胸。種種不雅觀之事。卽稍知大體者。亦不過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尙信。究其所以重利尙信之故。亦但拉雜瑣事以爲證。而於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聞也。嗚呼。是豈朝廷所以高官厚祿。特開此一途之初心也哉。非其初心。而事勢乃必至於此。則其間得失之故。可深長思矣。夫出使絕域。周秦前未有聞也。蓋昉於漢武之詔。宜與將相相提並論。其矜重何如哉。必其識量膽略。裕於平素。溫文物。足以肆應。沈靜寬裕。足以有容。而又達人情。通事變。批卻導竅。從容游刃。而悉泯異同於始萌。燭利害於機先。然後勝任而愉快。董生有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夫以西國之素重使才。而僕指近百年來自壁斯瑪大意郎加且高弗巴末斯東等寥寥數人外。猶難其選。矧吾華人。從古不與外人相聞問。未讀其史。未習其語。一旦遠涉數萬里。而謂於其政教風俗之本末。可以習知。譬猶學語乳孩。啞啞而中樂節。末體赤子。扶服而嫺禮容。雖有棗梨之誘。夏楚之威。終兩窮而無所施矣。是豈其心之不盡哉。不量材而強爲用。不課功而遽責之效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凡吾所謂量材課功者。初非務爲驚世駭俗非常之舉。高遠而難行也。亦第就今日同文學堂

等已收之效。爲中材所易知易能者。而變通損益。教導有方而已。擬於上海設一學院。收錄身家清白聰俊子弟。凡五經四子書全畢。文理初通者。以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一二歲爲限。收錄之日。試以策論。或與之名臣奏議一段。使演繹其旨。或從而駁辨之。以詞意清順。氣機暢達爲主。每歲錄取十名。以三年爲限。第一年。課以法國辣丁語言。第二年。課以文義。第三年。課以詞章。各有呈限。正課之外。仍兼華文史鑑。不得偏廢。又時爲講解外史。以及度數之學。格致之功。皆當領畧一二。以爲異日酬應之資。每年有攷。劣者革出。優者方准進讀。三年後總考。選錄者咨送總署。或內留當差。或外放隨員。如是者試用一年。此一年中。每人仍自讀英文。並法國律例摘要。以備後二年課讀之功。一年期滿。由所隨使臣出攷語。送至巴黎使署學館內。做英人在京都設立領事繙譯學館之意。學習二年。入館之初。先將每生試用一年中所課。略爲考問。以覘其荒熟。荒則責令重學。熟則進以二年正課。此二年中所講者。公法律例條約理財賦稅。以及各國交涉來往公牘。所課者。法文與華文公牘。英普二國語言。二年期滿。乃彙攷咨送總署。或內留爲司官。或外遣爲三等參贊。如是首尾六年。所謂教導有方也。雖於西學至粗至淺。而始基立矣。且其前之升用者。試以言。而後之升爲二等頭等參贊。以及公使之類。則試以事。夫自爲學生以至爲

舉實歷六年之久。其人之才品亦既昭著。而三年文字約以學規。以閑其心志。一年試用。寬其約束。以觀其自守。且三年文字之後。復令閑養一年。使凡年少氣盛。狂傲不羈之習。藉使館之差委。以銷磨變化之。而後二年之功。專習西學。寬立期限。嚴督課程。得以虛心下氣。成就可造之品。而免濫用之弊。夫歲選十人。以讀文字。更閱六年。而方能造就。不過什之三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風氣開而士習變。不但使署無才難之歎。且先以正業羣經。加之時習孔教根本。體立用行。日後或可內調。以贊國政。未必不出乎此。此即所謂姑即其不必先行者。而設一可以先行之法。計似無便於此也。至兩處學館費用。不妨由各使館。嚴剔俸用之人之薪俸以濟之。是則國家無費財。而有實用。樹人之功。即在十年以後。亦何憚而不爲哉。

許景澄致朱亮生觀察書

光緒十一年二月、黃德榜大破法兵於鎮南關、收復諒山、法國大震動、始有議和之意

亮生三兄同年大人閣下。客歲仲冬。奉誦手書。欣稔一切。弟於去夏五月。在津致函。託桐師轉寄。今八月來函未提及。豈猶未達耶。自去春尊簡致贈後。曾得一書。而未能確記何

時數千里之隔。通問已難。況在重溟。益增契闊之感。去臘有意大利之役。春正稍暇。正擬裁候。適二月初。拙荆病沒於使館。心志傷戚。諸事廢積。緣是稽報。至以爲歉。弟去夏六月。甫欲渡洋。奉命會辦詳細條約。留滬匝月。法事決裂。復奉命往江甯助理防務。迨抵甯數日。復得總署電。令卽出洋。始於七月十八日附英船而西。九月二日。抵意大利之維尼斯海口。改由火車。一晝兩夜。而達德意志之柏林都城。李丹匪前使。承辦鐵艦二號。因製成稍遲。法費猝作。阻於開駛。頗滋物議。旋得旨令勘驗工料。卽行接管。遂於遞交國書後。馳赴德之溪耳海口。歷登兩艦驗視。弟於製造茫無所知。隨渴探求。甚費躊躇。然兩艦甲厚礮巨。訂製頗爲妥善。不得以遲而沒其實也。仲季冬間。赴意奧兩國通問。意都爲羅馬。本教王所駐之城。法人留兵守護。布法之役。意主乘機入據。教王僅擁居一宮。此外號令非其所出。教權大絀。然奉天主教諸國教王。仍有公使駐紮。仍列首班。教中徒衆。所以崇信教王者自若。羅馬一城。有三百餘所禮拜堂。其教王宮內一堂。則規制闕麗。極天下鉅觀也。奧都爲維也納。數十年前爲日耳曼盟主。聲勢最盛。近則布路斯爭爲合衆之長。奧主但并王馬加。雖稱大國。稍稍衰矣。德主年八十餘。政事一委畢司馬克所爲。畢之權勢。非惟主持德意志列邦。兼能傾動各國。英法俄皆不願與之齟齬。近年專在亞非利加澳太



利亞占取屬地。現又擴張商務。創立德公司船赴華。將與英爭利。其圖謀自強。尙惟日汲汲耳。中國與德交涉無多。故使務頗簡。惟前任兼辦閩廠學生肄業。及採購軍械。益以兩艦停泊事宜。頭緒甚繁。幸所兼義和奧三國。事亦清簡。否則應接不暇矣。法議復合。一皆赫德密與總署接洽。并北洋亦不與聞。三月諒山之捷。巴黎震動。茹斐禮爲議院譁攻去位。諸部皆罷。擾擾旬日始定。而和局適於此時訂成。可謂差強人意。由此觀之。我之兵力。但能與彼相持。卽勝少敗多。在彼運兵運餉。已極費力。卽不能得志於我。尊論謂仍壬寅故轍。則惟馬江之役爲然。後此臺北粵滇。實已粗能堵拄。耕奴織婢。宿將與書生。豈得同日語耶。偕行同人。味筌外。有丁卯同年台州王君子裳詠霓。餘五六人。或爲總署繙譯學生。或爲他人說項。均係生人。助理簿書而已。弟去夏得一女。似續仍虛。此次出洋。偕婦及長女隨行。不意二月二日。婦以半產猝逝。于役僻遠。遣此不幸。殊難爲情。從前西遊者。每暨述外國風物華麗。弟來此半歲。覺其宮室器用。園圃之美。一覽無餘。令人不戀。彼嘖嘖者。真俗見也。近來申報滙報。蒐敘中外事實。雖不足據。亦足以助聞見。執事若購致覽之。視友朋通函述事。詳富多矣。寄示書院條教。指陳遠大。爲文亦有雄直沛充之致。讀之如聞新聲。晉中河事若何。能便詳示否。相隔雖遙。然由天津文報處寄遞。必達無悞。時惠德

音。爲延企。草率布復。再容續詳。敬請台安不備。

許家澄致陳雪漁廣文書

雪漁嫺伯大人左右。辱去年十一月七日告。發函伸紙甚慰翹結。塵累相屬。自秋徂冬。缺然無所陳敘。雖心路咫尺。而山川繇邈。思何可支。方今青達升震。朗景淑鮮。想冲明在襟。行止多福。帝京風物。蔚其曜新。迴念家林。轉用眷慨。近以郡館岑寂。更復移徙。借廡下之寄。仍青氈之舊。每至良書獨擁。篝火夜焚。懷戀反側。於茲彌軫。二月初吉。擬遣僕南還。奉堂上以次航海入都。吳會浮雲。用慰瞻望。居大不易。未遑遠謀。恩科業無其舉。績學之士。政可藉此寬閒。實事求是。且於人才大局。誠多所便。否則登進日繁。位置日隘。失焉者窮途。自傷得焉者石田。徒闕亦何益矣。大婚諏期。聞係春月。宣册秋九舉行。中外給用。至累千萬。西北軍事。漸可底定。子方之官。可期鳴琴而治。違甫姊丈。以近市爲下帷。鞫錄餘暇。兼資明練。比所揆張。想益巨麗。蛾眉時樣。固尙規撫。當以先民矩程。扶質立幹。豈於色取。遷地鮮良。近禾中後起。相務剽竊。溝澮之盈。其涸立待。毋亦下走作之俑耶。晉卿負米飢驅。平居徵逐。渺焉謝迹。行善自愛。豈直學問之益。而飽掌上珠墮。未免有情。風月婆娑。勉齋神氣。書繪有復。不盡宣備。敬請崇安。

壽富與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啟

嗚呼。天下大勢岌岌哉。外人知之。中國不盡知。四方或多知之。我八旗則知者三四。不知者六七也。我八旗世祿世官。休戚與共。苟非婚姻。卽是骨肉。乃記全盛之隆規。忽當前之大勢。然眉不知急。剝膚不知痛。酣然以嬉。渙然以處。危哉痛乎。其坐以待斃也。僕家貧力微。學識淺陋。竊觀天下紛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勵。不惟負咎君父。將必敗侮四方。消息甚微。所關極大。每願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謀富強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奮其力。厚培本根。力開盤錯。終日嘷嘷。逢人強聒。取笑於自守之士。見病於持重之儒。不敢灰心。惟自隱痛。念我八旗之大。人才至多。世受國恩。天良未泯。苟知時局危急。必不忍坐而旁觀。用敢不避譏彈。略陳大勢。願我兄弟思祖宗立功之勤。閔君父當局之苦。哀身家之莫保。念子孫之流離。雪涕奮興。起謀王室。氣運不難強挽。安危可望轉圜。若驚爲病狂。笑其說夢。一旦禍至。死無以對祖父。生無以保妻孥。蒙恥捐生。相胥及溺。然後始歎填海之苦衷。諒憂天之先見。豈不晚哉。豈不痛哉。

大地之上。諸國林立。我中國居亞西亞四分之一。地之如亞西亞者。尙有五洲。西人比較諸國強弱。中國人居第一。地居第三。兵船商輪殿居人後。願我兄弟勿恃廣土。侈然以自

大也。

中國戎禍。始於道光。一敗於英。再敗於英法。三敗於法。四敗於日本。失緬甸越南琉球高麗屬國凡四。割香港臺灣澎湖北徼屬地凡四。無役不敗。無敗不失地。願我兄弟知中國爲至弱之國。兵力不足恃也。

自和約以來。入口洋稅。歲有增加。無窮漏卮。屆六十年。賠兵費者凡四。我貨財之輸於外者。何可勝計。願我兄弟知中國爲至貧之國。生機將日促也。

同治時德宰相畢士麻克嘗建分中國之議。諸國因中國地大民衆。莫敢先發。自我敗於日本。此說復起。近日諸國議論。半是此事。願我兄弟知外人日日謀我。我中國將有瓜分之機也。

中國北枕俄。南接英法。颯地皆以兼併爲國者也。東鄰日本。遠交近攻。思食我以自肥者也。不入於此。則入於彼。願我兄弟知介居強大。中國有必分之勢也。

中國貧弱。無論何國。覆之有餘。所以相持而莫先者。以英俄之強弱未定也。強弱未定。以土耳其未滅也。土勢岌岌。危在旦夕。土亡將及我矣。願我兄弟思分陰可惜。爲時甚迫。無苟安以自悞也。

今日百物騰貴。由加稅也。俸餉減成。由庫乏也。稅重民貧。賊盜將起。富者貧。貧者死。推其源皆由於日本之賠款也。國家貧弱。人人受其禍。願我兄弟無身受其害。而猶以此爲國家之事也。

俄之滅波蘭也。殺人數百萬。英之滅印度也。殺人亦數百萬。奪其財。據其土。奴其男。淫其女。日本之於臺灣也。亦然。願我兄弟。知人人家將被此害。而早圖自救也。

土國之弱也。由於國人偷惰苟安。波蘭之滅也。由於國人自私自利。印度之亡也。由於人心參差不齊。德之興也。人人有自強之心。美之興也。人人無自利之心。人人自強。國始強。人不。自。利。乃。有。利。願我兄弟。人人懷自強之心。無自利以自害也。

中國存詩書。乃可進身本朝。興八旗。乃爲貴族。國家安富。家乃保貨財。願我兄弟。思家國之相關。先謀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也。

天心向順。緬甸高麗琉球越南亡矣。天不佐暴。英俄法日興矣。則亦強者存。弱者亡耳。德小國。人人自奮而崛起。日本弱國懼亡。圖存而忽強。意亡國。百折不回。而中興。人定安在。不可勝天。願我兄弟。毋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氣運以自廢也。

子也才。父母無凍餒。拉也良。君后無危亡。我中國士果用命。何至求和。人果向學。何至才

也。今日之禍。舉國釀之。君父受之。願我兄弟。思君臣之義。無卸責於君。而自矜局外之智。

得資賜。銅匠也。思強其國。德意志之霸圖興焉。哥倫波。舟師也。思周大地。泰西之商務成焉。匹夫有志。國家賴之。愚者苟安。懦者觀望。無志者委責於人。無恥者享成於人。願我兄弟之貧賤者。先自勵也。

法之亂。世家大族。餬口於四方。波之亡。世家大族。放流於荒徼。自我敗於日本。外國日日講兼併。自我割臺灣。外省處處求自強。民權起。大族之禍烈。戎禍深。大族之禍更烈。願我兄弟之富貴者。先自危也。

章句破碎。大義乖。於是乎士鮮明。理華藻。塗飾真意。少於是乎士鮮實用。經有大義。五倫五常。史有大義。治亂興亡。文有實用。明理紀事。願我兄弟之爲學者。先求其大而歸諸有川也。

地不一國。國不一人。人各有心。心各有智。不察列國大勢。不知其邦強弱。不察列國論議。不知其意美惡。不察列國學術。不知其技巧拙。是謂聾瞽。聾瞽者侮之媒也。願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也。

壽富致高嘯桐書

嘯桐吾兄大人左右。季秋自弼余送到手教。所以教不佞者甚至。苟非相愛至深者。其孰肯以是爲言耶。然詳味來教。一若不佞之誠高古絕俗。不肯降以從時者。此則石遺之過言。而吾兄之過聽也。富之生也廿五年矣。幼而多病。一月在學者。率不過廿日。坐是六經至今不能成誦。壬午家君罷官。始思爲進取計。然質下學晚。每一執筆。輒不知作何語。去歲觀場。僥倖一第。至今猶不自解。來教謂其唾棄而不爲。而抑知其實欲爲而不能耶。古文一道。夙所不習。然生平持論。亦頗與時賢異趣。竊謂文生於言。言生於意。意有喜怒哀樂之不同。故言之溫厲緩促殊焉。言有溫厲緩促之不同。故文之繁簡華朴殊焉。善言者達意。善文者達言。文之能事。至此止矣。而其優劣不在是也。意有善有惡。故有衛道經世之文。有亂道惑世之文。其爲文也。足以衛道。足以經世。意之所在。筆又足以達之。使後人思之可解也。誦之可悅也。彬彬乎文之上者也。其次意之所在。筆不足以達之也。思之勞心也。誦之棘口也。然其本意。或可以闡先聖之微言。或可以救當時之弊政。雖不見稱於文人學士。而名臣大儒多取資焉。抑其次也。若夫小言破道。獲罪於先聖。與夫信意馳騁。而毫無實用者。其詞雖工。則淫聲亂色之倫也。三代學者不言爲文。偶有以辭令稱者。則

謂其有禮也。今之爲文者。動援左史。左史之文。意在紀事。亦不以能文自居。漢之以文章稱者。有鄒枚司馬。然三子皆以詞賦擅長。則是以文爲學者。原出於詞賦家。後人乃以被之。奏疏議論。不亦異乎。兩漢以來。文章復古者。韓柳李孫歐蘇曾王。號爲大家。然諸君子承六朝駢儷之餘。能刊落浮彩。獨抒其意。厥功誠偉。若其干請權貴之書。泛泛酬贈之序。以縱橫其氣。爲波瀾。以錯綜其詞。爲變化。與風雲月露之辭。同爲無用。準之上古。皆可不作文也。本朝學術遠邁往古。先哲小心。不敢輕非古人。故多爲是說。所囿望溪。至謂古文失傳。經數百年。有志爲之。而力未果。微渺其詞。幾如性道之不易。窺測不亦疑惑後學之甚乎。富少不學。於先輩著作。皆未窺其萬一。然私心如是。則亦終身不得望其門牆者也。近年思欲暫棄末藝。且理經史。少窺先聖是非大義。與古今治理得失之所在。能僥倖入仕。則講求本朝治法。得爲俗吏。小心奔走。能不貽父師交友之羞。於願足矣。若其終身不遇。則將取先儒不屑講求。未能整齊之小藝。與當時利弊之所在。而干慮一得者。筆之一冊。以求不虛糜此生菽粟而已。然年來家勢日落。親老多病。又連遭骨肉之戚。惕惕焉猶恐此志之虛抱焉。則信乎人之成立有命也。若吾兄之所以教之者。不由相知之深。相望之切。未易得是誠篤之言。此固富撫心泥首感激而不忘者也。又敢以至交厚



意而以庸劣薄之也哉。冬寒伏維自重。不宜富頓首。

壽富致高嘯桐書

庚子拳匪之亂。先生殉難。計去作此書無幾時耳。蓋逆知事之有必至。而素志豫定。故也。

嘯桐老哥大人左右。久疎通問。抱歎殊深。伏維入春起居萬福。時事日迫。且憤且懼。二三知己。人各一方。不能同聲一哭。殊爲恨。左右天資沈毅。處事明敏。而屢躋春官。餬口書記。用人如此。中書可謂有人乎。強鄰狎侮。幾不齒中國於人類。練兵未成軍。而習氣已壞。籌餉未濟事。而民生已困。講西學者。未通一藝。先思叛教。講中學者。墨守八比。卽以爲衛道。紛紛呶呶。將成黨禍。推其故。只是好逸畏難。嫉才護短。自私自利之心多。尊君親上之心少。聖教之廢興。人種之存滅。岌岌殆哉。竊以爲今日大勢。非天下人心翻然改圖。通力合作。萬難濟事。欲其改圖。莫要於先使知懼。欲其知懼。莫要於周知外事。看似迂緩。實爲要著。不然。門戶相持。議論徒費。終日講富強。以爲非者。必百般撓亂。而以爲是者。亦不能坐言起行。未定一尊。而外患已至。其爲大患。不亦哀乎。史閣部以爲捨練兵籌餉。無人材。壽富亦以爲捨開風氣。無政事。何今之士大夫。不思禦侮之義。先去理會門戶之異同。總由

名譽富貴之說。深中乎人心。君臣大義不伸於天下。一旦覆舟吳越。同溺歸之天命。天豈受過。壽富苟安。食息如待死囚。一腔血淚。無處揮灑。幼年不自菲薄。每思有所樹立以酬知己。自經喪亂。悲憤日侵。涵養盡喪。方寸已弛。殆難復爲世用。惟祝賢才日進。濟此艱鉅。使得噉飯讀書。了此半世。設不幸亦止能修髮長衣。哭見祖宗以謝朋好耳。已矣。嘯桐。江湖修逝。通書不易。左右君父。正賴賢哲。勿灰壯志。是在人爲。臨風嗚咽。不知所云。伏維自重。不一。世小弟壽富頓首。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伯衡足下。辱示與王篠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峯。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展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峯者才耳。第海峯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夫文章以氣爲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由其學之淺深。以覘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鑿飫之久。如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學掩才。學之未至。則其氣亦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即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閎以肆。而才掩學。若昌黎所云。先醇後肆者。蓋謂既醇之後。即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爲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後始求閎肆。

也。今必以閎肆爲宗。而謂醇厚之文爲才之不贍。抑亦過矣。夫才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爲才。今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縱橫之爲氣。以其能縱橫好馳騁者。求之古人所爲醇厚之文。無當也。卽求之古人所謂閎肆者。亦無當也。然而資力所進。於閎肆之文。尙可一二幾其彷彿。至醇厚。則非極深邃之功。必不可到。然則望溪與海峯。斷可識已。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峯近戰國策。於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峯近賈長沙。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峯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峯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峯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爲海峯之閎肆。海峯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峯之文。某所得於望溪。海峯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也。故敍而陳之。倘有所商論。更辱教焉。幸甚。

吳汝綸與朱肯甫書

肯甫足下。昨伯衡自尊寓回。攜二冊。具道棟山師介足下索文。甚慚。惡義不獲辭。勉應之。乞加改正爲荷。顧亭林嘗謂使昌黎但有原道諍臣論佛骨表淮西碑數篇。盡去平日諛

墓之文。豈不誠山斗乎。然則古之立言者。猶不工爲酬應文字。況不能文者乎。歸熙甫有明一大宗。徒以酬應文多。致後人訾議。有以也。趙君文甚佳。但謂傳史職。不宜爲者。非是。文士但不當爲達官立傳耳。若表揚幽隱。自託於稗官野史者。流與國史。故不相涉。正儒者分內事。何不可之。有烈婦事。趙文已詳。遂就加竄易而爲之傳。馬氏以牽連得書。止題蔡烈婦亦可。子女附載。從略可也。彭孝女事不足傳。爲文者甚多。吳大徵文頗有法。擬不再作。懼無復命。乃題數言於冊。唐宋文家紀節烈事頗少。吾鄉方侍郎靈臯謂程朱後婦女始知守節。是不然。近世士大夫皆不知有節義。程朱遺澤就湮久矣。更何論於婦人女子哉。古人簡質。不人人託於文章以傳。今人則生平了不異人。但能交接文士。便求爲文以託不朽。此亦末俗浮薄之一端也。如彭孝女者。已得文累累。以是推之。古之貞女節婦。能爲孝義之行。而泯沒不傳者。蓋不可勝道矣。二冊不知孰彭孰蔡。弟又不能書。故祇擬二稿呈上。儻須自書。足下代書可也。一二日即來相見。肅布所聞如此。非足下無以發弟之狂言。

陳玉樹與劉楚菴邑侯書

笠澤姑胥。淞瀕滬岸。朱方京觀。揚子韓渙。跋涉千里。勞人正瘁。天翁厚貺。巧假良觀。水暗

途暝見燈知姓。詢者在溥。響者在舳。邂逅之奇。生平所罕。蘭舟造膝。斗醕傾心。愁城十仞。不攻自墮。椒蘭之怨。思稍紓矣。時寒飈振林。繁霜覆瓦。殘月挂堞。薄冰凝溪。鸞發砭肌。敝裘不煖。晤言達旦。茶倦未能。忍淚擅別。悄悄回艇。強即衾枕。寤不成寐。展轉反仄。載飢載渴。鄰舫軒聲。側耳臥聽。未幾廣陵城上。羣鳥啞啞。燭炮窗明。東方已曙矣。榜人解維溯流。北上風溜俱拂。心急湟遲。晝進三十里。昏宿召埭。長市壓隄。疎燈可數。東船西艫。人語相續。暗風縹水。湖星搖光。吟情畫意。左宜右有。生人樂趣。隨境可尋。佛鬱牢愁。徒自困耳。使君隸鹽三載。異政邁俗。插堰扞海。沃梁衍稌。營築精舍。甄彥陶髦。伐棘遏蠹。姦逃宄匿。誨殖交施。猛寬參伍。郵僑雖烈。史列循吏。水懦民翫。曷足選乎。舟子孔姓。藉隸孟城。婁樓鹽漬。視聽頗諧。聆君去位。感喟無已。矧隸宇下。曷月能緩。鄉者遠鹽。傾城去餒。塞巷填衢。攬祛抱膝。送者雨泣。聞者心悽。宦海光龍。無碩於斯。蟻沙射影。奚損毫末。錦濯彌玼。鑑磨愈瑩。前修遭此。唯勤內省。外不辜民。內不疚心。頰印人天。樂可殄慍。取譖投豺。嫌其隘矣。

陳玉樹上祭酒王益吾師書

去年仲冬月朔。拜別吾師於虛受堂中。越二日。復游於寄園。憩於墨華之榭。誦吾師十詠之詩。至永嘉一作。不禁三復流涕。遂由湘菜畦西至永嘉廬前。欲入觀壁上碑記。門固鍵。

不可啟。文遠視不可辨識。僅於門外瞻拜遺像。留連久之而后去焉。嗚呼。人子有親不獲事之。而僅能慕之。此亦天下之至憾也。然吾師道崇而學遠。宦成而身退。所以顯親與慰親者至矣。復何憾哉。玉樹以鄉曲下士。猥蒙不棄。所以遇之者甚厚。而期望之者甚大。而遠。既有制藝之選。復有毛詩異文箋之刻。遂以無本之學。暴得虛譽於江淮間。嗚呼。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本原之地。其不可示人者多矣。其可示人者。皆與性情渺不相屬者也。是徒以學術掩飾性情之不逮。雖有大過人者。亦且浮僞無足嘉尙。况莛莛者之無以異於人也。玉樹年甫弱冠。先君子已棄世。未享一日雞豚之奉。二十爾後。不自珍惜。身罹羸弱之疾。慈母煢煢。日處憂危中。疾甫瘳。又以貧窶授徒四方。雖亦迎養至館。然一歲之中。與母居者不及半載。又不能養志承顏。紓其憂而致之和樂之域。年近四十。未夢熊虺。庭幃時聞愁歎之聲。彌留之際。猶戚戚引以爲憾。不孝有三。得其大焉。嗚呼。此皆不可告人者矣。猶憶去歲進謁時。吾師詢及堂上康強與否。玉樹頰蹙起立。以衰病對。嗚呼。衰病愈於死亡。今安所得衰病之親而事之哉。其在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極者殛也。殛者誅也。謂欲報親之德。而昊天勿我誅也。凡不孝者。天所誅也。玉樹旣不能報二人之德。而又幸免上天之誅。今且欲報無可報矣。唯是吾母好善出天性。省嗇食用。以賑卹困乏。可以革

叔世澆薄之俗。不可無銘幽之文。傳後昆以爲法守。昔承大德。貺我高文。以志吾父之墓。愚不自忖。欲援前例。斬焉衰經之中。撰成吾母行狀一紙。方欲達之成均。尋閱邸抄。知吾師已奉詔開缺。欲寄長沙。而又不知珂里所在。繼聞有貴介弟在楊蓉浦先生幕中。卽函請轉寄。吾師尙不忘遠人區區之誠。哀其意而賜之銘。是不朽吾母。而嘉惠玉樹兄弟於無窮也。昔吳南屏請梅伯言銘其考墓。所爲行狀。伯言稱其不虛美。不繁稱。能信其親於人。玉樹不敢自比於南屏。而吾師卽近今之柏槻。不敢妄爲溢美之詞。以欺吾師者。兼欺吾母也。道路阻長。登龍無期。隨穎如擣。曷其有極。恭請道安。伏希垂鑒。